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育銓 博士



練習和我們一起：
成為 Likavung 人的情感日常
**Gett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within:
Affection, Social, Relation, cultural
learning among young**

研究生：江郁喬 撰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一月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育銓 博士



練習和我們一起：
成為 Likavung 人的情感日常
**Gett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within:
Affection, Social, Relation, cultural
learning among young**

研究生：江郁喬 撰

指導教授：張育銓 博士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一月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班：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本班 江郁喬 君

所提之論文 練習和我們一起：成為 Likavung 人的情感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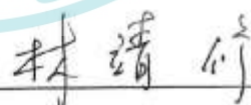
Gett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within: Affection, Social, Relation, cultural learn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Likavung.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 109 年 7 月 16 日

國立臺東大學

附註：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名後，分別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存查。

國立臺東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

重要事項說明：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本校圖書資訊館就紙本學位論文之閱覽服務依前開規定，採公開閱覽為原則。如論文涉及專利申請、投稿論文、機密或其他法定事由，需延後公開紙本論文者，請另行填寫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申請書得自本館網站下載)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取得 (☒ 碩士 ☐ 博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練習和我們一起：成為 Likavung 人的情感日常

- 一、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上列 (☒ 學位論文 ☐ 書面報告 ☐ 技術報告 ☐ 專業實務報告) 之電子全文(含書目、摘要、圖檔、影音資料、附件等)，依著作權法規定，非專屬、無償授權予下列單位得重製、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單位	公開上網時程
本人畢業學校	(依據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延後公開上網時程，至多以三年為原則)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國家圖書館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 立即公開 ☐ 一年後公開 ☐ 二年後公開 ☐ 三年後公開 ☐ 不同意公開

- 二、本人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資訊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同意授權。

學 號：10500401

(務必填寫)

研究生簽名：江郁喬

(親筆正楷)

指導教授簽名：張育鈺

(親筆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

本授權書(得自本校圖書資訊館網站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授權書版本:2020/01/02

謝 誌

此時此刻的我在利嘉活動中心修改著論文，聽著外面的歌聲此起彼落，很感謝外面這一群人，總是體諒著我一天到晚的寫作業，也總是默默的等我陪伴我。謝謝我的指導教授，很有耐心的等著我面對自己，謝謝他時而嚴厲，時而溫柔的像爸爸一樣等待著，同時，也對我的指導教授感到很抱歉，總是遲交的折磨他，但更多的是感謝，感謝他沒有放過我，才讓我有機會好好的透過論文，看見我部落的弟弟妹妹、家人、朋友以及我自己。

修改論文的期間，時常的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寫成長班？也常常在寫論文的時候迷路，不曉得自己到底想說什麼？或者是在逃避什麼？我真的是寫到最後一刻才明白，我之所以寫成長班是因為我知道，我是透過成長班的大家慢慢練習長大，練習成為他們的姊姊。書寫的過程中我其實很害怕，害怕自己花了十幾年在部落做成長班，卻一點累積都沒有，嗯，我沒有勇氣去承認自己做的不夠、不好，於是只想寫很多美好的事情，但其實所有經歷過的好與不好，都是好的，而這些是我在不斷回顧成長班，以及不斷出現在我眼前的弟弟妹妹告訴我的。謝謝弟弟妹妹體諒我們，總是被我們使喚做事，也謝謝弟弟妹妹們的相信，願意這樣一直跟著我們這些白目的哥哥姊姊做很多事。

謝謝總是與我遠端連線的奕晴、紫嵐，一直聽我唸成長班怎樣怎樣的，還要被強迫的給我建議，謝謝在遠方的千慈願意當佛的給我抱，也謝謝如同我家人一樣的姊妹們：昕鞠、怡文、冠吟、丕文，在這忙碌的 12 月份，願意承擔許多責任，不分你我的將工作完成，也謝謝願意長大的建勳、惹幹，認真的嘗試寫計畫、聽我嘮叨、跟我討論，也謝謝姑姑、村長聽到我要寫作業就隨我去的不多說什麼，然後改成去麻煩其他人，謝謝我的媽媽和我的老公，看著寫作業的我，默默的打理好家務，讓我專心的在自己的世界裡。謝謝所有願意愛我的人，容忍我的白目、情緒化，體諒我無法一起參與、工作的各種時候，最後，謝謝我自己在慌亂、逃避，想放棄的時候，決定勇敢的面對，慢慢的走到這裡，這本論文還是寫得不夠好，但這是現階段最好的樣子，未來，我會繼續好好的在部落生活，看見互相找麻煩，卻不斷給彼此力量的大家，有你們我才懂得如何成為姊姊、妹妹、女兒、太太和我自己。

練習和我們一起： 成為 Likavung 人的情感日常

作者：江郁喬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摘 要

本文以台東縣 Likavung（利嘉）部落為田野地點，藉由籌備 Likavung 部落文化成長班的過程，瞭解不同群體間如何認識及互動，並瞭解筆者與好友們，如何透過長時間相互認識、接觸下，對於文化學習的認知、一起工作的模式，逐漸產生改變。筆者為行動者之一，以自我民族誌方法，直接參與觀察不同群體間的日常相處，及辦理成長班、祭典活動時的工作籌備情形，作為深度訪談時的基礎大綱，進行個別訪談，結合文獻作分析討論。

Likavung 部落文化成長班是筆者與好友們，共同討論後舉辦，從 2009 年開始籌辦舉辦至今，成長班活動時間皆在暑假舉行，每一年的活動內容操作方式，會因不同的成員組成而有所調整，但活動內容、課程都是由年輕人主動規劃。筆者在長時間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過程中，發覺日常相處及陪伴的重要性，筆者依循著情感的流動，連結至不同群體、不同年齡層，瞭解情感與文化學習及公共參與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並看見情感如何與社會、文化鑲嵌在一起。

筆者期盼本研究能提供給進行文化復振、實踐的每個人，另一種觀察社會組織、制度的途徑，看見情感長時間累積，如何相互作用在文化、社會之間，並理解情感與責任分工間的關係，筆者依循著成長班情感的流動，看見自己部落的節奏，並在文化學習及公共參與的過程中，調整做事方式，期許自己能更接近自己與部落，一步一步的練習成為 Likavung 的人。

關鍵詞：Likavung（利嘉）、成長班、情感、日常生活

Getting together and working within: Affection, Social, Relation, cultural learn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Likavung.

Chiang Yu-Chiao

Abstract

This field study took place in “Likavung” tribal village, Taitung County and explored social interaction through observing how various groups have been organizing “Likavung Culture Summer Camp” togeth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how the organizer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work culture have changed by spending long time in the group. I conducted this autoethn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myself participation of organizing the culture summer camp and cultural ceremonies. I further extended myself experiences to in-depth interviews following previous studies.

Friends and I started Likavung Summer Camp from scratch in 2009. The culture summer camp always takes place during summer vac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activities vari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organizers in each year. Nevertheless, the organizers have full charge of the activity design every year. Through long-time participation, I confirm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accompanying and realized that emotions, society, and culture are all tied together via interaction. I traced emotions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nd found that emotions further connected groups and generations. Although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lture summer camp aimed to maintain peer relationships in the beginning, a system with a clear division of labor and perking older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provide people who are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other perspective to observe societal organizations and systems. This paper also states how to understand the balance between emotions and distributing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seeing emotions accumulating overtime and how culture and society interact.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summer camp, I find a standpoint to observe my own tribe. Furthermore, I adjust the way I put effort in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e study on these bases. I hope I could stay humble to learn from my tribe, and be a part of my tribe while practicing step by step.

Keywords : Likavung, culture summer camp, emotions, daily lif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卑南族.....	9
第二節	日常情感的重要性.....	13
第三節	書寫與詮釋.....	15
第三章	田野地介紹與研究方法.....	17
第一節	田野地介紹.....	17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6
第三節	研究限制.....	29
第四章	Likavung 部落文化成長班.....	30
第一節	成長班的基礎.....	30
第二節	成長班的可能.....	40
第三節	文化學習與課程計畫.....	44
第四節	練習成為姊姊.....	52
第五章	我們的情感日常.....	59
第一節	責任與信任.....	59
第二節	日常陪伴的重要.....	67
第三節	部落裡的成長班.....	75
第六章	結論.....	85
第一節	情感連結與文化實踐.....	85
第二節	情感基礎與公共參與.....	87
第三節	練習，和我們一起。.....	89
參考書目		92
附件	訪談大綱.....	95

圖目錄

圖 2-1：卑南族分佈圖	10
圖 3-1：卑南鄉行政村落位置圖	17
圖 3-2：Likavung 部落內部區域圖	18
圖 3-3：報導人群體介紹	27
圖 4-1：2011 年成長班歌謠教唱	49
圖 4-2：2015 年將收穫祭放進成長班課程裡	49
圖 4-3：2016 年成長班串珠學習	49
圖 4-4：2017 年 成長班包 inavuy	49
圖 4-5：成長班歷程	56
圖 5-1：群體關係與成長班的產生	80
圖 5-2：B 群體視 A 群體為橋樑	81
圖 5-3：C 群體視為一體	82
圖 6-1：B 群體的轉變	87
圖 6-2：C 群體的聯繫管道	88



表目錄

表 2-1：知本與南王對兩性在青少年期及成年期階段之稱呼	11
表 3-1：Likavung 部落歲時祭儀及活動時序	22
表 3-2：報導人資料	28
表 4-1：2009 年成長班課程表	31
表 4-2：2018 年成長班課程	46
表 4-3：2009 年幹部練課程	50
表 4-4：2018 年幹部訓練課程表	5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我從小在利嘉部落長大，利嘉部落也是我此次的田野地。我沒強調過自己的身分認同，我是原住民或不是原住民，對 15 歲以前的我來說沒有特別的感覺。我媽媽是利嘉部落卑南族人，我爸爸是閩南人，以戶籍登記來說，我的身分在 15 歲前是閩南人，而後從母姓就成了「卑南族」人，更改戶籍的那一刻，我對我的身分轉變沒有感覺，也沒有明顯的變化。反而是周邊的人讓我知道我好像不一樣了，老師開始對我說原住民有很多獎學金可以申請，同學開始說你有保障名額可以加分覺得很羨慕，所以成為「原住民」的那一刻，讓我覺得我擁有很多福利，感覺很好。只是因為我從母姓，就擁有這些福利，也太奇怪了，這樣的想法只有短暫的出現幾秒鐘，因為我的生活都一樣，並沒有什麼改變，一樣住在部落，祭典時會去參加，去唱歌去跳舞，直到上了高中，我的同學邀請我參與跨部落籌備會。

跨部落的全名為，卑南族青少年跨部落文化營（以下簡稱跨部落）¹。自 2007 年開始舉辦，緣由是因當時有一群大哥大姊，有感於彼此同為卑南族，卻互相不認識彼此的文化而感到可惜，也因臺灣有十六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全臺各地，卑南族僅分布在臺東，因此他們嘗試集結卑南族各部落年輕人，舉辦跨部落，藉跨部落認識各部落的文化。高一時，我的同學邀請我參與的就是跨部落籌備會²，當時的我對於營隊活動沒有概念，或者說不管是辦活動，還是他口中說的「卑南族各部落」都讓我覺得陌生，所以看完他當時給我的文宣，我也沒有興趣。隔了幾個月，被自己部落的朋友詢問能不能陪他參與跨部落籌備會，這時已經是第三次籌備會，當時我答應願意陪他一起去，但在出發的前一天他來我家確認時，我想用我媽為理由說我不能去，請我媽配合。因為那時市區也有活動，我比較想跟我的

¹儘管簡稱「文化營」較能呈現營隊的活動型態，「跨部落」才是約定俗成的簡稱，並且更能凸顯在活動型態之外的更多意涵，故本文以下簡稱跨部落

² 跨部落籌備會：當時是第一次舉辦跨部落活動，藉由各部落的大哥大姊，找尋自己部落的年輕人，透過參與籌備會討論活動內容，認識彼此，當時籌備會來的人並不固定，可能參與一次後，因時間搭不上或者沒有興趣，就不一定會繼續參與成為活動的幹部。利嘉部落則是從第三次籌備會開始加入。

同學出去玩，但我媽拒絕我，要我自己說清楚。最後，我敵不過我朋友的裝可憐攻勢，於是隔天我和他（A3）還有另一位（A2）一同前往了跨部落籌備會³。

現在回想起來，跨部落籌備會給我很多的「想像」，雖然當時心不甘情不願的參與，但在藉遊戲認識不同部落的同儕過程中，我漸漸覺得好玩，開始有一種「原來，可以透過遊戲理解一些什麼」的想法，也在一次一次討論活動內容時，發現自己有很多的不甘心，腦中最常浮現的就是「我明明也在部落長大，為什麼我沒辦法像他們一樣，自然的說自己部落的神話故事，或者歲時祭儀的過程。」在這種想法下，第一次開始強調自己是原住民，自己是卑南族，也開始說各種看似很有理想抱負的話語，像是復振文化、延續卑南族的傳統……等，這些話現在想起來，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當時的我的確透過跨部落籌備會，去了解自己部落的神話故事、歲時祭儀、歌謠、服飾……等，很多很多，這種被刺激的感覺，很像不想輸，想要證明「我也會，我也知道。」當時的我，就帶著這種興奮回部落，開始找人一起參與。

當時一同參與跨部落的利嘉部落年輕人，將近十來個，為了參與跨部落，練習了許多傳統歌謠，也重新學習傳統舞，詢問長者利嘉部落的神話故事，這些準備都只是為了在跨部落活動時，能夠和來自不同部落的年輕人交流。那時的我是第一次透過部落「文化」和其他人認識，也是透過跨部落建構了卑南族的樣貌，才真的知道卑南族有十部落，分別叫什麼名字。當時和我一同參與的年輕人，對於一起籌劃、一起工作，甚至真的辦出了一個活動而感到不可思議，沒有想過自己才高一竟然可以當隊輔⁴，可以帶著年紀比自己大的人，也會因為當時的活動工作沒有做好而感到自責、流淚，我覺得那時與其說，透過跨部落進而想對自己的部落文化多點了解，倒不如說我第一次找到好玩且覺得重要的事。我沒有想過學習可以好玩，也沒有想到在詢問歌謠、神話故事、傳統舞時，才知道我其實什麼也不會也不懂，這些原因讓我對學習文化時都變得很有動力。參與籌備會時利嘉部落只有我們三名代表參與，在參與跨部落活動時，人數明顯倍增這件事讓別部落的大哥大姐感到興奮，於是在這次活動尾聲時，詢問我們主辦秋季營會的意願⁵。

³ 代號為受訪者編號。

⁴ 當時跨部落活動以打散各部落年輕人，重新分各小隊進行活動為主要的形式，而每一個小隊都會有兩到三個隊輔，隊輔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輔助其他隊員能快速的互相認識，帶領隊員討論表演，也要炒熱氣氛，這些隊輔工作，是在活動前透過籌備會大家一同討論並決定的。

⁵ 跨部落第一年，分階段辦理了，夏季、秋季及冬季三場次的營隊活動，天數分別以夏季三天兩夜最長，再來是兩天一夜的秋季，及最後僅只有一天活動，但能帶著國小生一同參與的冬季。跨部落活動在逐年辦理後，已無法像當初開始時密集的辦理活動，近幾年以夏季營會為主，自 2017 年辦理完後，停辦至今（2020）。

我是當時辦理秋季營會活動時的營長⁶，主辦部落要同時擔任場地組⁷，我對於討論活動內容的過程已沒有什麼印象，因為我是主辦這個秋季營會，才開始認識部落裡的大人，或者說，是透過借場地才稍微了解部落裡的「職務」，才知道借場地要找村長，要廣播要找部落主席幫忙，然後開始會有人教你要邀請頭目，要找 *rahan* 祈福⁸。還記得當時村長請我寫一份計畫書給他，他說有紙本內容他會比較清楚活動，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寫計畫書。當時，為了找地方給參與活動的人盥洗而煩惱，開始詢問彼此家中的浴室可否借用，為此找尋更多同齡的年輕人協助，也更熟悉自己部落的年輕人，也因為籌備工作與相處過程中更認識彼此的父母，也讓自己的家長們稍微了解自己在忙什麼。我和部落的同儕，從跨部落前的準備、夏季營會的參與，到成為秋季營會的主辦，邀請其他部落的人來利嘉，這近半年的密集相處，讓我擁有了一些本來認識但不太熟的同部落朋友。從秋季營會後，我們常常膩在一起，這種一起相處的感覺很好，而後也繼續熱衷跨部落活動，開始會互相約時間一起參與部落祭典工作。隔年（2008 年）利嘉主辦了夏季營會，同一年，利嘉部落小米祭儀嘗試恢復舉行，那一年，部落裡的幾位青壯年，積極地向長老請教，說明想恢復小米祭的情況。我記得那時，光是因為舉行的日期不對就被罵了好久，當時的青壯年們依然積極請教，那時的我們也跟著、聽著，於是 2008 年利嘉部落較「完整」的完成了小米祭儀⁹，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因為會場的人都是長輩和青少年，和這些積極的青壯年，雖然人數很少，但那一次我覺得很感動，也不知道在感動什麼，可能是覺得自己能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感到榮幸吧。

我們為了主辦跨部落 2008 年的夏季營會，積極找自己部落的同儕一同參與，當時我們將參與小米祭作為我們的籌備會，順著小米祭的參與進而準備當時的夏季營會，那是第一次有國、高中生自己在部落辦活動，還有其他部落的人一起參與。當時沒有經費支援，或者說我們根本不懂要花多少錢，那時的我們為了解決沒有錢這件事，一直拿自己家的東西來用，大家都各自出一點，很會廢物利用成遊戲道具、名牌，我經過了這一年後，變得更積極的參與跨部落及自己部落事務，或者應該說可以和朋友們一起做些什麼的感覺很好。隔年（2009 年），我

⁶ 每一次營會都會有主要負責人，我們稱營長。

⁷ 當時跨部落的工作模式為，參與部落各認養一個組別，有活動組、場地組、文宣組……等。

⁸ *rahan* 是部落裡的祭司，部落裡活動、祭儀，都會請 *rahan* 到現場做儀式，告知祖靈部落將要發生的事情，及祈求保佑活動平安順利。

⁹ 小米祭儀是從小米開始播種到除草、入倉、收穫，一連串的相關祭儀，而 2008 年這次恢復辦理，主要是辦理小米收穫感謝，與往年相比較下是較為完整的一次，然而在一次一次的學習中，筆者瞭解到的小米祭儀，是隨著小米的生長分別有不同的活動祭儀。

高中即將畢業，面臨會離開部落求學的可能，也在這一年，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名字和部落連在一起，那時，我被詢問「你們有沒有想要在部落做的事？我這裡有一筆錢，不多，但可以讓你們辦活動、運用。」我沒有想過自己會被問這些話，感覺被相信，好像我拿了這些錢就一定會在部落做些事一樣，我從這裡開始想，我是不是有想做些什麼。

我帶著這個興奮詢問因參與、辦理跨部落，與我密集相處的 A1、A2、A3、A4 的想法，訴說了我覺得這個難得的機會，覺得可以趁我們彼此的熱還沒退燒時，做一點什麼。當時給我活動經費的是知本的哥哥，我與他是因為第一屆跨部落在知本辦理時認識，那時他說可以把錢拿來辦理帶小孩子的活動，也說起知本的文化成長班，在與 A1、A2、A3、A4 討論後，認為已經有過辦理跨部落經驗的我們，覺得自己辦理活動不再是難事，我們五位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斷用參與過跨部落的經驗、過程來檢視我們對於自己部落了解多少，於是開始想多了解自己的部落，於是，我們借用著在跨部落營隊所學，籌備著利嘉部落文化成長班，我與 A 群體就自己自己的開始了，當時（2009），我們有部分的人認為，是因為沒有類似跨部落營隊的學習模式，才是導致彼此對文化不熟悉的主因。那時，並沒有認為日常中的文化學習是學習，而是認為獨立出來一個時間、課程、營隊才是文化學習，利嘉成長班在這樣的想像下而產生，成長班所有的課程形式和工作方式，都是效仿我們共同經歷的跨部落活動。

之後的暑假，我與 A 群體們會找國高中生一起，帶著部落的弟弟妹妹（國小生），認識部落祭典、認識部落的老人家，就這樣一年接著一年，弟弟妹妹升上國中就成為成長班的工作人員，一同規劃活動課程，也開始帶著他們去認識其他部落的文化，並一同參與跨部落，甚至也成為跨部落的工作人員，和其他部落的年輕人一起共事。而我在辦理完第一屆（2009）利嘉成長班後，就到北部工作，在北部工作的過程中，時常與 A 群體通話，聽他們說著部落在忙什麼，祭典要到了，哪一個弟弟妹妹很好笑，就覺得自己好像也有參與著，敵不過想念著家和部落的我，決定辭去工作並在辦理第二屆（2010）成長班前回到部落，這一次的回來，很幸運的被 D3 詢問是否有意願做協會的工作，於是，我擔任當時社區發展協會永續發展計畫中的專案人員，同時，青年會會長邀請我擔任副會長。

當時的青年會會長和我都在社區發展協會中工作，成長班也成為我們專案中執行的工作之一，這一年（2010）會長一同討論成長班課程，也成為了工作人員及課程講師，而我擔任專案人員的時間也不長，約莫三、四個月，因為想繼續唸書而離開專案的工作，由 A3 接續完成專案計畫。爾後，A 群體高中畢業，辦完第二屆成長班後，他們各自去外縣市唸書及工作，我留在台東讀書、打工，參與

部落事務，跑腿，像是發開會通知單、年祭時教小朋友唱傳統歌謠，隔年（2011）因為 A 群體在外讀書及工作，時間不像過去一樣彈性，但參與成長班的大家都會排假，也在這一年發現，很多從國小參與的弟弟妹妹升上國中，而升上國中後參與的人數也漸漸減少，五、六年級的弟弟妹妹，開始會不想參加，這讓我與 A 群體重新思考，成長班的目的是什麼？

這時（2011 年）我因跨部落受邀至高雄參與 TEDxyouth，讓我有機會與富邦文教基金會的夥伴認識，進而展開了另一串學習的旅程，參與青少年發聲網的活動¹⁰。與跨部落認識的同儕、弟弟、妹妹，一起參與發聲網營隊，藉著營隊發現創造力的重要，以及說自己的想法、表達的重要，我藉著發聲網看見不同活動、課程的操作，也了解用不同方式表達自己聲音的可能，用不同的媒材去說自己的故事、想法，可以透過照片、影像、音樂……等方式，也練習在每一次的創作與分享裡，好好的認識自己，也看見了不同於學校、跨部落的學習模式。

我與跨部落的同儕，將在發聲網的學習及看見運用在跨部落活動裡，發聲網的課程對象是以青少年為主，與跨部落的活動對象一樣，所以我與跨部落同儕，將發聲網的遊戲、喜歡的活動改編，放進跨部落的活動裡，希望可以讓更多人體驗及收穫，同時，我也在思考自己部落青少年，是否也可以做成像發聲網，也像成長班的課程，讓部落的青少年參與，是否能藉著課程的改變吸引他們回來參與成長班？因為我發現國小的孩子每一年都會來參加，但升上國中後人數就會遞減，而參與祭典的孩子似乎沒有因為成長班而變多，於是我從 2012 年開始試著做與工作人員相關的課程，但參與狀況並不理想，也藉著 2012 年的跨部落，弟弟妹妹自行討論出要在平日常相聚，不要只有暑假或工作時才想到彼此，而開始了一個月聚會一次的想法，並且要在 2013 年與鄒族交流時分享執行狀況，記得當時就連一個月聚一次也都沒有這麼順利，但這一年（2012 - 2013）卻開始做了暑假外能夠一起的可能，像是寒假臨時邀請小朋友一起玩、一起看電影，或者是假日時與大朋友（高中以上）的聚會。

¹⁰ 青少年發聲網：是聚焦在一個特定的主題，帶有明確的創作意圖，並透過能充分突顯青少年個體獨特性的表現方式，所進行的反省、學習與行動。自 2010 年底開始，青少年發聲網正式推出一系列的青少年課程和營隊，以嚴謹的課程設計、豐富的教育資源，及更密切的與青少年一起工作的過程，讓青少年能勇敢的向內探索自身的各種可能，認真面對自己及身邊的各種事物，並發覺自己觀看世界的觀點，向外主動替自己及關心的人事物發聲，做自己生命的專家，做自己意見的主人，不再需要透過成人代言。期盼透過這些青春作品，以及青少年創作者、同儕團體與成人之間的分享交流，促進世代溝通，讓台灣社會更能夠理解青少年的生命經驗與真實感受，進而創造屬於下一個世代的社會。資料來源：<http://youngvoice.tw>

也許是日常聚會的增加，以及不一定要寫計畫就能和小朋友玩，讓我對於辦理成長班活動的必要性開始產生遲疑，我與 A 群體雖已成長班活動學習文化為主要目標，但在 2009 年開始後，漸漸覺得陪伴孩子更為重要，而面對青少年的來來去去，我心裡的確也開始出現「這對文化學習，真的有幫助嗎？」的遲疑聲，於是在 2014 年 A 群體大學畢業和工作轉換的過程裡，成長班順勢停辦了。對於成長班的順其自然，我沒有覺得不好，然而在隔年（2015）B1 有了想辦理成長班的念頭，但當時的我有點澆冷水的要他想清楚，因為我與 A 群體因上班、工作的關係無法像以前一樣，可能只能偶爾來看看，但 B1 還是招集了一些人辦理成長班，雖然模式與以往不同，重新開始辦理的成長班，也開始嘗試與祭典、生活的結合，像是將成長班課程結合小米祭儀，讓小米祭成為孩子們成果發表會，將一個禮拜的所學在小米祭時展現。

重新辦理的成長班，讓部落有機會得到別的資源，像是 D1 試問辦理課輔計畫的可能，以及暑假營隊的成長班課程，與社區別的課程結合的機會，於是成長班回來了。2016 年開始課輔計畫，我也在同年進入南島所就讀，藉著一邊辦理成長班、參與部落事務的過程中，不斷透過修課思考成長班辦理的目的是什麼？我透過不同的課程看見成長班不同的面貌，不管是族群中的男女分工，或生活中理所當然的文化慣習，我都開始產生疑問。我時常想成長班到底有什麼魔力？會讓我持續？在修課、唸書的過程中，我不斷的在成長班裡找不同的例子來和老師、同學討論，想藉著唸書對成長班有多一點思考，好像希望能給自己一個正確答案，來告訴自己這樣做了這麼久的課程沒有浪費時間、沒有白費。

而我在成長班開始至今，雖然也與其他人一樣有暫時離開，或者沒有全程參與的時候，但我的名字卻時常與成長班連在一起，我也常常成為中生代，需要成長班協助時的主要窗口，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是我帶成長班，但對我來說，我才是被成長班帶著，我透過不同階段的成長班看見不同階段的自己，也藉著成長班理解我們、一起的重要性。因此我想藉著我與成長班裡不同群體的相處，了解情感是如何作用於我們之間？情感與文化學習有著什麼關聯？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我與 A 群體辦理成長班最初的目的為文化學習，藉由參與跨部落回想過去學校教育的經驗，而辦理成長班，試圖以文化學習課程，補充學校體制內的多元文化課程，多元文化教育意指帶領學生，認識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差異，進而正視不同文化背景之學生的學習機會，使所有人對差異感到安全，使所有人獲益（王雅玄 2010）。但在體制內多元文化教育能安排的課程有限，須看各校的校長

及老師如何編排，不是所有學生都能透過體制內的教育，擁有多元的價值。教室裡最常出現的就是以教科書進行課程內容，然而，教科書內容，偶爾會出現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及偏見，這時，老師就成為了關鍵角色，老師如何引導學生閱讀，傳遞出多元的觀點，成了老師重要的課題（何繼琪 2006）。透過學校內教授多元文化的觀點，能進一步對不同族群、文化有較深的認識、理解，但在較不屬主流社會裡的文化，更多時候反而是用他人的理解來理解自己群體文化。因九年一貫的推動，各校進而發展出能回應社會課程，泰武國小試著為孩子寫出，屬於他們的課程，將課程做為認識世界的介面，理解本身族群於世界的關係（伍麗華 2013）。學校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不只是以原民及非原民的分類而已，我認為能夠達到多元文化教育，需要花較長的時間討論及設計課程，而教學的老師也承擔了重大的責任。多元文化價值的觀點，需要透過學校不斷地傳遞，才有機會讓社會包容各種文化上的差異。原民文化在學校場域所教導的，是以互相尊重與了解出發，讓不同身分別的學生都能包容對方，透過課程了解不同族群在文化上的差異，擁有較開闊的視野去看待身邊的人事物。對於自身族群及部落的認識，就相對地無法深入理解。

我認為文化知識的學習大多與祭儀、技藝鑲嵌，因此，讓孩子在自身部落學習是有必要的，回到部落的場域內，學到的不只是文化知識系統及技藝，更多時候是認識了部落裡的「人」，與部落的人互動產生情感，讓祭儀、技藝成為他日常中的一部分。利嘉文化成長班以卑南族文化課程教學為主，透過混齡的方式學習，及看見不同年齡層的角色分工與責任，我認為成長班與學校課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透過人與人的相處過程中，學習自身的文化。學校由教師進行教學，成長班則是由部落的哥姊看顧¹¹，因此成長班提供了另一種文化學習的模式，是透過人與人的相處而組成，在多樣的多元文化教育、部落教育裡，補充了我與 A 群體認為的文化教育缺口。

過去，我以為文化學習是以教育為主進行，以為只要透過類似跨部落課程，獨立出一段時間、營隊，並仿效學校課程，拆解成一節課的方式去學習，就可以了解自己部落的文化，但在上述中的種種經驗中，我慢慢發覺文化、生活、教育，是為一體難以切割的，唯有透過生活中反覆的學習、練習才得以達成，文化的養成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及生活，參與成長班的年輕人，藉由籌備成長班，與其他年齡層互動、接觸、認識彼此，進而參與彼此的日常生活，進而讓我看見，人與人

¹¹ 成長班參與學員為小學生，因此比他們年長的都稱為哥姊，因此這裡的哥姊指的是國中以上，帶領國小生的青少年及青年們。

相處的情感，有機會成為文化認同的基礎，因此我想透過我的論文，了解情感對於文化學習的影響及重要性。

因此，本文嘗試藉由籌備與執行成長班的過程中，以年輕人作為主體，討論他們與各年齡層群體是如何互動？情感連結在此如何串連並作用於他們之間？這群年輕人又是如何透過情感經驗，對文化學習的認知產生改變，並實踐於生活中？並在這份情感一來一往的流動中，如何隨著時間累積成為彼此的能量？情感如何做為知識學習、文化實踐的途徑？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我以情感作為研究途徑，觀察日常情感與公共事務參與及學習之關聯，因此將相關文獻分為三部分予以描述，第一節為卑南族介紹，藉文獻說明卑南族兩大系統的產生及分類，並針對卑南族的歲時祭儀，及男女分工進行說明。第二節為日常情感的重要性，說明情感與社會文化，以及情感與知識學習間的關係，並說明如何將情感作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書寫與詮釋，我是籌備成長班主要成員之一，擔心書寫時加入太多自己的觀點，在使用詮釋方法作為書寫時，盡量以深描，書寫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加以分析，進而緩解我的擔心及盲點。

第一節 卑南族

一、 卑南族分佈

臺灣有十六個原住民族群，卑南族主要分佈於東部，「卑南」此名稱，為卑南族其中之部落「南王」的傳統社名的音譯。過去在族群分類上，曾將卑南與排灣、魯凱族分為同屬排灣群，這是早期日本學者對原住民進行調查的結果，爾後因 karumahan(祖靈屋)的特殊性，將其獨立為一族，並以共同發源地 panapanayan(位於三和一處海岸)作為這群人的族稱。在終戰後，還是較常以南王社(puyuma)為族稱，因此一般稱卑南族(陳玉苹 2004)。日治時期，卑南族被稱為八番社，有知本部落、建和部落、利嘉部落、泰安部落、上賓朗部落、初鹿部落、下賓朗部落、南王部落，而十部落則是由日治時期的這八番社，再加上由南王遷出所建立的寶桑部落，及初鹿部落部分人遷居龍過脈部落，這就是卑南族人所說的「八社十部落」(陳文德 2010)。卑南族所居住的地區主要為台東平原，是與多族群交會並接觸的位置，南邊的排灣族、魯凱族，平原海岸的阿美族、平埔族，以及北邊的布農族。不同部落所在的地理位置，與不同族群接觸或敵對的漫長歷史過程中，發展了各部落自己的獨特的文化內涵，雖都含括在卑南族裡，但各部落的差異性及獨特性都相當顯著，且除原住民族群外，也有許多外來民族；荷蘭人、日本人、漢人等，與卑南族接觸，因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卑南族裡的各部落文化組成或社會變遷都長出了自己部落的樣貌(宋龍生 1998)。



圖 2-1：卑南族分佈圖（李昕鞠繪製）

學者以傳說故事、神話故事、語言及所處的地理環境，將卑南族分為兩大系統，知本社群及南王社群，知本社群涵括知本、利嘉、建和、泰安、初鹿及上賓朗屬石生系統，而南王社群包含南王及下賓朗屬竹生系統。石生與竹生這兩大系統的差別；石生系統神話故事，祖先是從石頭裡誕生，而竹生系統的祖先則是從竹子誕生的，也可以解釋為石生是生於石板屋，竹生是指出生於竹屋，這兩種完全不同型態的建築，表示這兩大系統面對的自然環境也截然不同，因此他們的文化系統也大不相同，儘管有所差異，在文化上的相同性還是比相異性來的多（陳文德 2010；宋龍生 1998）。早期人類學家，因研究並分類的這兩大系統，讓後續卑南族研究，大多集中於知本部落及南王部落，文獻紀錄大多也是這兩大部落為主，大多數人對於卑南族的認識，及卑南族樣貌也較常以這兩個部落著手，就如前所說，文化相同的部分雖較多，但各部落依然有差異，也有屬自己部落的文化特色及樣貌，在此是以過去文獻所記錄的卑南族樣貌，說明卑南族組織文化及歲時祭儀，以各部落相同之處作為基礎介紹。

二、 卑南族歲時祭儀及組織

日治以來多數學者認為卑南族為母系社會，主要是以男子婚入妻子家中，以及財產繼承以女子為主作為判斷，但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卑南族自己的親屬概念（陳文德 2010：41）。卑南族一年中重要的歲時祭儀，包含小米收穫祭、少年祭與大獵祭。小米收穫祭前會有婦女除草完工祭，是由女性組成除草團，經由換工方式互相幫忙將小米除草及疏拔，因生計方式改變，婦女除草團已不在運作。近年來隨著文化意識的發展，各部落開始種植小米，請女性長輩藉此教導年輕一輩的女性，關於小米田的習俗及知識；小米雖然已經不是卑南族人的主食，祭祀依然以小米為主，而為感恩祖靈及慶祝小米收穫，舉辦小米收穫祭。各部落男性都有不同的訓練及習俗；少年祭與大獵祭，前者參與者以少年為主，而後者以成年男性為主，各部落的舉行方式雖不太一樣，但都有將不好的帶出去，將好的帶回來，除舊佈新迎接新的一年部落生活意涵（陳文德 2010）。

表 2-1：知本與南王對兩性在青少年期及成年期階段之稱呼。（資料來源：陳文德(2010)）

南王			知本		
年齡階段	男性稱呼	女性稱呼	年齡階段	男性稱呼	女性稱呼
青少年期 Takubakuban	ngawngaway 13-14 歲	meladaladam miLabit	少年期	Takuvakuvan 13-17 歲	maituviLan
	talibatukan 14-15 歲				
	muwalapus 16-17 歲				
	maradawan 17-18 歲				
青年/成年期	miyabetan 18-21 歲	paseket miLabit	青年期	valisen 18-20 歲	vulavulayan
	bangsaran 21 歲-結婚前	bulabulayan		venangsangsar 21-23 歲	
				vangsaran 24-26 歲	

在卑南族社會中，人從出生到死亡，分別會經歷幾個階段，生命儀禮也會有不同的發展，並且會呈現性別之間的區別，在不同年齡有不同稱呼及工作分配，嬰兒期及兒童期不會有明顯的差異，多以家裡的事務為主，透過表 2-1 可以了解，知本與南王對男性及女性在青少年期及成年期階段之稱呼。在進入青少年期時，男性會進入少年會所¹²，透過會所的教育、訓練，裝備自己並進到成人會所，並舉行成年禮儀式，且青少年的父母親須找一位，能作為青少年典範的一位長輩，在知本、泰安、初鹿，兩者互稱為 **aley** 像朋友一樣，但在南王、下賓朗、寶桑兩者的關係如「教父」及「義子」，青少年稱長輩為 **ama** 是父親、是父輩男性之稱呼，青少年都須跟隨這位長輩學習，增廣自己的見聞，直到他的教父為他舉行晉升為 **bansaran** 的儀式，到了這階段，可以和女性交往並結婚。女性並沒有像男性的制度化訓練和儀式，少女會跟隨著母親及家中的女性長輩學習，成年女性依然以家為中心，婦女鋤草幫團是他們主要的部落性活動，女性在小米收穫祭及大獵祭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男子的花環、傳統服飾、聚會場地的布置，都是由女性負責及準備（陳文德 2010）。因此男性比女性相對的制度化且有組織管理，公共事務多以男性為主，而女性主要負責家中事務、農忙，歲時祭儀需要男性及女性的分工，互相幫忙，作為完整的家及部落。

我的田野地為 **Likavung** 部落（利嘉部落），在文獻非類中屬於知本系統，也就是石生系統。卑南族雖有相同處，但也有許多文化習慣上的相異處，各部落從荷據時期與外來者的接觸相當多元，就歷史發展過程而言文化可視為某種結果，而卑南族至過去分類上較不明確，且曾被學者視為較不具特色、漢化較深之民族，而這也反映出卑南族群構成的複雜性（陳文德 2003）。卑南族自日治開始都是官方分類中的族群，各部落對族群的認同雖不在我討論的範圍內，但因各部落組成的複雜且習慣性稱自己來自什麼部落而非族群來看，以族群去說明卑南族各部落文化特色，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我以成長班的角度觀察 **Likavung** 部落，**Likavung** 部落雖不像知本部落與南王部落，男性、女性分工明確，男性的組織、架構沒有上述所說的層層分明，女性也沒有只跟隨家中的女性長輩做學習，我認為或許這就是 **Likavung** 部落的文化特色也不一定。對於卑南族組織架構，有相當多的研究及民族誌，我想以情感作為切入點，期許自己能藉由情感這條線，對自己部落發現新的觀點。

¹² 這階段的男性稱作 **takutakuban**，南王部落及知本部落有少年會所 **takuban**，但在其他部落就無此建築，少年階段的成員是與成人一起住在 **palakuwan**。

第二節 日常情感的重要性

我將情感視為我本次論文主要的觀察面向，是因為我透過參與成長班，和不同的人、群體認識的過程中，發現我藉著成長班理解「一起」的重要性，並帶領我持續參與部落公共事務，進而讓我想了解，情感與社會文化及文化學習的關係，我以成長班的角度觀看自己的部落，發現不同於卑南族文獻回顧中，所理解的兩大系統，是層層分明的組織架構，因此我嘗試以我的生命經驗出發，期盼自己透過情感的觀察，更靠近自己的部落。

一、情感與社會文化

情感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是集體與個人間的關係，情感如何在中間相互回應，個人的理解與經驗會影響如何再現、實踐文化？William Foote Whyte 的著作《街角社會》中，對義大利貧民窟青年有細微的觀察，了解青年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是如何增強了領導者的地位？及團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相互作用？這本書一開始提及的諾頓幫，因平日長時間的相處，自然而然地有領導人，而日常裡一起做的大小事，主要都是依附在這個領導人身上，而最後卻因主要核心幹部離開而瓦解，諾頓幫就此消失街角。在另一個俱樂部裡，托尼是位與其他成員比較下，經濟狀況較佳，也時常金援他們所處的俱樂部，但他很少和俱樂部裡的成員相處，只是偶爾在俱樂部露面，讓大家知道他有在關心俱樂部也願意給予俱樂部支援，但到了決定團體重大事務時，托尼和另一位意見不同，俱樂部裡的其他成員，卻傾向於另一位的意見，因為另一位是花長時間和大家一同相處的，因此有段提及「托尼與小伙子有聯繫，但沒有親密的情感。」（Whyte 1994：231）。親密的情感聯繫，是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培養的，托尼與團體實際相處時間較少，而和他意見相左的另一位，是實際花時間在這個群體裡的人，因「真實」的相處關係，進而讓大家清楚這位的個性，及對俱樂部的理念。不管是諾頓幫還是俱樂部，似乎都是因為日常中長時間的相處，因而清楚知道誰可以信誰不行，但似乎也是因為某個人讓凝聚力變強。

情感不只是存在體內卻無法說明理解的部份，在研究情緒、情感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情感作為方法，對此論述的轉變，首先文化建構論者將情感、情緒視為社會現象，以文化觀點來討論情感是如何在社會文化中形成，且認為將情緒、情感放入民族誌中，可以使民族誌更為完整，而以文化導向的論述在之後被批評為，只關注集體，卻忽略個別差異，似乎說著不管是誰在這文化結構裡，都會呈現同樣的情感、情緒，而忽略了集體中，每個人作為獨立個體，會有表達不同的情緒，也會對情感有著不同的理解，人類學對於情感研究的轉變，反映了要從什麼立場

與角度來關心、理解人與社會間的關係，然而在研究情感的過程中，發現情緒、情感並非只是個人心理的狀態，情感與身體有著緊密的關係，當身體受到外在的感知而後回應外在，產生行動，因此即使所有人受到同樣外在感知，即文化、環境之影響，但每個人所經驗到的理解到的都會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人再以身體回應作為行動時就會有所差異，而能夠理解其中意義的就是情感，情感成為能與外在對話、互動並理解各種意義的符號（簡美玲 2016）。情感可以作為回應社會文化中的重要訊息，透過情感可以理解社會文化相互間的運作及架構，並理解在事情、問題發生時，身處於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人，如何做出行動、選擇與外在環境對話。

二、 日常的情感與知識

我們此刻所處的世界可以說是經由各種系統、意義、符號所組成，潘英海在回顧 Clifford Geertz 的詮釋觀點時，說到「系統是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並不是一種物理秩序，而是一種透過生活經驗累積、代代相傳而不自覺的生命秩序。」（潘英海 1992：391）。日常中的文化學習，或可稱之為常識，然而常識，我們常習以為常的視為理所當然，而很難進一步發覺我們習慣的生活技能，也是文化學習的一部分，就如部落耆老時常對晚輩說「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這些文化學習，都是需要靠生活不斷實踐及累積，才會延續至下一代。如同薩摩亞人成長過程中學習到的事物，即是成為「人」的養成，反觀美國社會中的孩童，無法將學校學習的過程與自身父母的工作連結，但薩摩亞人日常裡的學習，即是成為社會裡某個角色的分工（Mead 1994），因此，生活技能及知識，是需要透過長時間的學習與累積，在反覆練習的過程中實踐在生活裡，並在過程中理解社會角色中的分工，與不同角色裡的責任，即是社會文化中的一環。

生活中的知識，是經驗性的，是需透過不斷的演練，交予下一代，而不是課程、系統化的教授，在生活裡不斷學習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將習得所謂的文化知識，而這些知識有可能會因歷代的環境、歷史而有一套判斷的標準（Geertz 2002），但我們唯有透過生活中的學習及練習，才能更接近耆老所教授的，以至於讓我們足夠應付生活中的問題，才有機會達到傳承的目的及意義。然而，用情感回應彼此，是幫助對方理解生活裡的元素及意義，還是減弱了分辨生活學習的感知？當我使用易感的方式書寫，讀者也將用易感的方式回應，並在我與田野、受訪者間，找到與自己的連結，因此我將情感帶入民族誌中，是讓讀者更能理解我的書寫，進而理解田野資料中的行動者，還是會因理解這些情感元素，有了移情作用而減弱了對田野資料的解讀（Behar 2010）？

情感如作為研究方法，可幫助我在研究過程中，理解文化、環境與個人、集體的關係，情感、情緒會具體的出現在，被研究者所做的行動、選擇、話語及行為模式上，藉由被研究者所做的反應去理解背後的意義，而不是只觀看這些行動表徵，因理性自立的背後，可能受到感性認同、情緒上的影響，看似因結構環境所影響行動者的決定，但人在選擇、行動的過程中是極為複雜的表現（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 2009）。因此，我不認為文化環境與個人，可以如此簡單的被切割，反而需細膩的觀察，理解參與成長班之成員，文化學習的環境與以往不同，年輕人的時間被切割給學校、教會、補習班等，無法像薩摩亞人、部落長輩一樣在日常中學習，才藉由辦理成長班學習文化，看似因為外在環境做的選擇背後，是否有著情感、認同的層面在聯繫著彼此。

第三節 書寫與詮釋

我觀察日常生活中的年輕人，彼此間是如何互動，建立情感並隨著時間的累積成為彼此的「能量」，由於我的田野地是從小生長的地方，因此在田野過程中，時常忘記自己所處的位置，就如黃應貴（2012：10）在〈人類學田野工作〉裡提及「不管研究者本身的族群身份所帶來的是怎樣的方便，往往也會帶來盲點」。我的確沒有需要重新認識其他人的尷尬，也很快地讓籌備幹部這群人清楚，我要做的研究，但已經習慣和這群人互動的我，時常忘記自己在做田野，也因自以為的熟悉每個人之間的關係，常自我解釋每個互動過程，沒有將「觀察」到的狀況寫下，反而寫了較多自己的感受，甚至沒有自覺到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會影響彼此間的行動和話語。相對的，我對田野地來說並不是旁觀者，更多時候我是在地人，而在這情況下，我的書寫形式已不再容易的區分（Behar 2010），民族誌和自傳體的書寫變得模糊，難以界定。

Geertz：「人類學著述本身是解釋，並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級的解釋」（1999：19）。我就是在地人，可以很快地理解所處的文化脈絡，並解釋其觀察對象之行為，就算如此，我也應更加謹慎將所觀察到的情形，深刻地描繪，人的行為舉止本就裝載了意義，所以每個行為、行動、與他人的交談、互動，都是人建構出來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就是一種社會性對話，我必須將這些表現出來的「對話」，放回至行動者的脈絡中解讀（潘英海 1992）。我也是行動者之一，但人與人相處間會因不同的狀況及人群有不同的作為、表現，我認為需更加謹慎地加以描繪所觀察之現象，進而在解釋及分析時，能更靠近每一個行動者所表達出來的「話語」。

我藉深描作為書寫的方式，試圖讓讀者在沒有與所觀察之田野地認識的情況下，理解田野資料，使我與讀者們能建立聯繫，進而衡量我的解釋是否具有說服

力（Geertz 1999）。我有必要讓讀者理解田野中出現的各個元素，要了解這些「東西」，才能讓讀者可以接近或理解，我所觀察到的或我想說的（Geertz 2002），並以情感作為研究的路徑，探究成長班的操作方式、組織模式，從制度化轉變為非制度化的原因，是因彼此的情感？還是因環境、結構或利嘉特有的文化影響下才有的轉變？

小結：

在 1980 年代後期，卑南族聯合年祭開始出現，並從 2000 年起改為兩年一次，由各部落輪流舉辦，在 1997 年以 pinuyumayan 作為新的族群名稱，爾後開始推動卑南族跨部落會議，及成立卑南族民族議會（陳文德 2010），透過對卑南族介紹，可以得知卑南族作為族群意識，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強調各部落的組成，及文化樣貌本有所差異。過去研究者多已知本及南王作為田野地研究，卑南族各部落的組成結構本就相當複雜及多元，難以用族群去界定說明各部落的樣貌及文化，我不同於以往學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只關注文化結構及組織，我利用本身的優勢，以情感作為研究途徑，去觀察 Likavung 部落參與成長班之年輕人，如何與身處的文化環境對話。

情感、情緒是解釋的重要資源及力量，田野工作是對話和互動的關係，可以透過自身的參與經驗瞭解他人，並將內在與外在的動態對話，看作是相互作用的關係，當研究者自身了解回應他人的情緒、情感，就能更清楚外在與自身的關係，這些情感、情緒將可以成為各種情況當下的重要訊息，情感雖看似主觀但可以成為科學方法裡的資源（Marion 2015）。「解釋的人類學的根本使命並不是回答我們那些最深刻的問題，而是使我們得以接近別人」（Geertz 1999：34）。我期許自己的書寫，能使讀者更接近「我們」，也期待自己透過此田野，更了解我的田野，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自己，甚至更接近 Likavung 的文化。

第三章 田野地介紹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田野地介紹

一、 地理環境介紹



圖 3-1：卑南鄉行政村落位置圖，資料來源：卑南鄉公所。

Likavung 部落位於台東縣卑南鄉利嘉村，後方倚靠中央山脈，三面環山，東面可眺望台東平原及太平洋，呂家山地形複雜、林相完整，動、植物資源豐富，利嘉林道環境優美，適合多種花草生長，村莊內有許多百年老樹，老樹成蔭、空氣清新。

村莊鄰近泰安部落（卑南族）、達魯瑪克部落（魯凱族）、卡拉魯然部落（排灣族）以及豐年的阿美族群，Likavung 部落居民大約為 1,000 人，原住民人口佔多數，其中卑南族約佔總人口 2/3，其他則是閩、客、外省籍及其他原住民族群和新住民。各族群並未各自形成聚集區，而是群居在一起，且在巡守隊活動、社區協會活動及族語學習上，都可看見非卑南族人的利嘉村村民一同協助，互相幫忙著。



圖 3-2：Likavung 部落內部區域圖

台九乙線和東 52 線公路是對外的主要道路，部落以利嘉路劃分為南、北兩大區塊，部落內有兩個活動中心，下面的活動中心是巡守隊的據點，部落如有晚間的課程或宣導，較常在下面的活動中心舉辦，而上面的活動中心是部落祭典主要活動場所，部落也稱此活動中心為巴拉冠¹³，部落會議、較大型的活動都較常在這舉行，巴拉冠與下面的活動中心相比，是部落族人較習慣聚集之場所（如圖 3-2）。

相對於同是卑南族知本部落、南王部落，都有明確劃分各個年齡層的工作及任務，Likavung 部落就較無完整的年齡組織在部落運作。每年祭儀進行方式是透過召開部落會議，推舉出年度的年祭籌備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自行尋找與他相搭配之幹部，進行整年度祭儀的籌備工作，因沒有確切的組織分工，所以各階層所負責的事務及責任較不明確，會針對祭典事宜分為不同的小組，基本上都是相互協助共同完成的。

¹³ 巴拉冠是上段說明的男子聚會所的族語譯音，但這裡指的巴拉冠並非正式的男子聚會所，而是族人習慣的稱呼。

年輕人在平日參與部落事務的人力，相對較少，在執行部落歲時祭儀的工作上，會有較多年輕人參與。以下為 Likavung 部落記載於文獻上與長老口傳歷史，透過歷史過程理解 Likavung 部落在文化復振及傳承上的轉變。

二、 Likavung 部落

19 世紀後半葉，卑南社力量逐漸衰退，利嘉社已成為人眾勢強的大社。1887 年英國探險家泰勒（G. Taylor）前往卑南社時，恰逢利嘉與知本處於作戰狀態，可得呂家社漸漸強勢，1888 年大庄事件，起自清廷官員徵收田畝清丈丹費過於嚴苛，而導致的反抗事件，大庄住民聯合呂家社起事（陳文德 2001：133）在地族人則說是以呂家望及大巴六九為首，集結鄰近部落，燒燬卑南廳並圍攻鎮海後軍，達數月之久，後北洋艦隊靖遠、致遠來援，已艦砲轟擊導致部落兩區被焚，同時鎮海軍攻入山區，鄰近部落皆降，為呂家望及大巴六九力抗到底。後因彰化亂起，清廷與日本又因朝鮮事件關係日漸緊張，於是艦隊北返備戰，清軍遂與呂家望訂約和解，停止戰火（林幸福、斯乃決、江郁喬 2015），爾後，Likavung 部落不再有叛變之事，而與漢人接觸頻繁（喬建 1972），大庄事件後，官方將呂家望社改名「迪化社」與「遵化社」且各立社長管理呂家望社（陳文德 2001），呂家望社的強盛時期僅維持 2-3 年。

1895 年清廷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隔年日本軍隊登入台灣東部，1897 年呂家望歸順日本，日本人刻意重用族人，並徹底實行皇民化教育（林幸福、斯乃決、江郁喬 2015），日本殖民統治者考量利嘉在清末時的勢力或其他因素，便在 1905 年設立派出所，由日本警察指導，有關全區事務會議改在派出所舉行，同年呂家蕃人公學校成立。1928 年日本人將利嘉分散的四個區域集中遷至現址，並重新規劃嚮導、土地成現在的模樣，1931 年將利嘉部落數個成年會所合併（陳文德 2001）¹⁴，據耆老敘述，部落過去因重創，所以與日本人相處並無太多衝突，因此日人的教育多以 Likavung 部落開始推行，當時部落族人擔任日警、老師及公職者眾，使部落母語及傳統文化幾乎失傳（林幸福、斯乃決、江郁喬 2015）爾後，頭目改為保長，廢頭目世襲制改由日本人任命。

終戰，呂家望改名為利嘉，1952 年西方宗教基督長老教會傳入部落，同年利嘉會所轉賣給天主堂，歲時祭儀活動停止舉辦，並在 1956 年完成天主教堂興建，1960 年喬健進駐利嘉部落調查，記錄自 1958 年時 Likavung 部落重要祭典

¹⁴ 青年會所為男子聚會所，在男子聚會所中的階級大約為三年一級。將在男子聚會所中習得如何保護部落、成為卑南族的男性，所有養成及教育都在會所進行，並住在會所，直到結婚後才得以離開會所。（陳文德 2010）

都已停止舉辦，代表卑南族文化的 **karumahan** (祖靈屋) 也都被破壞，更別說是青年會所與年齡組織，多數人們將其消失理由歸咎於教會。然而，在 1970 年時，參與教會人數已所剩無幾，教會的衰落約莫是從 60 年代開始，多數人說明是因為停發救濟品，失去物資的誘因，很多人便不去教堂。除了無救濟品可領以外，也發現許多停止去教會的居民，是因為去了教會後身體開始不舒服也會做夢，說是祖先懲罰他們，因此在 1970 年發現許多家戶已將 **karumahan** (祖靈屋) 蓋回來 (喬健 2012: 188-194)。

日本殖民時在東部進行大規模的栽培業，引入水稻、甘蔗等經濟作物，使得居住平原地區卑南族的農作生計方式改變，但在 1960 年後整個台灣社會由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以工業為主，因此年輕族人開始外移至西部工作，直到 1985 年喬健再次回到 **Likavung** 部落，發現部落的年輕人都在外縣市工作，此時部落內只剩兩戶還有 **karumahan** (祖靈屋) (喬健 2012)。到了 1990 年左右，台灣追求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中，原住民意識也逐漸高漲，且運動蓬勃，此時在卑南族各部落也產生了迴響。「台灣原住民樂舞系列——卑南篇」演出，是其中一個重要事件，依據各部落歲時祭儀的特色安排表演，因利嘉部落歲時祭儀式微，由本部落祭師在演出前進行祝禱儀式，演出後，各部落對於歷史文化或青年組織，開始重整及找尋 (陳文德 2010: 146)。祭儀在過去是卑南族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原本是部落整體一同參與之生活文化，現今已轉變成為少數人的文化工作，多數人淪為一知半解的旁觀者，可能是因為現代社會下環境不如以往，青年人口外移，導致傳承祭儀文化的人逐漸減少 (宋龍生 1998)。

日本殖民政府所帶來的影響，包括一連串台灣原住民習俗的措施，對原住民做更全面性的統治，**Likavung** 部落會所合併，部落會議招開皆在派出所舉行，因此在將會所轉賣給天主教前，就已經很少使用，不管男生、女生都要上小學受教育，會所教育漸漸消失，本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在國民政府來台後轉型為工業，年輕人紛紛外出工作，且推行國語禁止使用日語，為了使國語更為普遍，規定學校及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不得講母語，否則會被處罰，西方宗教不管是長老教會或天主教都開始傳進部落，**Likavung** 部落的會所制度、語言、宗教、祭儀隨著大環境逐漸「看不見」，因此部落也曾停止辦理所有部落性的歲時祭儀，直到 1980 年左右，一部份受過教育的菁英份子，認為原住民習俗不能廢除，於是重新恢復 12 月的大獵祭 (陳文德 2001)。

到 1990 年左右，部落族人成立了巴拉冠管理委員會¹⁵，之後部落祭儀相關祭典活動，都由這組織運作，並每年改選主任委員。而在 2000 年前後，在外工作的年輕人紛紛回到部落，當時有部分年輕人在九族文化園區工作，因在外縣市的學習、看見，進而想回部落重新學習文化、復振文化，可能也因為 2002 年輪到 Likavung 部落辦理卑南族聯合年祭，因此在相互影響後進行文化學習之相關課程，當時以傳統古調與會所教育為主，我與 A 群體都有參與當時歌謠傳唱的課程。2008 年 Likavung 部落小米收穫祭儀恢復辦理¹⁶，同年我與 A 群體，及其他同年齡層的好友主辦跨部落，藉著籌備跨部落活動期間，與部落耆老、中青年人一同參與及調查小米收穫祭儀，主辦跨部落的隔年（2009 年），Likavung 部落文化成長班產生，參與第一屆成長班的兩位男生皆在 2016 年進階，舉行成年禮（江郁喬 2018:118）。

傳統是發展新事物最主要的依據，創造力是需依附在傳統底下做延伸及連結，在快速流失文化的現在，我們都在設法找回及延續傳統，但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的過去，傳統也會參雜對未來的理想與期待（孫大川 2000:14）。陳文德（2011）對知本文化復振的歷程中提到「在文化復振的過程中，其凸顯出來的部落觀念與相關作法也賦予傳統的或當代的組織新的意義：一方面做為部落（傳統）面對或結合外來（當代）的重要機制，卻也改變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關係。」參與跨部落後的 Likavung 青少年，採借其他部落在地教育的模式，因而產出成長班，嘗試用當代方式讓青少年觸及傳統文化，進而將文化學習帶進自己的生活。

成長班就在這個反思中慢慢建構起來，試圖創造一個活動、課程去學習與部落相關的事宜。每一年辦理成長班，對於課程的目的及期待，在參與部落公共事務中不斷的調整，原本只是透過成長班這明確的交集，認識 Likavung、學習文化，然而我與好友，卻希望透過這個連結，將文化學習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三、歲時祭儀與活動概述

Likavung 部落歲時祭儀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項是小米相關祭儀，包含小米播種、除草、收穫感謝；另一項則是年祭系列活動，有少年祭、大獵祭、除喪祭儀及歡慶新年。一年中除歲時祭儀外，還有至發祥地祭祖，以及父親節、母親節、成長班等例行活動（見表 3-1）。

¹⁵ 巴拉冠委員會主要是針對祭典相關活動籌備而設立，不是立案組織，透過部落會議討論及改選主任委員，一年一任。

¹⁶ 小米收穫祭：Likavung 部落小米收穫祭據老人家口述，已斷了五、六十年，2008 年為回復的第一年，但只有一天，陸續幾年已在回復小米相關祭儀，包含播種、除草、入倉、清掃部落……等。

表 3-1：Likavung 部落歲時祭儀及活動時序。

(資料來源：2019 利嘉部落文史紀錄。表格由筆者整理。)

時間	項目	內容
年底至 1 月	小米播種	播種工作一般由女性執行，男性也可參加。
2 月至 4 月	小米除草	早期卑南族婦女，以團隊換工方式除草完成農事。
4 月	祭祖	部落尋根重返祖先發祥地 ruvuwa'an 祭祖。
5 月	母親節活動	由協會舉辦例行性活動，慶祝母親節。
7 月	小米收穫祭	進行收穫感恩祭儀。
8 月	父親節活動	由協會舉辦例行性活動，歡慶祝父親節，有時會與中秋節活動合辦。
7 月至 8 月	成長班活動	國小及國、高中生的營隊活動。
12 月至隔年 1 月初	少年祭、狩獵祭、除喪祭及歡慶歌舞	少年祭在訓練少年膽識與刻苦耐勞的精神；狩獵祭為部落整體的除舊佈新；除喪祭藉歌舞去除所有哀怨，以快樂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歡慶歌舞。

Likavung 部落每年都依此時序進行祭儀活動，每一個活動祭儀都有準備工作，雖然部落族人，只有在祭典工作時才有較多接觸，部落除上表的例行性祭儀及活動外，還有不定期召開的部落會議，以及社區發展協會、文化協會辦理的其他文化或防災課程，部落族人透過活動、祭儀，相處、共事的時間可能只有短短的兩、三天，但每個月都會一同工作一到兩次，算是頻繁的聚集，參與成長班的哥哥姊姊們，也都會一同參與，共同完成相關事務。以下為部落組織介紹。

四、 組織概況

(一) 部落會議

根據 2006 年 3 月 10 日由原民會頒佈之《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部落會議為部落內最高權力機構，可議決部落公共事務，需選出部落主席，由主席召開會議，一年至少開兩次部落會議，部落會議為原住民委員會為協助部落建立自主機制而訂定之。Likavung 部落會議針對歲時祭儀固定召開會議討論及檢討，也會藉此會議詢問族人對於各種計劃申請之意見，會議均由部落主席主持。

(二) 巴拉冠管理委員會/年祭籌備委員會

1990 年左右，政府建議部落蓋原住民聚會所，但不得蓋傳統建築，於是 Likavung 部落在 2000 年重新建立會所「巴拉冠」建築，也就是現在的活動中心

二樓，建築物建立後需要部落的人進行管理使用，所以有了巴拉冠管理委員會，此委員會成員並無實質的效用，在部落會議頒訂前，部落多以巴拉管理委員會此名義召開會議，及籌備部落整年度相關祭儀活動，爾後部落族人習慣用此稱呼，雖然已經有部落會議，但部落廣播依然會使用巴拉冠管委員會報告，或年祭籌備委員會報告，這兩種稱呼。

我在此使用年祭籌備委員會此名稱，說明部落籌備祭儀活動時的情形，由於年祭籌備會不是立案團體，所以經費申請都由社區發展協會作為窗口申請，祭典結餘款會存至名為巴拉冠委員會的帳戶，執行部落整年度祭儀相關活動前，會透過部落會議選出主任委員，再由主任委員，找自己的幹部，分別有總幹事、副總幹事、會計、出納……等，依主任委員的不同，幹部職稱及事務會有所差異，一年改選一次，因此每一年執行的，並不一定可以累積至下一年，通常會在執行前，透過部落會議收集大家的意見做整理。2017 年呂家望文化協會成立後，部落年度祭儀相關活動皆由文化協會籌備，文化協會其宗旨是針對部落文化，相關事務的發展，協會成立後，凡是跟文化事務有關的計畫，都藉由此協會做申請及執行。

（三） 呂家望文化發展協會

呂家望文化發展協會自 2017 年成立，成立後不再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經費，協會理事長如同上述所說，為年祭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不另開部落會議重選，該協會幹部就是祭典籌備幹部，整年度的祭典活動，目前都交由文化協會執行，但在執行前後都需開部落會議向大家說明經費流向，及確認祭儀及活動時間流程，協會只負責執行。

此協會理監事，包括青年會幹部及女青年幹部，選理監事時，就有說明希望理監事、幹部是由中壯年及年輕人為主，是因為執行祭典籌備的人員，多以中壯年及年輕人為主，所以文化發展協會的年輕人佔 1/3，如果加會務人員（35 歲以下）就佔了近一半左右。協會除固定的歲時祭儀外，目前無例行性常態性的活動，只要是部落族人都可透過部落會議，及理監事會議討論發想而產出，也會和發展協會討論母親節或父親節活動是否要輪流舉行。

（四） 利嘉社區發展協會

利嘉社區發展協會是部落第一個有立案之組織，自 1994 年成立至今。在 2017 年之前，是部落唯一立案組織，因此如部落需舉辦活動，包括傳統祭典，凡事需向政府申請相關經費時，都是透過此協會作為窗口申請經費。2016 年協會理監事改選後，有兩位 25 歲上下的年輕人，被選為協會理事，而兩位都是成長班

主要籌備幹部，我是其中之一，而其餘理監事成員，年齡大約在 50 歲左右，是部落常參與祭典活動籌備的主要人員。

協會目前 3 個月開一次會，由各組織報告各項經費使用狀況，及計畫進行之課程狀況，也會針對協會要辦的活動做討論，協會主要辦理的活動是除部落祭典外，現階段一年會進行 2 次全部落活動，分別為母親節活動及父親節活動，也會不定期的舉辦各類講座及課程，邀請部落居民參與。協會籌備活動之工作人員，就是以協會理監事為主，如需多一點年輕人幫忙時，會透過我來動員年輕人一同行動，如需小朋友一起參與時，也會透過我和成長班籌備幹部討論，來號召小朋友一起活動。

在行政組織的管理上，巡守隊及成長班是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申請經費，因此，巡守隊及成長班都須向協會報告經費使用狀況，雖不會干預各組織如何操作，但要讓協會理監事及協會會員了解經費流向，而祭典籌備委員會不在此限，祭典籌備委員會的經費報告對象是部落所有人，所以會透過部落會議說明。

（五） 巡守隊

部落巡守隊年齡層以中老年為主，自 2007 年成立至今，目前的隊長也是 Likavung 村村長。巡守隊有固定據點，每天晚上八點都會有人值班，及固定時間巡邏部落，部落婚喪喜慶時他們都會協助交通管制，會有不定期的課程需要隊員們參加，增加防災知識，並設有土石流災害應變小組，週末會安排人員輪流去山林巡護，也會協助警方辦案，像是找登山客或是查緝山老鼠¹⁷。

因巡守隊有固定的據點，部落內較長期的課程及臨時會議，大多都會在這場地進行，因有人會固定值班，與另一個部落活動中心相比¹⁸，是使用較為頻繁的場地，巡守隊成員目前較無年輕人，大多都是 4、50 歲以上的人參與，而巡守隊幹部同時也是 Likavung 社區發展協會主要參與成員。成長班籌備幹部也有自己的空間，座落於巡守隊後方，方便討論成長班課程，但空間不大，因此在執行小朋友人數較為多的課程時，也會借用巡守隊的場地，但較常用於平日之長期課程。

巡守隊如果有活動需要年輕人協助時，村長也就是巡守隊隊長，會直接與我溝通、協調需要幫忙的事項，也因巡守隊與 Likavung 社區發展協會成員重複性高，所以在辦理社區協會活動時，成長班年輕人與巡守隊成員常會一起工作，相互幫忙。

¹⁷ 山老鼠是指擅自在國有林事業區內盜伐森林資源的人。

¹⁸ 部落活動中心是舉行祭典活動的主場地，因此活動舉辦通常都會使用此場地，成長班暑期營隊也都使用這個場地，因戶外廣場有類輕鋼架如風雨球場樣子的篷子，也有探照燈，較不擔心下雨及晚上的課程。

（六） 青年會

青年會在過去是指巴拉冠的組織，也就是男子集會所，即未婚或離婚，也就是沒有家庭的男性的居住地，主要是執行部落所有公共事務，而現在雖沒有像過去只能居住在巴拉冠，也沒有限定只有男生能參與，且在許多卑南族的部落裡，青年會有明顯的年齡階層（像是南王、知本），一樣是執行部落公共事務，雖沒有強制部落年輕人一定要參與，但青年會在部落裡還是有些許的約束力，Likavung 部落青年會與其他部落相比，較無明顯的年齡階層及分工，除國小生的男生外，大多是一同完成祭典工作，在工作進行中進行教與學，並建立哥哥弟弟長幼的觀念。

Likavung 青年會在 2009 年辦理成立大會，成立前一樣有許多年輕人在執行部落祭典工作，但沒有主要的領導者，也就是會長，因此在成立大會後，確立了幹部職稱。這時女生也被納入青年會裡，當時成長班算在青年會事務的項目之一，但在往後執行的日子裡，部落有人開始反應青年會不能有女生，當時成長班是第一屆，招生時因當時的青年會成員給家長的印象，大多是會喝酒，沒有認真工作、念書等較為負面的想法（當時的家長與年輕人的接觸及理解較少，能看到的大多是年輕人聚集喝酒的畫面，也因部分年輕人的課業不如預期，才有較多負面印象），因此讓部落家長不放心，當時女青年會副會長，聽說了家長的觀感，所以特別區隔了成長班工作團隊和青年會的不同，也因成長班籌備主要是女生負責，在這之後部落的年輕人就常常被分為，帶小朋友的女青年們及執行祭典事務的男青年們。

成立後的第一屆青年會會長在任期滿一年後，以部落對他是已婚人士為由離開會長職位，並召集青年會重選會長，第二任會長邀請我擔任副會長，但他也因為意外去世因此無做滿任期，爾後會長位置一直空著，青年會成員、階級、制度都還不完整，因此後續會長人選都是在部落會議時推選，現在（2020）是第四任會長。女青年多數並不會主動說明，自己是否為青年會的一員，雖然會找女青年擔任副會長，但大多是幫忙處理行政工作，且青年會多數只有在祭典執行期間運作，祭典活動中部落長輩皆以女青年稱呼參與工作籌備之女性，以青年會稱呼男性。

（七） 文化成長班

文化成長班自 2009 年開始，是年輕人自主發起的活動，主要透過暑假辦理活動，給國小生參加。籌備活動的是國高中生，籌備期往往會拉到一到兩月的時間，營期時間大約為一個星期，也就是說，整整兩個月的暑假，籌備的國高中生是很密集的相處在一起的。每年工作人員並無固定，主要是由第一章提及的五位

女青年負責（包括我），雖在上一段提到，我們被部落分為女青年們的活動，但在籌備過程依然是有男青年參與。

成長班在 2014 年停辦，因主要籌備活動的五位，在當時都剛好在階段轉換的時期，也就是畢業學生邁入工作的階段裡，沒有多餘的心力籌備，而另一方面認為，需要停下來檢視這五年的課程，主要籌備的五位女青年，認為雖在暑假進行了文化課程的學習，但並沒有延續至部落祭典裡，並觀察到國高中生將籌備成長班的活動，和部落日常生活裡需做的事¹⁹，有了明顯的切割，因此決定暫停一年，就在暫停的這一年，對成長班有新的發現。

2016 年後，成長班發起人都各自成為利嘉社區發展協會，及呂家望文化協會之幹部，因此時常會帶著弟弟妹妹一同參與社區活動，及部落祭儀的籌備，也會和社區協會計畫結合放進成長班課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在以情感為研究方法的主要途徑前，我閱讀情感研究相關文獻，以理解情感作為方法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並了解情感如何觀察且呈現。我所研究的田野地，為官方族群分類上的卑南族，透過卑南族族群分類的形成及相關文獻，有助於我去觀察 Likavung 部落的組織、文化、特色，而情感層面需透過參與觀察，及訪談來了解被研究者的觀點，而我也參與者之一，須將自己的情感、反思，及與其他被研究者的關係釐清及書寫，因此我除文獻探討外，將使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和自我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Likavung 部落在 2015 年將部落相關文獻，及耆老口述的部落歷史、傳說故事彙集，也將部落歲時祭儀及過去至當代社會制度的轉變敘述，我將此本文史紀錄作為認識 Likavung 部落重要文獻，藉由部落自行彙整的第一手資料，了解部落歷史、環境的改變。另外了解卑南族族群相關研究，理解雖用族群作為分類，但各部落間的文化差異確實存在，因歷史的演進及與外來者接觸的多元，形成各部落組成的複雜性，藉比較後了解 Likavung 部落自己的文化特色及組織形成；接著，透過以情感作為研究方法的相關文獻，釐清看似抽象的情感如何透過感受、行動描述呈現，並了解情感對於研究、田野的重要性，藉此作為觀察 Likavung 成

¹⁹ 部落日常生活中要執行的事務，大多為部落各組織辦理活動時，年輕人需幫忙，像是發開會通知單、部落會議時的事前準備。

長班情感，與社會文化互動的依據；最後，再以書寫及詮釋的相關文獻，說明研究者作為行動者之一的優勢與限制。

二、 參與觀察

我從 2009 年參與並一同辦理成長班，與成長班不同年齡層之成員之間的熟識度不同，但對彼此的家庭環境狀況有大概的了解，我主要以 2018 年及 2019 年，這兩年的成長班活動現場作為我的田野，我有意識的參與、紀錄的過程，多以籌備期間的工作狀況，以及活動結束後的討論、檢討、互動，我將參與成長班的工作人員分為三組年齡層（A、B、C），以直接參與其中，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方式，觀察不同年齡層間的互動，並觀察我與年齡相仿的工作人員（A），在和弟弟妹妹（C）互動上的差異。

除成長班活動外，2018 年及 2019 年的祭典活動，也是我重要的觀察時間，觀察年祭系列活動籌備期間，我和無參與成長班的哥哥姊姊，與弟弟妹妹（B、C）相處時、說話方式及互動有什麼不同，另外注意參與成長班的男生和哥哥們互動狀況，這些都為有意識、有目的的去觀察，參與成長班的弟弟妹妹是如何和無參與成長班的大人相處，最後是觀察日常生活中，我與成長班裡不同年齡層的相處狀況，將互相遊玩、誰主動約，誰被動地答應或不想參與、不回應，將其記錄。藉成長班籌備活動觀察不同年齡層間互動，進而延伸至日常與祭典活動中觀察，情感延續與參與公共事務之關聯。

三、 深度訪談



圖 3-3：報導人群體介紹

我將參與觀察到的行為做紀錄，以其紀錄作為擬訪談大綱的基礎，之後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我將訪談對象分為 A、B、C、D、E 五個群體（圖 3-2），A 群體是和我一起開始辦理成長班的大姊姊們，B 群體是從國、高生時加入，和我與 A 群體一起工作，成為成長班工作人員，只有 B2 是從小隊輔開始，B 群體直到現在（2020）都還是會一起籌備成長班，C 群體是從國小參與成長班，現在成為小隊輔（小哥哥小姐姐）帶著小朋友，D 群體為部落中壯年輩，部落事務參與相關訊

息主要由他們提供，也最常與 A、B 群體接觸，最後是 E 群體部落耆老，E1 是耆老中的年輕一輩也是 A4 的爸爸，E1、E2 是成長班開始時就陪伴著成長班的重要耆老，以下為 14 位訪談對象參考（表 3-2）。

表 3-2：報導人資料

報導人	出生年	職業	部落參與	備註
A1	1992	公	文化協會候補理事，成長班幹部	與 A2、B1 為表姊弟
A2	1992	工	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成長班幹部	與 A1、B1 為表姊弟
A3	1992	軍	文化協會理事，社區發展協會會員，青年會及成長班幹部	D3 的姪女、B2 的姐姐
A4	1992	工	文化協會會務人員，成長班幹部，社區發展協會副總幹事	E1 的女兒
B1	1993	工	2013 年參與成長班至今	與 A1、A2 為表姊弟
B2	1995	工	2009 年參與成長班至今	A3 的弟弟、D3 的姪兒
B3	1997	學生	2013 年參與成長班至今	
C1	2000	學生	2009 年參與成長班至今	與 C2 為表姊妹
C2	2002	學生	2009 年參與成長班至今	與 C1 為表姊妹
D1	1982	工	文化協會會員，男青年主要召集	
D2	1958	公	巡守隊隊長、民意代表	
D3	1970	工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A3、B2 的姑姑
E1	1952		部落耆老	A4 的爸爸
E2	1934		部落耆老	

A 群體的訪談大綱以成長班開始至現在的轉變為主，並針對不同人增加不同的提問，A1 目前在外縣市工作，他是 A 群體中最早訪談的人，但此訪談因我的問題設計不好，因此訪談內容不理想，所以，A 群體後來的訪談大綱是以 A1 的訪談內容作修改。B 群體加入成長班的狀況都不一樣，所以 B 群體的訪談大綱大

多是針對個人去做設計。C 群體、D 群體、E 群體的訪談大綱以群體為主，少部分針對個人設計提問。不同群體的訪談大綱如附件。

四、 自我民族誌

自我民族誌是民族誌與自傳的結合，是由內部人的觀點作為書寫，將個人經驗融入研究的一種方式，自我民族誌主要強調了研究過程、自我及文化（何粵東 2005）。是研究者研究自己所屬群體的一種方式，將自己的群體解釋給其他人理解，而自我民族是研究者的直接參與，和被觀察者間的相互作用，著重在情感與身體行動的描述（Ellis 2001）自我民族誌的優勢在於，可以清楚的解釋只有內部人才瞭解的情感，主觀及個人參與反而成為了更深入理解民族誌的方法，沒有訊息是可以完全被客觀的收集，都有可能受到環境或個人的影響，在容易進入研究場域的同時，研究者本身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對日常的敏感度（Hayano 2001）。

因此，我所敘述的田野並不會是絕對客觀的，我必須將自己的情感、情緒考量在其中，並不是因為用情感作為途徑觀察的關係，而是在做田野的過程中，我們本就有可能會被田野中的情緒、情感所影響，而當我們意識到這層意義時，我們就能反過來理解我們如何處理或解讀他人的訊息，這反而成了我們理解被研究者的資源（Hedican 2006），筆者作為直接參與者，必須時刻的考量到我自己與其他被研究者間的關係，這份關係可能因有情感的基礎，讓我快速理解並收集大量的訊息，也可能因為這些情感，讓我認為情感的陪伴比我的研究更為重要，因而錯過了田野中的訊息。我在田野中的位置或許是優勢，可能只有我這個身在這環境、關係的我，才能觀察到這些情感的交錯及延續，是鑲嵌在我們的文化實踐裡。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由於筆者為被研究者之一，可能會有些盲點，觀察過程中忽略了其他組織與成長班的互動，但會以三角檢測的方式來解決研究者詮釋觀點是否有恰當，透過研究者本身、訪談對象閱讀筆者詮釋觀點，再對內容做建議與指正，以及指導教授作為第三者檢測，經由不同的角度審視研究者詮釋的觀點，來解決研究者過於主觀的可能性。而身為女性這個限制，讓筆者無法如同男性與男性學員互動，而忽略了男性回到日常及祭典中的文化實踐為何，但筆者可以藉由訪談，及集體相處時的參與觀察，理解男性間及與女性間的情感與日常。

第四章 Likavung 部落文化成長班

成長班活動是我與 A 群體，五位年輕人，共同討論後決定嘗試舉辦的活動，從 2009 年開始至今（除 2014 年外），每一年的活動內容、操作方式，會因不同的成員組成而有所調整，不變的是活動內容、課程都是由年輕人主動規劃，活動時間皆在暑假舉行。年輕人在一同策劃課程與籌備過程裡，會一同學習歌謠、編織、拜訪耆老及中年人，凡是與課程相關的所有工作，都由年輕人一手包辦，並透過籌備課程進行練習與掌握之後，將學習到的知識內化，再教成長班的小朋友。

第一節 成長班的基礎

在辦理成長班活動以前，除部落祭儀和社區活動之外，部落裡各年齡層極少有機會能熟識彼此，熟悉的大多是自己的同學，頂多同校的學長姐或學弟妹。因此成長班剛開始時，我與 A 群體與弟妹的工作方式，多半是仿效跨部落的方法，一起工作都是以組別、組織方式做分工，有營長、副營長、組長、隊輔，層層分明、工作責任明確的組織化、制度化的模式，像是公司裡的上司及下屬的分層，就連課程內容、操作也都是按照跨部落的模式，如第一屆課程（見表 4-1）內容規劃傾向以講師為主，工作人員只負責將講師需要的材料準備好，但不會要求自己要先做過一次，或瞭解講師打算如何操作課程，但參與的工作人員都會一起準備材料；像是月桃編織，大家會一起去採集、處理月桃，除非教課的講師有要求工作人員需要先學會，大家才會再找一個時間學習；像是歌謠舞蹈教學，講師要求工作人員必須先練唱，才有能力協助帶小朋友，因此成長班剛開始辦理時（2009–2011），工作人員只和課程相關的講師與小朋友，有較多的接觸與認識，剛開始在做課程時，課程與課程之間不會有連貫性，像是採集完野菜要學日語會話，同時也會希望小朋友在一、兩個小時內完成，且擁有成品。除手作是互動較多，並產出一個自己的作品外（如表 4-1 中 DIY 課程），其他課程較傾向認識、接收知識，工作人員也屬較被動地學習，只有在籌備、辦理活動這件事情上較主動。

許多的文化知識、技藝的學習，看似是為了讓活動順利而努力，是否真的了解每一個課程或祭儀的含義就不太清楚了，課程的設計多以參與跨部落活動的經驗去安排，神話故事、歌舞教學、大地遊戲及傳統美食製作等課程，甚至是成果晚會大多都是模仿當時跨部落的活動課程。我與 A 群體藉著在跨部落的所學，對

文化的認識與想像，都放進當時（2009）的成長班課程裡，以看得見的學習為主，像是完成一件作品，或者是學會唱一首歌謠，並且認為這樣的文化學習能夠被延續，同時也忽略了與未參與跨部落的弟弟、妹妹一起工作的模式。

表 4 -1：2009 年成長班課程表

08/24			
時間	項目	內容	備註
09：00～09：10	報到	相見歡	各小隊輔
09：10～10：00	小組認識	分組	各小隊輔
10：00～10：30	開幕儀式	部落長老祈福活動順利圓滿	各小隊輔
10：30～11：30	互動；隊呼；團康	各組隊員自我介紹熟悉彼此	各小隊輔
11：30～13：00	休息時間	午餐	各小隊輔
13：00～13：50	神話故事	戲說部落文化歷史傳奇	孔俐舒
14：00～16：00	尋找舊部落	以大地遊戲方式尋找舊部落	李昕鞠
08/25			
09：30～11：30	採集野菜、製作傳統美食	認識野菜及料理方法	主講人：許平相
11：30～13：00	休息時間	午餐	
13：00～13：50	日語會話	日語基本會話及童謠	高靜怡
14：00～14：50	山豬獵人	撒可努大哥演說	
15：00～16：00	Semenay&Muarak	傳統歌舞教學	主講人：乙莉伴 主講人：斯乃決
08/26			
09：30～11：30	小小記者	訪問耆老關於部落歷史並由耆老述說部落故事	各小隊輔
11：30～13：00	休息時間	午餐	

13：00～13：50	影片欣賞	部落紀錄片觀賞及心得分享	江郁喬
14：00～14：50	課業輔導	協助完成暑假作業	各小隊輔
15：00～16：00	Semenay& Muarak	傳統歌舞教學	主講人：乙莉伴 主講人：斯乃決
08/27			
09：30～11：30	DIY	採集月桃葉，親手編織工藝品	主講人：麥秋珍
11：30～13：00	休息時間	午餐	
13：00～13：50	成果展籌備討論	各小組討論成果 show	各小隊輔
14：00～15：20	舞動人生	國際標準舞入門－Rumba	李長榮大哥
15：30～16：20	以舞會友	傳統歌舞蹈與國際標準舞的交流	李長榮大哥
08/28			
18：00～21：00	成果展	各小組表演、工藝品展示、傳統歌舞、國際標準舞、結業式	各小隊輔

課程中除了日語會話、山豬獵人、舞動人生外都是以跨部落經驗去做編排，第一天的團康、互相認識，根本不適合小朋友，因為國小的孩子們都互相認識，是我們這些哥哥姊姊不認識他們，每一項課程進行，如同學校上課，有老師教授課程，只是將數學、英文等科目換成月桃編織、歌謠學習，而這種一節課約莫一小時的編排方法，是以跨部落活動經驗及學校課表的方式安排，課程的準備會因為時間有限而被框住，像是月桃編織就必須先將材料準備好，介紹材料後開始手作，無法透過課程了解月桃葉成為材料的過程，採集野菜、製作傳統美食也是必須先將野菜準備好，認識植物及名字，採集的時間變得較短暫，因此較無法透過一次課程就能在很多植物中發現、認識野菜。

各小隊雖然都以混齡方式分組，但在各課程學習中沒有太大效果，A 群體與我都是工作人員，機動組、主持人、講師、營長、副營長等，各小隊輔多是國、高中生的弟弟妹妹，因此在活動進行時，A 群體與國、高中生的互動較少，但不

管是工作人員還是小隊輔，和學員（國小生）的互動都是較為頻繁的，反觀工作人員與各隊輔間的相處比較以工作為重，如有剛加入的弟弟妹妹、同儕就介紹一下，誰的工作沒做好就檢討，似乎比較在乎的是工作的完成與否，較無顧及大家的心情。報導人 A1 在說起當時與弟妹工作情形，曾提到：「開檢討會可能多少也有受到跨部落的影響，就是跨部落檢討會的方式，所以我們就會理所當然地覺得檢討會就是那個模式。（20190427 A1 訪談紀錄）」這樣的相處模式對弟弟妹妹來說似乎較為嚴肅，害怕被罵也害怕發問。而我與 A 群體也不太著重工作人員間的相互認識，如果突然有新的弟弟妹妹加入，就會看當下哪裡需要幫忙，就叫他去哪裡工作，可能幫忙拍照，或去廚房幫忙，同時也認為都是同部落的人，本來就認識，而且只有少數工作人員沒有參與活動籌備，所以就更自然地認為沒有必要先互相認識對方。

籌備成長班活動的過程中，也經常以開會的形式追問各組別的工作進度，我與 A 群體最為密集的一同相處且討論，但國、高中生的工作人員與我和 A 群體間卻很少互動，我在乎的似乎只有活動、工作的進度，以及與熟識的 A 群體一起相處，但在面對國、高中的弟弟妹妹時，看到的只有活動的籌備進度，就像跨部落籌備會一樣，因為大家清楚跨部落是各部落分工，所以籌備會的見面就是了解對方的工作進度，也因為不同部落，所以平常的相處就不多，但跨部落籌備會通常是一天或兩天一夜，時間較長，會將互相認識的活動、小遊戲安排進來，可能是去補足不常相處卻要一起工作的尷尬。而我與 A 群體可能習慣這種工作模式，但因為是同部落所以就不會刻意把籌備會的時間拉長，反而希望會議能有效率的回報進度，進而繼續下一步。

現在回頭看，發現辦理成長班活動的初期，幾乎所有的操作模式都是仿效跨部落形式，但當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反而很理所當然的認為活動就是這樣辦，籌備、開會、執行、檢討會，卻沒有注意到我與 A 群體間的相互陪伴、加油打氣，只是仿效著跨部落的哥哥、姊姊是如何和我們開會及工作，因此辦理成長班時，我與 A 群體常常給弟弟妹妹壓力，很急著要他們完成什麼，報導人 A1 說起辦理成長班初期，帶弟弟妹妹一起工作的狀況：

我的感覺是壓力來自於上面，如果我做不好會不會怎樣，所以我們更不能讓弟妹做不好的感覺，其實那時候 F 姐給我們的壓力，我自己覺得蠻大的，他不會跟弟妹這樣講，但他會把我這幾個大的找去說，他會說我不知道這個活動為什麼要這樣，你們為什麼不怎樣怎樣，他會跟我們講說他看到的活動狀況，誰怎樣，你們應該要去告訴弟弟妹妹什麼的感覺，就是我們已經是場控

了，但我們上面還有一個在盯一個全場的。而且那時候我覺得 F 姐給我一種，覺得這個活動是他要負責任的，畢竟是他帶我們，別人都在看著他之類的，而且那時又剛成立青年會，很多人都在關注，我覺得他自己也有壓力。
(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F 姐當時剛回到台東工作不久，因時常看見我與 A 群體在部落忙跨部落活動，以及參與部落祭儀，對於我與 A 群體有著很多的期待，當時部落青年會剛成立，他也是青年會的幹部，而我剛好面臨高中畢業即將離開部落的可能，於是我將收到的經費補助款，以及和 A 群體想辦理成長班的想法託付給他，而當時的我與 A 群體，對於向政府部門申請經費及核銷，完全沒有概念，我們從跨部落學習到的就只有「辦活動」這件事，於是 F 姐擔任了第一屆成長班的總召，和部落裡的大人請教寫計畫、經費核銷等行政，甚至是到國小拜訪與成長班合作的可能，這是他第一次辦活動，而且也是部落第一次辦成長班，因此有許多人在關心，他給自己的壓力也很多。

A1 當時感受到的壓力，對我並沒有太大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我與 F 姐時常聊天，但 A1 因為感受到 F 姐的壓力做事變得更小心翼翼，認為自己不能做錯事，A 群體間雖然時常聚在一起，為彼此分擔工作上的困難，但在面對弟弟妹妹時，卻分工明確，將他們沒做好的地方一點點破，一個一個檢討，也因 F 姐會參與檢討會，所以更要將他對我和 A 群體說的話讓弟弟妹妹了解。而當時不管是 F 姐、我或 A 群體，對活動似乎都有一個好的標準，如果沒有做到就會覺得生氣，會覺得事情沒有做好，課程時間為什麼會延遲？前一天要準備的東西為什麼沒有檢查？只要活動當下出了一點狀況，就會覺得事情沒有做好，報導人 A4 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就是急，急著想做好，我沒有兇，只是我很認真的臉很臭吧。我就是覺得就是要把一件事做好，我們很急，那種兇不會是對人啦！就是對事情啊！會覺得已經講了還這樣？(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A4 認為自己沒有兇弟弟妹妹，只是因為已經教過的事，或者開會講過的事，應該就不能再犯，比方說已經說好小隊要集體行動，但看到小朋友落單沒有跟著小隊時，就會認為是弟弟妹妹的問題，沒有將說好的事情放心上，當時我也認為對事情的要求、情緒不會波及到弟弟妹妹身上，但其實就算知道是在講事情，做不好事情的人還是會覺得自己被罵，而感到很挫折，如果沒有太多相處經驗，就

更不會知道我與 A 群體的說話方式，或真正希望他們接受到的意思，而 B1 在回憶剛參與成長班時說道：

與姊姊們相處之前會覺得可怕，相處之後就不會到可怕，那個可怕就是我們小時候對哥哥姊姊們的印象，就是姊姊們哥哥們（加重語氣），但在相處後，才開始覺得姊姊們哥哥們也沒有這麼可怕啊。那時候不是每天都有檢討會，其實煩的時候就是在檢討的時候，因為我沒有參加到前面，所以我第一次參加等一下要幹嘛我都不知道，我都問其他人說：「我們等下要幹嘛？所以現在是怎樣怎樣？然後那個人是誰？」這種事我都會問，我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你們在檢討的時候很嚴肅，我就在旁邊聽，然後我也不知道你們在檢討什麼的感覺，因為我沒有參加什麼前面啊，我就突然加入的，而且我也不是第一天到，我好像第一天還是第二天的下午才到，所以我是空降。因為我聽不懂也就沒有壓力，就覺得大家好累唷。以前成長班的檢討會都比較嚴肅，可能大家都還在找我們要怎麼相處跟怎麼處理這些事情，所以就是比較制式化的檢討，那時候真的是蠻嚴肅的，我們會針對每一項事情來檢討，甚至會罵人，也不是罵人，就是會說：「啊你到底在幹嘛？」這種，比較直接的講法，我的個性本來就是那種嘻嘻哈哈的，所以雖然很嚴肅，但我在聽的時候講的時候會比較用談諧幽默的方式表達跟解讀，所以對我來說檢討會，嚴肅是嚴肅但我的心情是比較輕鬆的，但是是真的蠻嚴肅的一開始的檢討會，可能是因為我太樂觀，那時候的我都很樂觀覺得每件事情都是該被檢討的，就是不要讓他變成壓力，而且我跟大家在一起是很開心的，所以就不要很累。（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認為是因為他的個人特質將壓力自行消化，但就如 B1 所說他是空降，B1 會參與成長班主要是因為 B2 的邀請，我不認為 B1 是因為他的樂觀，才沒有將檢討變成壓力，我認為是因為當時的他與我和 A 群體都不太認識，加上他沒有參與活動籌備，所以對活動的好壞不像其他人一樣，有一個標準或想像，因此他並不會將這些嚴肅的檢討會放在心上，反之 B2 參與活動前置，對於活動和自己都有期待，於是在回想當時檢討會的情形時，B2 很快地想情當下的緊張及壓力並說

當下的我一定是覺得「齁～又來了！」可是某一個層面會想說，會有問題就代表你們看的方向不一樣，大家著重的點不一樣，或者可能有一些是小事我們忽略了但你們看見了，你們就會提出，那時候很小心翼翼地做這件事。

就會想說，完了等下檢討會又會發生什麼事。但那時候被唸完，好像也是摸摸鼻子就算了，應該說那時候會提出問題，就代表這個問題，對大家來說也是一個缺失，或者也是一個沒有著重的點。當然也會安慰被罵的人阿，就可能會安慰就講說，那我們明天或者接下來就這個事情，我們沒有看到或忽略的事情把它做好。也會講說姊姊他們為什麼都那麼嚴肅，都要搞得人家這麼緊張，就是很怕又是自己做錯事，就會（深呼吸）來了。那時候沒有想說要跑掉就是想把事情做好。（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B2 與 A 群體、我認識的時間較長，且一同準備活動、課程，因此知道我與 A 群體當時是以活動的完整度為優先，透過 A1、A4 在敘述成長班一開始的情形時，可以知道當時對活動辦理有許多標準及想像，再把這些加諸在弟妹身上，檢討的時候常會講說哪一組的小朋友太吵，或者為什麼沒有聽主持人講話，你們在旁邊是在發呆嗎……等等，而這些話都會當著所有人的面前一起說，也發現就算是半途加入的 B1 也會在還不清楚活動內容的狀況下，一起被檢討，而 B2 參與時有許多一起的同學，所以他們反倒常因為被罵完而互相安慰彼此，會偷偷的唸姐姐們來舒緩心情，也會給對方鼓勵，一起去找方法把隔天的工作繼續完成，像我與 A 群體之間，但這樣的相處並沒有發生在 A 群體與 B 群體間。A 群體辦理成長班活動初期（2009-2011），也都有著家裡人給的壓力，大多是因為高三升學時，或讀大學後放假回家卻不常在家等理由，也時常被家裡人質疑「做這些活動有什麼用？」很多人耳語，家長不看好、不接受，A1 當時就經常聽到家裡人要他不要參與的話語

那時候我們只是學生，我們要帶小朋友所以那些保險什麼的都是我們自己要去用。後來，又面臨到我們要升高三，升高三以後就只剩下一年的時間，那時候 A2 和 A3 都讀東女，家裡人的期望就是他們要讀好一點的大學，然後就覺得我們應該都先好好讀書，怕我們未來沒有學校讀之類的，就覺得我們應該要專心在課業上，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們不太會跟家裡溝通，因為我們都會覺得，我們沒有做什麼，我們一樣有去上學讀書考試那些，只是說我們除了那些時間外，去做我們想做的事，家長都會覺得我在浪費時間，他們會覺得就算你不做別人也會做，別人是誰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那個期間我們不懂，所以會花很多的時間聚在一起，去做討論說要去找哪些人，畢竟就我們五個人就慢慢拉人而已嘛。我覺得我們一開始花了很多時間去找人，去跟大家相處，我們自己去搜集很多資料，對我們來講我們收穫很多，但是對家人來講為什麼

你一天到晚都往外跑，就是沒有好好待在家裡，家裡有什麼事要幹嘛幹嘛的時候我們都在外面，那時候的感覺是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真的很多時間都不在家，所以換個角度想家人當下有那麼大的反應，不是說我們學壞，而是說我們太認真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沒有考慮到家人的感受。（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藉著跨部落看見文化參與的重要，也獲得了自己完成活動的成就感，認為彼此是在做很有意義的事情，所以當家裡人覺得我們是在浪費時間時，就會感到憤怒、難過，同時也會覺得一定要把活動做好，讓自己也讓家人相信，辦成長班活動不是浪費時間。在活動籌備的期間，身為子女的 A 群體會找一些方法，讓彼此不要因為辦理成長班而為難，A1 就有提到「A4 的爸爸比較不希望他一直出去，就變成很多時候我們就要一直去他家，讓他爸爸看到我們，確定說他真的要去哪裡哪裡，我覺得那時候家長對我們的信任度不高，看到我們就會講說你又要去哪裡。（20190427 A1 訪談紀錄）」當我與 A 群體知道 A4 的家人因不理解他在做的事情，而產生不信任感時，就很快的討論出，去他家籌備成長班，體諒他被禁足但想參與的心情，也想試圖透過在他家討論的過程中，讓他的爸、媽聽到，讓他爸、媽能夠多理解這個活動一些。而 A1 自己也有遇到左右為難的時刻

那時候有跨部落也有成長班，像我們成長班忙一忙，成長班前面不是有跨部落嗎？有一年像南王那一次，我就沒辦法參加，因為我媽就說要嘛你留在這裡幫忙成長班，要嘛我就只能去跨部落，對我來講很難抉擇，我就會抱怨為什麼不能都參加，我覺得我又沒有學壞。那時候他們就會說，你媽真的沒辦法你就擇一，最起碼你還可以做到其中一件事，你沒辦法參與我們可以跟你分享之類的，或者是給你看影片，跟我聊天會說跨部落怎樣，然後安慰我說就是最起碼你成長班有參加到啦，不是說沒有下次再參加跨部落，我們就會互相調侃互相安慰。（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A 群體會因為彼此家裡的反對、爭執，而和彼此抱怨、訴苦，有時會跟著一起講「我家也是！」但在看似集體抱怨後，還是會安慰對方，但安慰用的字句不是「我們要繼續加油！」看起來較正向的表達方式，而是像 A3 就會很認份，語氣帶點無奈的說「哎～就是這樣啦！」然後再進一步的想辦法，尤其是 A4 時常會遇到被家裡限制出門，懷疑的聲音，漸漸的，也會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應該繼續和大家一起

會碰到一種，我是不是應該要先專注在我的課業上面，這件事先不要用，一定會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你看到大家一起在做事的時候，那感覺就不會在啊。訴完苦就是一種，好啦還是要做啦不然勒，就不會說加油，就是我講我覺得怎麼樣的地方，他們也會說對啊！就是怎樣怎樣，講完還是要做啊，講完心情會比較舒服啊。可能真的就那一分鐘那幾秒說，真的我們是這樣的感覺，可是之後就是那種，我們都知道，就是大家都會一起。（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就如同 A4 說的，在訴苦的當下，會講一些很難聽、情緒的字眼來發洩，好像自己真的很討厭自己的爸、媽，很討厭閒言閒語的大人們，但在說完後心情就會好一些，會看見 A 群體的大家，會知道大家都會一起，一起將事情完成，一起面對這些壓力，我與 A 群體也明白，這些抱怨不會讓彼此的家裡人有所改變，像 A1 就說的「我們互相抱怨，但我們沒有那麼抱怨，家人講的就是那些，你為什麼不常在家，講的都蠻類似的。互相講一講就會想說，偶爾還是在家裡乖一點，不然就是慢一點再出來。」家人的反對並沒有讓 A 群體放棄籌備成長班，反而為了讓彼此都能參與，想辦法的調整時間，A1 就有說到，當時會互相幫忙彼此的工作「我們不是有分工嗎？如果我今天抱怨說我家怎樣怎樣，你們先開始，如果可以我再過去，我們會互相照應對方，還會看時間，什麼時間點誰的家裡人會爆發。（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當時，家裡反彈較多的是 A4 和 A1，因為很喜歡和大家在一起的感覺，所以就會想辦法創造一起做事的機會，所以互相幫忙互相體諒，一起完成準備工作。透過和對方訴苦家裡的不認同來抒發情緒，在每一次互相的過程裡，關係變得緊密，因為我們不只是一起做事而已，我們甚至參與了彼此的生活，了解對方家中的狀況，盡自己所能的幫忙，說完自己的困難後被支持，且互相安慰的說還是要把事做完這種心情，讓我們彼此很能感受到「一起」的感覺。但我與 A 群體的熟識都是從參與跨部落後才開始的，A3 在回想時說到

我忘記我們什麼時候變很好的，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跟 A1 不是很好，那時候跟 A4 本來就同班嘛，那時候 A2 有點孤僻他都在讀書，那時候都會講 A1 很奇怪，雖然現在也是，後來高中的時候嗎？我有點忘了，我是國三的時候

跨部落的嘛？從那時候開始吧，比較熱絡一點，好像有共同的一起要煩惱什麼事的時候，才有比較熱絡一點。（20190506 A3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因為參與跨部落而時常一起做事、相處，也因為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與文化相關的活動，變得會討論更多與部落相關的事情，也因為辦理跨部落活動，讓我們彼此相信，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一點什麼，就像 A3 說的，共同煩惱某件事並一起解決、一起完成的過程，讓我們花很多時間再和彼此相處、分享，了解對方。A1 和 A4 也有提到

A1：在參加跨部落之前，我們沒有那麼好，我忘記那時候是誰找我去參加跨部落，因為我去的時候，我嚇一跳！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那時候不是要練舞，在教會討論，後來才開始慢慢熟的，這個期間真的很奇妙，參加跨部落帶動了我們這幾個，到後面那一年的年祭，我們一起參加，就是跨部落後面的我們都會一起，那時候還有去教會，他們也會一起去，變成說不管做什麼都會想到對方。在這之前沒有在相處啊！沒有在講話，好像也沒什麼打招呼，就只是同學。完全沒有互動，有互動但也是很少。我那時候比較熟的就是 A2，因為從小我們就是親戚，我們家裡人會聚在一起。跨部落過後，我們認識了很多所以我們就會去討論這些事情，還沒參加前就只會聊表兄弟姊妹啊~要聚餐啊~你在學校怎樣~什麼之類的這樣。（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A4：我印象中是因為跨部落才開始慢慢開始熟識，我跟 A3 比較好，但我們的好不是說心事的那種，我會跟 A3 聊但不會聊很深。就是共通的東西你就比較多東西可以聊，後面慢慢就是跟 A1、A2 比較要好，就是慢慢做成長班開始，才會想說出去玩的時候會揪一下。（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是因為透過參與跨部落，才開始熟識，也因為跨部落讓我們開始對自己的部落感到好奇，我認為我與 A 群體辦理成長班，有部分的確是受到跨部落的刺激，但有更多可能是因為我與 A 群體很喜歡一起做事的感覺，就像 A2 曾說「我其實對於要辦成長班還是跨部落都沒意見，我只是覺得能夠這樣和大家一直聚在一起，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很好。」所以我與 A 群體享受著一起做事的感覺，也享受著完成一個一個活動的成就感，也因為這些長時間的相處，讓彼此能夠說自己的煩悶、難過，一起感同身受地為對方煩惱，而這些不管是家裡給的壓力，或者是比我們大的哥哥姊姊給的壓力，都讓我們執著於眼前的活動，

想要把活動辦「好」，於是忽略了與弟弟妹妹們的相處，反而認為彼此是就事論事的再處理事情，把活動出現的問題解決，讓活動順利進行，就是我與 A 群體最在乎的事。

第二節 成長班的可能

成長班活動執行至 2011 年時，我與 A 群體察覺，小朋友沒有隨著參與成長班活動，一步一步的成為工作人員，反而都在國小畢業後，順勢的離開成長班，我與 A 群體在每一次籌備成長班活動時，都在重新找願意一起辦理成長班的國、高中生，也發現參與成長班的國、高中生，並不會和我們一同參與部落祭儀，這與我和 A 群體想像中，希望能透過成長班達到文化實踐、傳承的嚮往差好大一截。同時，也發現高年級的小朋友，參與人數逐年減少，於是我與 A 群體開始互相問彼此「為什麼？」，我們的為什雖然沒有在短時間內找到答案，但我們開始做很多種推測，也開始嘗試在課程內容上做一些改變，希望能吸引到高年級的小朋友，及國、高中生。

於是，2012 年時成長班課程做了一些調整，增加了高年級課程，在成長班營隊開始前，先帶著高年級一同準備，成長班部分的課程，讓他們不用因為要配合低年級，而學習對他們來說較簡單的事，這一年主要做的是傳統服飾階級調查，以及 DFC 挑戰²⁰，A 群體帶著國、高中生拜訪部落耆老，詢問服飾階級，讓國、高中生當模特兒，詢問傳統服飾階級後進行穿搭，讓國、高中生覺得有趣的同時進一步的認識階級服飾。報導人 A2 在回想當時辦理成長班活動時說到：「一開始的課程大部分都以利嘉為主，後來就會慢慢增加外面的行程，或和文化沒有直接關係的課程，會加入一些我們覺得好玩的東西，我認為應該是因為我們跟不同人接觸的關係吧，像 DFC、偶劇團啊……」2009 年的課程以利嘉為主，2010 年前往南王部落、2011 年前往史前館及 2012 年的 DFC、偶劇團，這些看似與文化無關，其實透過參訪南王部落，了解與利嘉不同樣貌的卑南族服飾和建築，參觀史前館是當時有部分展覽與部落孩童有關，而 2012 年的 DFC 挑戰，孩子好

²⁰ DFC：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簡稱 DFC 挑戰）是 2009 年由印度河濱學校創辦人瑟吉校長(Kiran Bir Sethi) 於 TED India 大會分享的活動，校長提倡藉由四個簡單的設計思考步驟：感受、想像、實踐、分享，引導孩子學習人生最寶貴的課題：「不斷嘗試的自信心」，並讓孩子活用所學知識，積極解決生活周遭問題。資料來源：<https://www.dfctaiwan.org/> 2012 年成長班有帶領還參與活動，當時有得獎並帶著孩子一同前往台北領獎。

²¹ 偶劇團：台原偶戲團，當時正在推廣，自己部落的故事自己演的光影課程巡迴計畫。透過排戲、做道具、認識光影的同時認識自己部落的故事。

奇的全是與卑南族文化相關事務，當時有其中一組人發現只有台東有卑南族而感到神奇，所以想要讓更多人認識自己的族群，而開始聯絡表演場地、勤練歌舞，孩子也透過偶劇團的排練、製作道具、演出，了解了卑南族的傳說故事。這些看似與文化無關的課程，都是學習與文化相關的課程，只是教學、認識的方式，不同於第一屆辦理時的樣貌。

這些課程操作方式的改變，針對的都是參與活動的國小學員，不管是將文化課程的時間拉長，還是區隔高年級和中、低年級，這些都是為了吸引國小學員，期許他們覺得成長班好玩、有趣，我與 A 群體也在這一點一點調整課程中，發現其實只要陪伴著小朋友，不管是玩樂還是學習都很好，只要能有一段時間和小朋友一起相處，好像就已足夠，那時的我們，認為陪伴是成長班裡最重要的事，而這份陪伴也只針對國小學員，對於與國、高中生相處、共事，我與 A 群體只有認為要增加他們做事的能力，於是開始嘗試做國、高中生的課程，以為做幹部訓練課程，就能吸引國、高中生參與，認為至少不是只是叫他們來做事，而是參加活動、學習，但參與活動的國、高中生並沒有增加，並在 2013 年辦完成長班後，決定先停辦成長班，我也感受到，成長班與其他團體、組織，似乎慢慢疏遠，我一直以為，在成長班和國、高中生所建立的情感，能夠累積至日常並且一直延續，也以為將成長班課程規劃成與日常有關，就能延續在日常生活中，並延續至歲時祭儀裡，但成長班和其他年齡層、歲時祭儀有了明顯的分割。

A 群體在當時（2014）剛好正面臨畢業與就業轉換的階段，無心參與成長班的籌備，而一直待在部落的我，也因為沒有同伴一起而感到無力，且參與跨部落的弟弟妹妹，因為跨部落課程討論出，他們想改變的問題，就是要在平常的生活裡，時常聚在一起，不是只有在成長班或祭典時才聚在一起，雖然當時（2012-2013）他們說好一個月要聚會一次、聯絡感情，這件事情也沒有進行的很順利，但我卻看見大家在成長班外的時間，邀請小朋友一起到學校玩，或者高中、大學的哥哥姊姊們會自己約出來聊天、看電影，可能是弟弟妹妹讓我看見，日常中互相陪伴的可能，而讓我覺得暑假的成長班活動，不一定要辦理，畢竟那時的我認為，成長班最重要的是陪伴，如果平常就能做到，那暑期的成長班就沒有必要辦理的必要，因此我與 A 群體決定先停辦，並且認為如果成長班活動，是大家都覺得重要的事情的話，那一定會再辦回來，如果沒有辦回來，那也只是確認成長班，只是我與 A 群體的堅持而已。

在 2014 停辦的這一年，我反而看見了我與國、高中生日常中的陪伴，雖然從 2012 年後，大家就經常相約運動、看電影、玩大富翁、逛夜市……等等，除了籌備成長班活動外，也會集體去參加其他營隊活動，但在休息的這一年，我卻

有更明顯的感受，或許是因為沒有辦理成長班的緣故，讓我與弟弟妹妹之間的關係更為輕鬆，至少我們之間沒有需要討論的「工作」，和要關心的「進度」，讓我重新思考與弟弟妹妹的關係。在 2014 年的暑假過完後，B1 有了想重新辦理成長班的念頭

我想要拉更多像我這樣，住在利嘉的人，我覺得成長班是一個很好的跳板，你不只跟小朋友相處，你還可以跟一群就是同年紀的人認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進入，回到部落很好的一個方式，就覺得不能斷，可是當下又覺得很無力，因為大家好像都沒有，就是你們，我覺得那時候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幾個主要的人畢業了、工作了，時間沒有那麼多，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出一點力，跟你講了之後我就立馬去找人。（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向我提出了想辦理成長班的想法，但我當時沒有覺得很感動，反而跟他說如果找的到人就都可以辦，也請他自己寫看看計畫書，但他透過成長班，熟識的是與他同年齡，和我及 A 群體，因此他光是在找尋工作人員，就已經感到氣餒，也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要繼續。

我本來想得很遠大，像是我們要唱完幾首歌要做完多少事情，那時候討論就想得很遠大，那時候在做準備工作的時候，發現我們才三個人至多四個人，可是這些事情，可能是要十幾個人才能做，信心就慢慢的被打擊、打擊、打擊、打擊到最……就只能選上課的感覺，就覺得好無力唷～很氣餒，我不會覺得我做這件事情是錯的，這件事情不是錯的，可是我會覺得我下這個要籌辦這件事的決定是對的嗎？在這個情況下，就是信心打擊到氣餒變成懷疑，因為氣餒我覺得是那種不行我還是可以，但是懷疑就真的是……那時候不會覺得做這件事情是錯的，會覺得做這個決定是對的嗎？（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當時與我討論課程似乎無法辦成營隊形式時，我還覺得這樣很好，因為我們就有機會看見成長班不一樣的辦理方式，但對 B1 來說卻是很挫折，當時的他希望能將課程和小米祭結合，要學會小米祭相關的歌謠「那時候我有一個很大的理想，是要把所有小米祭的歌學起來，還有一些小米傳統的事情要學起來，這些事情對小朋友來說真的很難啊！我就是在硬塞東西給他們，那時候成效也沒有很理想，就是因為我太想要讓大家趕快認識小米祭，快點把歌學好。（20190608 B1 訪

談紀錄)」當時（2015）成長班活動執行時，他與我和 A 群體一樣，對成長班、對小朋友都有很大的理想，像要透過成長班更了解祭典、文化，但他因為沒有夥伴能夠一同執行，而不斷更改，成長班操作的方式，「那時就我們三個，那時我就有一點力不從心，因為我那時也是蠻忙的，在討論了之後，因為他們還是學生，他們也有課輔，所以他們後來就跟我說『哥，我們沒辦法，我們只有晚上有空』，然後我想說如果我要辦整天的，那早上就只有我一個人，就覺得很可怕，所以我們就辦晚上的，把時間拉長一點什麼的。（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在與我討論後決定辦近兩個禮拜的成長班，在小米祭前兩個禮拜開始，每天晚上二到三小時練歌、上課，也安排了一兩個白天，帶著小朋友去準備小米祭，也去採花、練習編花，也和婦女們一起包 inavuy，準備小米祭的食材，我也開始學會鼓勵他，也安慰他，要他不要把事情想的太完整，這樣就會少了很多其他人的想法，但其實透過這停辦以及他們願意再辦的這兩年，我發覺我多了很多能夠一起做事的 B 群體，我不再只是想和 A 群體一起，我想和大家一起，透過成長班練習做事。

那時候就想說，停辦一年了，如果今年再不辦那是不是就真的不會再延續，所以我們就很著急，就想說暑假就要做事情啊，我覺得就單純的想跟小朋友在一起，我覺得那也是跟你們大家一起情感連結很主要的一個點。覺得那時候打散就沒有太大的交集，我覺得一直沒有一起就不會有現在心裡想的狀況，你看停辦一年了、兩年，如果一直沒有成長班會是什麼狀況，我那時候就是想要辦活動，想要帶小朋友，我本來有一個期待，就是如果真的停辦那我們，就不會一直相處，或者一直有某件事情想做。如果真的沒有人，我就當隊輔啊。（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我藉著 B1、B2 的嘗試，看見成長班的另一種樣子，讓我知道成長班不只是我與 A 群體認為重要的事情，他們的願意讓我知道他們也在乎，我在這休息、嘗試的兩年裡，看見日常陪伴的重要，也看見試圖將成長班和祭典結合的可能，我獲得許多反思，也感受到與 B 群體及國、高中生的關係漸漸不同，除了日常的聚會外，也能夠參與他們的生活，給予他們一點建議、和他們討論他們的煩惱，讓我知道透過日常的相處、陪伴，能夠讓參與部落事務不再只限於某個時間，而是日常中的每一天。

這兩年與 B 群體的相處，讓我對他們如何看待成長班這件事，又多了一些了解，像 B2 在成長班裡看見陪伴的重要，而 B1 將成長班視為靠近部落一點的管

道，於是我對成長班開始有更多的想像，而這些想像不同以往有許多標準與期望，而是就如我和 B1 說的「如果自己把計劃想得完整，就少了其他人參與的可能。」同時，我也確信了對國、高中生的培力、陪伴的重要，但不管對於國小學生、或者國、高中生，陪伴都更應該時常的在日常中發生，讓彼此的關係，不只存在於辦活動、祭典執行、做事時，而是能夠成為日常生活裡，彼此支撐、互相幫忙的關係。

第三節 文化學習與課程計畫

成長班辦理時間會落在暑假期間，原因除了讓國小生方便參與外，也方便工作人員籌備，因為成長班的工作人員大多是還在學的學生，暑假期間有較多的時間準備，但有了 2015 年課程與祭典結合的嘗試，讓我相信日常陪伴的重要，於是在 2016 年嘗試申請原民會課輔班計畫，期許我與其他年輕人能夠在日常中陪伴國小學生，就能進一步地將課程延續至祭典，但當時回到部落工作的年輕人不多，每天陪伴、教功課，這些事對我與 P 是很大的負擔，因為我與 P 平日也是持續上班，但我們還是很認真的執行課輔班計畫，並從中不斷學習執行課程、計畫，也不斷反思、討論，課輔班課程對小朋友有無幫助，同年，我與 A、B 群體及其他年輕人，也將暑期的成長班營隊辦回來，這一年，我深刻感受到要符合計畫執行的不便，不像前兩年，比較彈性的在當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反而有許多要核銷上的顧慮，而且，計畫書都須提一至兩個月書寫完成，才方便向政府申請經費，因此在撰寫計畫書，討論成長班課程時，都很少有機會能邀請國、高中生的青少年一起討論，很多時候就只有我與 A 群體、B 群體討論成長班課程。

由於有 2016 年課輔班計畫的經驗，讓我想試看看，不申請經費的辦理成長班，於是 2017 年我和 A 群體提出了一個提議，就是不向政府部門申請經費，這樣就有更多時間、機會聽見除了我與 A 群體外的，B 群體或是國、高中生對成長班課程的想法，也能讓他們練習去執行對文化課程的想像，所以 2017 年課程內容都交由 C 群體及國、高中生討論，而我與 A 群體也在這過程中練習，練習帶他們討論，但不參與課程內容的決定，我也邀請 A 群體和我一同發想，針對國、高中生的培力課程。

這兩年（2016－2017）我與 A、B、C 群體都在重新調整一起工作的方式，A 群體不再是學生，不像過往有暑假較長的時間能夠一起籌備，B 群體也進入到就業與畢業的轉換期，C 群體上了高中漸漸的成為成長班主要幹部，練習帶著國中生一起做事，這段時間我著重在陪伴國、高中生，透過他們討論的課程了解他們對成長班的想像，也發現過去年齡層的分工也漸漸重組，不再只是讓國中生當

隊輔，高中生當工作人員，高中以上的就當講師及陪伴者，而是可以看見國、高中生一起籌備活動、課程，高中以上可以支援隊輔，工作分配上也有了很多不同的可能。

有了這幾年的經驗，我開始和 A、B、C 群體及國、高中生一起討論課程，並試圖引導他們各別說出，他們好奇及重要的事情，希望能進一步的發展為課程，當時（2018）討論出許多認為迫切完成的事情，像是傳統地名訪談、各階級服飾調查統整、利嘉傳統歌謠整理、家族關係圖……等等，而其主軸都是要把握時間訪談耆老們，我也察覺到國、高中生對於課程的想像，好奇的事情相對的較少，因此 2018 年的課程多為我與 A、B、C 群體一同發想，我就過去的經驗將課程、操作做了調整，希望參與成長班的，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都能更長的使用他的所學，並試圖將課程與課程間不要斷裂、有連貫性，希望能讓參與的國小學員在成長班有完整的學習。

然而 2018 年課程內容規劃會以歌謠為主題進行（見表 4-2），是考量人力、課程教授時的方便性，在成長班停辦後，不斷的嘗試將課程所學與日常生活結合。然而，實踐傳統技藝或祭儀時都有場域或時間上的限制，而歌謠的限制就較少，且在傳統祭儀中，也佔很重要的部分，像是除喪歌，如不會除喪歌謠，就無法在年底時進行除喪儀式，如果不會年祭歌謠，就無法跳舞，如不能除喪、舞蹈，那麼這一年產生的「不好」，就無法丟棄，進而無法越過，也就無法迎接新的一年，因此歌謠的習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歲時祭儀場合的歌謠外，還有一般性歌謠，一般性歌謠會時常展現在工作期間，或工作結束後的聚會中，然而，不管是祭儀還是一般性歌謠，歌詞都會因應現場狀況而有所不同，運用不同的詞彙說明現場的狀況，與他人或祖靈對話，但曲調不會變，因此，歌謠在日常及非日常時，都是文化實踐中重要的部分，歌謠相對於其他技藝限制較少，也較容易在日常生活裡反覆練習。

歌謠相對於其他技藝，也是較容易學習並教小朋友的，課程所需準備的物品，也相對的簡單，可以藉由歌謠介紹歲時祭儀，也能藉由歌謠中的詞彙學習母語。課程會傾向以準備課程相關物品，較簡單、方便為由，是因籌備的人力、時間的關係，籌備課程的工作人員大多都是學生，且主要參與成長班的高中生，多以技職學校為主，因此，假日需練習各種檢定考試及補習，更別說因家中經濟需半工半讀的學生。已在就業中的哥姐，因不同的工作性質，排假方式就有所不同，所以單以就業中的大哥大姐籌備課程，或辦理成長班營隊，不管是人力還是時間的安排，也沒有學生來得容易。

表 4-2：2018 年成長班課程

8/17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講師/助教
08:00-08:30	報到	報到、相互問候	
08:30-09:30	早操教學	以卑南歌謠作為早操音樂	
09:30-10:30	小隊時間	認識彼此，討論隊名、隊呼，須包含卑南歌謠元素	
10:30-12:00	認識部落	藉地圖認識部落附近的地名與耆老家，之後發一張縮小地圖，讓弟弟妹妹自己標記位置，然後在廣場模擬地圖，定位耆老家的相對位置，請各組進到各個地點，了解各個耆老的特質，並將特質寫在地圖上	江郁喬
12:00-13:3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3:30-17:00	跑部落	以耆老們的家作為闖關地點，進行認識文化、學習母語的遊戲。遊戲開始前講師會進行講解，再由長老們來判斷是否通過。	講師：李昕鞠、朱丕文 助教：曾彩珠、高林秀梅、黃夏子、江陳村生、李文明
8/18			
08:00-08:30	報到	報到、相互問候	
08:30-09:00	早操	以卑南歌謠作為早操音樂	
09:00-12:00	性別你妳我他她	藉由肢體律動課程認識部落文化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多元性別議題。	劉伊倫
12:00-13:3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3:30-17:00	男生女生配	藉由戲劇表演課程再現部落文化傳統的性別角色，及性別角色變遷與多元性別議題	劉伊倫
8/19			
08:00-08:30	報到	簽到、互相問候	
08:30-09:00	早操	以卑南歌謠作為早操音樂	
09:00-10:30	咬文嚼字	1. 分三階段出題（單一音標發音、單詞拼音、念出一句歌詞），分組搶答競賽 2. 最後每組發一首歌謠去讀然後唱	講師：宋夏枝 助教：朱丕文
10:30-12:00	小小記者	發訪談紙筆給各組，訪談耆老之後將內容呈現於海報，要有訪談內容、圖畫、標題	講師：曾彩珠、許平相、孔富美、潘村雲 助教：李昕鞠
12:00-13:3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3:30-15:00	別讓身體睡著嚕	隨著卑南歌謠，一邊教唱一邊帶大家肢體律動，為成果製作的影片做準備	孔亞明
15:00-17:00	我們都是舞蹈家	各小組編排成果製作影片的舞蹈動作	
8/20			
08:00-08:30	報到	簽到、互相問候	
08:30-09:00	早操	以卑南歌謠作為早操音樂	
09:00-11:00	成果製作	請各組至部落各點拍攝一支有舞蹈與歌謠的影片與宣傳照	
11:00-12:00	回禮準備	準備給耆老的回禮與表演	
12:00-13:3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4:00-15:30	我們來了	到耆老家回禮表示感謝	
15:30-17:30	小慶功	慰勞彼此的辛苦 分享參加成長班的心得與收穫 觀看成長班四天的影像紀錄	

2018 年的課程以歌謠為主題的，將歌謠學習拆解成不同的課程進行，並以拍攝歌謠宣傳片作為成果，所以也將成果拆成舞蹈、戲劇、下標題等課程去鋪陳，讓學員對宣傳照及影片有概念，也將社區發展協會在做的性別相關議題，放進課程裡，這一年的課程，對我來說是另一種新的嘗試，希望透過我們討論出來的成長班主題作為主軸，去練習計畫的書寫不只是為了申請經費，而是與他人溝通、說故事的一種方式，也逐漸找到寫計畫、申請經費與課程討論發想間的平衡，我藉由我的行動，一步一步的帶著 A、B、C 群體及國、高中生，而我也在練習不要貪心的想做很多事情，而是好好的把一件事學的完整，參與完這一年成長班的 A4 就說：

去年（2018 年）我才覺得課程是一件重要的事，像去年是把唱歌這件事做好，我們好像都沒有一次認真的把我們調查出來的事情，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在那五天裡面完整地呈現出來，做到我們覺得可以了，我們就是活動結束就是結束了，就沒有後續了，所以我覺得認真的把課程架構想好，再去做準備然後去交給他們，這樣出來的東西會比較完整一點吧。後來我們都會覺得，太逼弟弟妹妹想課程，要他們想唱歌的課程，他們就會想說唱歌就是唱歌啊，他們不知道歌謠的意思，怎麼放進課程裡面。（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在 2016－2017 著重與國、高中生的相處後，我發現了他們對文化課程想像的限制，我認為是他們太少參與自己部落以外的活動，也習以為常地認為部落、祭儀的樣貌就是這樣，畢竟他們大多都是從國小就參與成長班，因此，就算他們想要有趣的課程，也很難將文化課程變得好玩，亦或者對部落的事情感到好奇，這些都需要較長時間的養成，就如同我與 A、B 群體一樣，我們也是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與部落不同年齡層的相處，以及不斷參與部落祭儀，及跨部落的過程中，慢慢累積起來的。



圖 4 - 1：2011 年成長班歌謠教唱



圖 4 - 2：2015 年將收穫祭放進成長班課程裡



圖 4 - 3：2016 年成長班串珠學習



圖 4 - 4：2017 年 成長班包 inavuy

成長班課程從 2009 年到 2018 年的課程裡，雖都同樣以文化課程為主，但在課程設計中可以發現，大哥哥姊姊考量的事情變多，會以課程及人力去平衡、思考，且較以自己的好奇及發現為主軸去討論、規劃，與過去相比，對於文化的學習是較主動的，哥哥姊姊會想獲取更多的知識，並主動學習、理解，進而挑選適合小朋友的素材，再設計成課程，邀請小哥哥小姐姐假裝小朋友試教，再一同討論課程並修改成合適的樣貌，現在也會有企圖心的試著將課程與日常、祭儀做銜接。

成長班剛開始時（2009），由於我與 A 群體都沒有計畫書寫及核銷經驗，所以我們將學習行政工作擺第一優先，於是有了寫計畫書及核銷的課程（見表 4-3），但 2009 年的幹部訓練課程後，一直到 2012 年，我與 A 群體為了吸引國、高中生的參與，做了一次類似幹部訓練的課程外，就是到 2017 年才開始固定的在成長班課程籌備前，規劃幹部訓練的課程，給予有意願參與成長班活動的工作人員，透過幹部訓練，讓第一次當工作人員的弟弟妹妹，了解自己在活動中的角色，也讓工作人員彼此熟悉、認識，並一同討論這次成長班活動的主題、目標與課程內容，再進行工作分配。過去我與 A 群體就是成長班工作人員，所以並不會想自己辦給自己幹部訓練的課程，直到 2016 年再辦成長班一起工作時，有

許多第一次當隊輔或工作人員的國、高中生，但在當時，我覺得只要一起工作，就會自然而然的學會分工，到了 2018 年，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建議將性別議題放入成長班課程，需要讓工作人員有概念，進而做了幹部訓練（見表 4-4）而我也與 A3、A4 討論，除了性別議題的課程外，是否有需要幹部訓練的課程。

表 4-3：2009 年幹部訓練課程

08/23			
時間	項目	內容	講師
14：00～15：20	撰寫公文與計畫書	學習如何撰寫公文及計畫書	乙莉伴
15：30～17：00	如何經費核銷	學習作經費核銷	乙莉伴

表 4-4：2018 年幹部訓練課程表

8/12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講師/助教
08:30-09:30	報到	簡單說明活動架構以和耆老認識為目的	
09:30-10:00	破冰：姓名遊戲	以輕鬆的姓名遊戲，讓學員在笑聲中學習。一方面讓講師與新加入的工作夥伴相互認識，也是講師觀察新夥伴的機會	劉伊倫
10:00-11:00	暖身	為之後更多活動做準備，講師會在暖身時模擬可能會讓弟弟妹妹不舒服的動作或情境，為可能發生的狀況有所準備	
11:00-12:00	數字抱抱	新夥伴自由走動，當講師說出一個數字，例如 3，3 個人就必須擁抱成一組，沒有成一組的人則被淘汰。講師從遊戲過程觀察新夥伴的個人特質與合作能力	
12:00-13:0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3:00-15:00	影片觀察與討論	原住民主題影片觀賞與討論	劉伊倫
15:00-16:00	活動情境練習	兩人一組，演出設計的情境，一人扮演小隊輔，一人扮演成長班的弟弟妹妹	

16:00-17:00	分享與討論	回顧今天的課程，分享心得與感受	
8/13			
08:30-09:00	報到	報到、相互問候	
09:00-11:00	成為哥哥姐姐	不同年齡階層分組討論，在活動期間如何透過課程設計，陪著部落的弟弟妹妹認識部落文化，並能與部落的大小小相互認識、相處，進而產生部落認同	江郁喬
11:00-12:00	午餐	合作供餐與分享食物	
12:00-15:00	課程設計討論	討論如何融合部落文化至活動或課程內容，以及如何藉遊戲傳唱歌曲，之後至耆老家表演並回禮感謝	
15:00-17:00	試教試玩	請各個課程的負責人進行試教，讓所有工作人員了解課程進行方式並給予建議	

2018 年的幹部訓練課程，除了第一天性別議題課程外，另外加入了第二天的討論，我與 A3、A4 將 2018 年還未確認細節的課程提出，請國、高中生幫忙想如何帶小朋友，他們大多都是隊輔的角色，所以他們可以以他們的工作角色，為出發點的去思考對他們安全、不麻煩的操作方式，同時也讓他們自己去討論，活動執行時的工作角色及分組，讓活動更順利，可以從幹部訓練的課程裡發現，除了解活動中的角色及工作分配外，也更要求自己了解每一個課程，並先玩過一遍小朋友要玩的遊戲，上過一次小朋友要上的課程，期許自己在活動過程中，能協助講師及小朋友完成的角色，也期許參與的大家，都能更有概念的知道各個活動的用意，讓他們在與小朋友相處時可以給予更多的回應，A4 在接受訪談時，就有提到近年帶領國、高中生的方式與以往不太一樣。

一開始一定是為了活動一定要好，所有的東西都一定要按表操課，到後面就是就這樣 delay 就 delay 了。課程我都覺得大同小異，我真正出現真在參與的就是去年（2018），前年我有在，應該是從 2013 年開始沒有在，前面就是很按表操課，我後來回來再參加，就是注重在工作人員身上，所以教他們的方式就會不一樣，你不一定要按表，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在做什麼。（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我與其他哥哥姊姊（A、B 群體）相比，是參與成長班次數較多的人，尤其是在 2014 年停辦之後，A 群體都因工作關係時常不在台東，因此我與國、高中生的相處時間，也比其他人長的多，像 A4 大學畢業後在外縣市工作，直至 2017 年才回到台東工作，雖然 2017 年有參與成長班，但並沒有全程參加，2018 年才全程參與，包含課程討論、規畫及幹部訓練，和小哥哥小姐姐們一起工作，所以他發覺成長班課程和以前相比變得有彈性。他認為不管教小朋友什麼，能記得、了解的都很短暫，但陪伴他們帶領他們一起的工作人員更重要，因此，幹部訓練的課程不再只重視如何做事，培養行政能力，更多時候是在練習如何和對方相處，練習怎麼當哥哥姐姐才能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活動。

現階段的工作人員（國、高中生），多半是國小時就參與過成長班，因此，我與 A 群體對他們的家庭環境、學校狀況都較為了解，在長時間的相處過程中，漸漸發現陪伴小哥哥小姊姊（國、高中生）是極為重要的事情，聽著他們分享自己更多的生活時，才意識到陪伴這群國、高中生的重要性，並努力的在每一次成長班的工作相處中盡力的陪伴。近一、兩年我與 A 群體才真的了解，重要的不只是與小朋友建立情感，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明白，國、高中生這個階段的小哥哥小姐姐，更要花心力陪伴，與他們建立感情。

第四節 練習成為姊姊

剛開始辦理成長班時，我與 A 群體在乎的是籌辦活動的完整度，那時也因為成長班活動常與家人衝突，讓我們有著一定要辦「好」活動的壓力，所以很容易就事論事的檢討事情，沒有在乎對方的情緒，如果弟弟妹妹，沒有發現需要改進的地方，也還是會逼他講話，C1 受訪時就說「那時候發言也不知道要講什麼，覺得都已經這樣了也沒什麼好講的。我們以前每一個人都要講，一組都派一個人出來講，講小朋友的事情，可能有哪裡做不好，可以改進的地方。（20190814 C1 訪談紀錄）」C1 認為當時，事情或錯誤都已經發生，就覺得沒有什麼好講的，但我與 A 群體卻認為逼大家說話是在練習發言、去做更多的觀察，相處時間最長的 B2 也說

我覺得可以不要嚴肅，但可以很認真的跟大家說。我覺得就只是我當時還小，就會覺得怕怕的，覺得你們很有距離感，相處上很有距離感，我越長越大就越來越覺得沒什麼。就算你們現在很嚴肅我還是會直講，我覺得是我自己的

轉變。相處一段時間可能也是一個部分，因為熟悉了。（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B2 覺得是因為他自己年紀小，所以就會覺得怕怕的，但長大了就漸漸不會了，雖然 B2 認為是他自己的轉變居多，但我認為是因為多了很多籌備成長班、工作以外的相處，尤其是在停辦之後，我與 A 群體對成長班的想像，不再只是針對國小學員，更多時候是在 B、C 群體、國、高中生身上，所以帶人的態度、方式都有些許的轉變，A3 自己就有察覺到自己的不同。

我不記得我有給他們什麼壓力啊，可是 A1 都會板著臉，可能我本來就不太會去講，A1 應該是有什麼就講什麼啊，所以我才說我人很好，因為我通常就是不太講的人，我要嘛就是說你去用那個什麼，用完不對我就會說不是那樣，應該是要怎樣怎樣。我很少聊天，我記得我蠻少聊天，我印象中我就是跟他們說什麼該怎麼做，我不會跟他們打屁聊天。現在變得比較圓滑一點，我記得我都做事的時候就是做事，比如說要幫忙就會說去做什麼去做什麼這樣，可是現在我會比較想要的是，我會盡量是我跟你一起做這件事，我可能叫你去幹嘛，可是我其實是希望在那當中我跟你可能可以有一點，在做事之外有別的對談，可更近更了解彼此，事情沒做完我們不太會生氣，我覺得我們像在有點，「歐～沒做完噢，好啊！那我們可能明天再用。」我們以前是不是比較積極？我們現在走一走比較慵懶的路線，我記得以前，有些事情沒有做完的時候我會有點生氣，不高興這樣，但我記得我不會兇他們，我可能會跟你們抱怨說誰誰誰怎麼這樣，但我不會當面的跟他講，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我記得我不會當面的就是說，「欸！（加重語氣）你們那個沒有做好」之類的這種話，現在的話我就說那個應該是要怎麼做，怎麼很像變很俗辣，就會說「欸～（音調上揚）那個是不是應該要這樣什麼的。」我覺得這種方式會讓對方比較想去做吧，我覺得用責備的方式，我覺得可能其實也有做，但可能做得不好，或者他真的忘記了，可是如果我在用這種嚴厲的方式說怎麼那個沒有用啊，所以我現在都會說：「你是不是忘記什麼？那個我們還沒有用～我覺得我跟大家講話也是這樣，我覺得那個好像～～」（20190506 A3 訪談紀錄）

現在的 A3 在很多時候，是想透過辦活動、做事和弟弟妹妹多點相處，A2 也有說過「我覺得突然的去跟弟弟妹妹聊天很尷尬，但透過一起做事然後聊天，就

會覺得很自然。」他們在乎的，大多是把握能在一起做事時的相處，畢竟平日要上班、上課能夠一起的機會不多。另外 A3 認為自己轉變較多的是，對他們說話的語氣，現在多用提點的方式詢問，而不是用責備語氣詢問事情怎麼還沒做，這個轉變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他看見了弟弟妹妹的努力，花較多時間籌備課程用具的是弟弟妹妹們，所以就如他所說，有可能他有做但是做的沒有很好，或者真的是因為事情太多而忘記了，這種時候再用責備的語氣會覺得很委屈。A1 也有提到自己的轉變，「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們對成長班的要求沒有一定要怎樣，以前我們都會希望要達到我們想像的樣子，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想像變了，沒有那麼要求，讓小朋友開心，有學到東西，不用這麼緊盯的感覺。（20190427 A1 訪談紀錄）」A1 現在認為，只要小朋友開心也有學到一點點東西，就是很棒的活動了，對於過去活動想像的標準、要求，已經漸漸改變，就像 A4 現在覺得弟弟妹妹比課程重要

我覺得這幾年我們都把重心放在弟弟妹妹身上，比較不在乎活動，好像是比較在乎把人帶出來，就是想要維持就是要把人抓好，如果說你現在兇他們，搞不好他們下一年就不來了，因為我被兇過了我覺得你很可怕，這是對小朋友啦。一定有一些小朋友想要到那個位置，就是不要唸啊~用講的，就是要做給小朋友想要當小隊輔的看，我現在覺得他們來參加我就很感謝了，我記得以前不來會被罰錢啊，會被打電話講說為什麼不來，要有原因，我就是有事啊，現在就是不能逼啊，也不是不能逼，感覺你越逼就越有距離，就是會壓力的感覺。（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A4 認為現在只要願意來，就覺得感謝了，或許，以前我與 A 群體，把大家參與成長班視為理所當然，而現在我們各自有工作後，發現參與成長班籌備，願意花時間來陪伴彼此，就是值得感謝且鼓勵的事情了。透過 A1、A3、A4 的訪談，可以知道對於追求活動完整度，或做事的要求已經不同；很多時候更在乎弟妹們的心情狀況，竟然都是要把事情完成，如果用提點的方式，讓彼此放鬆一點，開心一點，也會把事情做完，不用把氣氛弄不好，當然可能也有像 A4 說的害怕沒有人，怕我們太兇就把弟弟妹妹嚇跑，但我認為 A1、A3、A4 這樣的轉變和經歷了很多屆的成長班有關，我們剛開始辦活動，因為還小也會怕被罵，希望活動不要有任何問題，所以可能就會急躁，也容易給別人壓力，但隨著時間，我們明白活動的好與成功，可以由我們自己定義，所以當我們將與小朋友及青少年的相處、陪伴為第一優先時，會看見彼此更多的願意與努力，因此調整說話的方式，相處

的模式，因為我與 A 群體知道，比活動更重要的是，眼前這一群願意犧牲自己休息、玩樂時間的大家。

但 B2、C1、C2 覺得我與 A 群體不再可怕，多半是覺得自己長大了，所以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但 B2 自己有說到相處時間的長短也有影響，他回顧他 6 年前就沒再那麼害怕，而現在就算我們很嚴肅他也可以直接說，就代表我們相處的時間已經超過 6 年以上，對我們也相對的熟悉，而 C1 在訪談時不是說我們可怕，而是難相處，但在他沒有當小隊輔，開始一起籌備課程後有了不一樣的感覺「當小隊輔的時候，要聽工作人員的命令什麼的，他們會有指令啊，當工作人員就還好，可能到工作人員會有討論的餘地，可是如果你是小隊輔，你就很難和工作人員討論，因為那個可能已經是工作人員討論的東西。」C1 說到不再當小隊輔之後，才覺得我們沒有難相處，是因為討論變多了，成長班課程以前都是由我與 A 群體決定內容，所以弟弟妹妹要做的就是我們已經討論好的東西，但後來我們將重心放在他們身上，希望能帶著他們做他們也喜歡的事情，所以和他們討論很多種課程的可能，還有他們的想像。像現在還在擔任隊輔的 C2 就沒有認為我與 A 群體難相處。

現在不可怕應該是（噗疵一笑）跟你們不會罵人了有一定的關係吧。如果你們沒有進來講話的話，就會覺得很放鬆，如果正面想，就會覺得還好不會可怕，負面想的話你們沒有進來講話我不知道我的缺點在哪裡，因為我們自己，姊姊他們也沒有你們那麼犀利的去知道我們做錯的那個點在哪裡，一半一半啦。（20190508 C2 訪談紀錄）

C2 雖然還是會緊張檢討會時 A 群姊姊們的出現，同時卻也希望他們能給予一些提點，我認為他們漸漸覺得不再嚴肅的原因，是因為跟 A 群體的互動變多，不論是相處時間變長，或者是討論課程的過程，因為互動而讓彼此更加認識，理解對方做事方式，所以成長班初期的 A 群體與我，可能也還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而忽略了與弟妹一起工作，建立情感的重要性。而 C1 現在年齡，與我和 A 群體剛辦成長班時的年紀差不多，但已經懂得看見比他們小的妹妹了「我們怕我們講會傷到妹妹他們心，怕他們明年就不來。我們應該還是會講，只是會更婉轉點得講。我們想要他們講自己或者我們，可是他們也不敢直接講出來吧。」C1 擔心妹妹傷心就如同 A3 擔心他們難過，而 C1 也開始希望妹妹們能試著表達，講講自己的需要改進的或者他們需要改進的，就如同我與 A 群體對他們有著期待，希望他們慢慢長大一樣。

我與 A 群體不只是因為成長班，才有這樣的轉變，而是我們持續地參與部落事務，與長輩們學習的過程中，慢慢長出我們心中所嚮往的姊姊的樣子，長輩們也會將期待放在我們的身上，像是 D3 透過訪談時說「你看他們國小畢業之後，青春期就比較生疏了，你們是不是更應該跟國、高中，這階段的小朋友，有更多的互動。」(20190709 D3 訪談紀錄)」他說出了他的希望與擔心，當時他在詢問我一位妹妹的近況，得知他已經生小孩，D3 認為這妹妹一直想逃離她不好的家庭，結果她又跳進去了，談論這些有特殊家庭狀況的孩子們時，他希望我們有能力應該要多陪伴國、高中生，我也說明自己近年來的發現，可能是因為與 B、C 群體相處的時間很長，很多人都是從國小就參與成長班，所以才進一步思考，自己是否能夠多做一些什麼，或多一些力量來陪伴國、高中生，給予這些國、高中生多一點思考，讓他們知道他們有能力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

小結：



圖 4-5：成長班歷程

我與 A 群體透過參與跨部落，認為文化學習，是分割出明確的時間，將文化學習做成類似營隊、課程的方式，但藉由成長班課程，和國小學員及國、高中生相處的過程中，認為文化學習應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學習及實踐的事情。成長班剛開始（2009-2011）著重文化課程，期許在課程中了更解自己的部落，並以耆老、長輩們當講師來教導小朋友為主，認識歲時祭儀、製作趕鳥器、搗米、篩米、上山認識植物等等，但在 2011 年時，發現曾參加成長班的青少年，沒有繼續參與成長班一同籌備工作，高年級的小朋友參與人也減少，我與 A 群體開始互相問為什麼？而在這過程中，我們漸漸地將陪伴小朋友作為成長班的主軸，卻在 2013 年發覺參與部落祭儀人數沒有因為成長班而增加，也與部落其他年齡層脫節，像是在自己創造的空間裡和彼此玩得開心，就連籌備成長班的幹部也一個一個流失。

於是在 2014 年停辦，而我透過 2014 停辦的這一年，發現日常陪伴的重要，反思著剛參與跨部落的我們，除了文化課程的學習外，還有什麼，是讓我們想不

斷聚集的原因，我發現不管是參與跨部落、成長班或部落祭儀，我們彼此間只是想要「一起」的感覺而已，一起做事、一起玩樂。我也透過 B 群體，在 2015 年嘗試將成長班課程辦回來的過程中，看見將課程與祭典結合的可能，並更加確認了日常陪伴的重要，於是我將在跨部落學習到較組織化、制度化工作模式捨棄，回歸到一開始，為了聚在一起而努力創造機會相處的開始，並開始不斷的摸索、煩惱如何重新與弟弟妹妹一起工作、玩樂，拉近與弟弟妹妹之間的距離，成長班活動的操作模式，開始一點一點的改變。

2016 年我與 P 提了課輔計畫，每一天都和孩子們相處、學習母語、歌謠、寫作業、看電影，透過一整年的計畫執行，認為沒有彈性的計畫是個負擔，於是在 2017 年成長班著重與國、高中生的課程時，提議不寫計畫書的讓弟弟妹妹們有更多更完整的時間討論課程，也帶著他們一起參與不同的活動，與不同部落的年輕人交流，一直到 2018 年，我們以歌謠為主的帶著國、高中生和耆老認識練習歌謠。

成長班一開始時是不分年齡共同籌備，一起討論課程、一起發報名表，營隊期間的分工就是各自認領一到兩項工作負責，並不會特別明顯的以年齡做區分，而在成長班進行兩到三年後（2009 - 2011 年），工作籌備及分配慢慢的轉變，與過去相比較明顯的以年齡層區分，哥哥姊姊們（18 歲以上）帶領小哥哥小姊姊（12 - 18 歲）一同討論課程及籌備，主要是由大哥哥大姊姊去聯繫耆老、長輩、村長等與不同年齡層的人，而小哥哥小姊姊是陪伴小朋友（6-12 歲）帶著小朋友一同學習的角色，大哥哥大姊姊會期許小朋友長大後，可以成為小哥哥小姊姊陪伴小朋友，而小哥哥小姊姊能成為大哥哥大姊姊和長輩認識，越來越大的哥哥姊姊可做除了成長班以外更多的事情。然而，這樣的工作模式在執行的兩年後（2011 - 2013 年），漸漸的發現，成長班的籌備及執行過程，無法每次都如上所說的用年齡分工。因此在停辦後重辦的成長班，工作組成似乎又像是回到了最一開始籌備的樣貌，但有些細節不太一樣了，大家更有默契的完成分工，也能夠在「一起」的過程中，大哥哥大姐姐帶領小哥哥小姊姊時的年齡分層，也會有不分年齡層共同完成一項任務的時候。因此，近年來的活動籌備，會因人數組成、多寡而有所調整，如果小哥哥小姊姊人數少，大哥哥大姊姊就會成為帶小朋友的角色，如果小哥哥小姊姊多就會請他們聯絡部分講師，活動籌備雖還是會以年齡層作為主要分工，但更多的是不分年齡的互相協助彼此，一起將活動完成。

課程安排從以學習文化為主旨的課程，爾後逐漸轉變成為以陪伴彼此，創造共同回憶，課程不再設限於部落或祭儀相關事務，而轉變成為年輕人自己能操作的課程為主，課程依然有與文化相關的內容，像是傳統服飾階級介紹、傳統歌謠及

舞蹈練習、包 inavuy 等，很多時候是在玩團康遊戲。課程操作、內容有這樣的轉變，是因我們發現，透過籌備成長班，認識了原本不熟悉的年輕人，藉由營期的相處過程，讓彼此擁有一起經歷某件事情的經驗，不管是完成一項課程，或是一起帶小朋友時遇到挫折給予協助，還是面對各自爸媽的不諒解時能互相安慰彼此，而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大哥哥大姊姊和小哥哥小姊姊的連結，因參與成長班而擁有彼此互動的可能。

以前我覺得很好，我們可以讓彼此參與部落，也可以讓別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但在離開後回來才發現，其實我們很沒有進到部落裡面，應該是說，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辦活動才做這些，而不是真的和部落裡的人在相處，如果沒有辦活動我應該也不會去找這些人。（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透過參與跨部落，了解營隊的操作模式、架構，以及對文化學習的想像，間接影響了成長班辦理的模式，然而在辦理成長班的過程中，我們慢慢的長出屬於利嘉成長班的樣貌，我透過成長班看見弟弟妹妹，也練習當哥哥姊姊，一點一點的長出自己的方式，雖是因為辦活動才開始建立關係，但好在有辦理成長班，才有機會一點一點的更靠近彼此，因長時間的相處，參與對方的生活，才明白情感的重要。藉著情感的建立、產生，讓彼此更進一步的熟悉，這份熟悉或許能帶著我們去相信彼此、看見彼此，成為彼此的依靠與能量。能慢慢地找到成長班自己的樣貌，不只是我與 A、B、C 群體看見彼此而已，更多時候是因 D 群體與 E 群體陪伴及帶領，我們透過參與成長班外的部落事物、部落祭儀，看見我與 A、B、C 群體能夠持續努力的地方。

第五章 我們的情感日常

透過辦理成長班，我與 A 群體和國、高中生及國小生才有較多的接觸，隨著辦理活動次數變多，越能感知日常陪伴的重要，然而在辦理成長班前，我與 A 群體已透過參與部落祭典活動，和中壯年及耆老認識，受訪者 D1 回想剛開始辦成長班的過程中提到「你們之前就有在做部落的事，可能你們也接觸到一些訊息可以辦這個成長班，剛好這個成長班裡面的內容也符合，可能是也是有關於做部落的事情，所以你們才會去做啊，我覺得性質應該是一樣的。」我與 A 群體與 D1 較頻繁互動時，是他作為男青年召集人時，當時的我們已在準備辦理成長班活動，他雖不知道辦理的原因，因為時常看見我們參與部落活動，而確認我們是因為本來就有在接觸部落、參與部落，進而才有成長班活動。我與 A 群體透過成長班帶著弟弟妹妹（B 群體、C 群體），參與祭典活動、日常生活與老年及中壯年（D 群體、E 群體）互動、相處。

第一節 責任與信任

我與 A 群體在參與跨部落前，就時常參與部落年祭活動，我與 A 群體會一同參與年祭活動，及準備工作是在參與跨部落後，因很喜歡一起的感覺，也更加踴躍的參與部落祭典活動，藉此可以聚在一起，與長輩們的認識、互動，也是在每一次的活動參與中累積，當我問起 A1 是不是因為成長班，才開始跟部落老人家有互動？他說他印象中是在參與跨部落前，「也有互動，沒有那麼熟，禮貌會打招呼，但不會聊天（歪著頭眼神往上）。」他回想著和老人家相處的過程：

我覺得是我們辦跨部落第一次籌備後開始，我們那時候開始，接下來做部落的事情、我們想做的事情，那時候開始我就會覺得我應該要多去認識一點老人家，然後我就會問我 mumu 說誰誰誰是幹嘛的，我會聽他們的故事，然後記著，下次跟他聊天的時候，有沒有故事可以跟他聊的，一方面讓老人家去回想，一方面就是聽老人家講故事，去買東西遇到就會停下跟他們聊天，就會打招呼啊就會問他說去哪裡啊，從那時候開始才跟老人家有比較好的互動。（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A1 在參與跨部落後，會特別留意長輩們的故事，並在每一次見面時，把握與老人家交談的機會，而 A3 回想與老人家有較多互動時，也說不是因為成長班的才與老人家認識

應該是我去工作前，我不是有做那個老照片的，那個時候我就有去老人家的家裡要照片啊什麼的，說自己是誰，應該是從那時候開始，比較知道誰是誰這樣，他們也知道我是誰。（20190506 A3 訪談紀錄）

A3 在高中畢業出去工作前的空窗期，在社區發展協會工作，當時協會工作計畫中，有一項整理老照片、詢問故事等，因此常常拜訪老人家。A4 也說和老人家互動變多的確和成長班有關係，但卻也清楚知道，接觸變多主要是因為年祭活動

我只認識 E2、L、S 還有 K 而已，成長班前完全不會講話，就是打招呼而已，但現在會停下來聊天，大概是 2013 年、2014 年那邊開始有比較多互動，但我覺得不是因為成長班，是有一次年祭的時候他們上去教歌，接觸才變多。（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和部落老人家的互動及認識皆不是透過成長班才開始，而是透過部落祭儀、工作與耆老的关系才較接近，成長班是 2009 年開始，我與 A 群體的確為了辦理活動更常接觸 D 群體、及 E 群體，但我與 A 群體主要是因為參與祭儀活動，對長輩才有基本的認識，爾後因參與跨部落，需熟悉部落歌謠、特色及故事，我與 A 群體的相處更為密切，對於部落事務的參與也更為積極，因此我的高中三年都是滿滿的部落活動、跨部落活動，我和 A 群體也是在這時認識 D3，因為時常參與部落祭儀籌備工作，與中壯年一輩認識、相處，在多年做事相處下，現在只要是部落事務，D3 會習慣性地找我與 A 群體一起

一直都這樣，因為你們會出現啊。大家都認識，跟你們就算是比較熟的。因為一直以來會出現願意出現的就是這些人啊（提高音調）！所以他也是一個習慣，很自然的需要年輕人的直覺反應就是找你們啊，所以會常跟你們說「欸～有什麼事情你再跟別的人講一下。」對你們這批人的臉孔很熟悉，因為你們常常出現，是常常參與部落工作的一群年輕人，但談不上很熟。（20190709 D3 訪談紀錄）

D3 是 A3 的姑姑，我與 A 群體（除 A3）是因為跨部落活動才時常與 D3 相處，D3 當時是參與跨部落的我們的成人陪伴者之一²²，所以參與跨部落籌備會時，大多由 D3 開車載我們去，我與 A 群體當時（2008）能參與較完整的小米祭儀，多半也是因為 D3 及其他中壯年，向老人家採集許多故事並整理的結果，對 D3 來說，和 A 群體稱不上熟，只是常一起工作的年輕人，但對我來說我與 D3 熟識程度有很明顯的不同，我從不敢和他說話到現在會聊天甚至開玩笑，對 A 群體來說也是，D3 在訪談時也有說，除了部落外的事，也會想到我與 A 群體

去做別的事啊，那不是正常的嗎（眼睛張大）？如果常常一起在部落做事情的話，要去哪裡有的時候就是會找一找，但是畢竟我們的年齡太懸殊了，你們多數人跟我會有距離也是因為年齡太懸殊啦，就是看到一個大人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會講話的應該也只有你吧，其他人大部分，只是在路上看到會打招呼，嗚～（點頭示意）這樣啊。（20190709 D3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與 D3 的熟識，雖不是像朋友會互相約一約出遊、講心事，但在一起工作、共事時我與 A 群體不像過去那樣害怕 D3，對 D3 來說我相對於 A 群體比較熟識，我想主要是因為我與 D3 工作、相處的時間比較長，因為我相對於 A 群體來說，是一直待在部落沒有出外唸書、工作的，A 群體與 D3 工作、相處是近兩、三年較常發生，可能也如 D3 所說，對我與 A 群體來說，因為年齡的距離，讓我們在一起做事時參與彼此的日常，聊天、陪伴。但 D2 覺得他與我、A 群體都很熟識

我這幾年看到你們就是一個團隊嘛！我也不好意思講（笑著捂著嘴），只有你們才會協助我啊，除了巡守隊，社區會隨便來做志工嗎？會隨便來做什麼嗎？不會啦（加重語氣）～對，其他年輕人有熟，但我對他們沒有把握（搖頭）。我跟你們每一個都熟，每一個都互動的很好，有辦什麼活動會知會我啊，或者是有時候會叫我去協助啦去參與啦，或者是煮中餐啊！會跟他們講感謝他們啊～協助部落的小朋友成長！我從開始不是就跟你們一起了？你們第一次成長

²²跨部落活動剛開始時，是由各部落的大哥大姊互相連結，爾後找青少年才開始辦理，因此帶領參與跨部落青少年的成人，在跨部落營隊期間，大哥大姐們稱自己為成人陪伴者。

營在辦，有的時候你們都會需要我的協助嘛，我記得我那時候都有在幫助你們啊，譬如說是講師方面啊，或者找人家協助你們時候，透過我協助你們。
(20190904 D2 訪談紀錄)

我與 A 群體藉著成長班與 D2 有更多的接觸，大多都是請他幫忙，當講師或者接送小朋友，雖然他說只有我和 A 群體才會協助他，也開玩笑的說「我覺得我們是互相的，而不是說誰利用誰，互相利用（與我對看，笑），人群聚住在一起就是互相幫忙互相協助阿~」但我與 A 群體從請 D2 幫忙到可以被交付工作，是因為一起工作的機會變多，這是多年的累積，就像他說與其他年輕人認識，但就會比較沒把握，這就是長年相處下來，互相了解的呈現，D1 與 D2、D3 的年齡相比下，和 A 群體雖然是最接近的，但一樣都是在一起共事才比較認識

比較常常在接觸，應該是從我做會長的時候吧，因為做會長之前，在部落都跟著大家一起在做嘛，做了會長之後就是有職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責任吧，有了責任我就會去找一些可以幫忙的人啊，不管是年紀上、想法上、配合上，就是做會長的時候才比較熟的，共事了以後常常接觸才會比較認識啊，因為如果沒有常常接觸的話，當然就一定是不熟啊，我說互相啦，我可能就知道說那個妹妹叫 X X 啊~那個哥哥叫 XX~就頂多只是知道名字這樣而已。(20191130 D1 訪談紀錄)

D1 是與 A 群體年齡差距最少的，在做為男青年召集人後，時常擔任祭典籌備的幹部，在籌備工作時偶爾會遇到力不從心的狀況，算是看著我與 A 群體長大的他，總會看著我們說「部落真的要有一群傻瓜。」對他來說我與 A 群體是妹妹，身為哥哥的他如果覺得累想放棄，可能就會覺得自己很弱，同時又會覺得放這些妹妹們自己做部落的事時，會覺得有點捨不得

我在做會長之前，你們就已經都有在做部落的事物，一直這樣看一直這樣看，然後一直看到這幾年，我從做會長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想法是說部落沒有我不行，這種講法可能是很臭屁的，但我是在給我自己一個鼓勵你知道嗎！就是說部落少了我的話，可能沒有辦法順利地辦什麼事情，我就是告訴我自己，部落沒有我不行的想法，逼我去參加，然後我又看到你們，最主要是你們女孩子啦，因為你們女孩子每年每年都參加，然後當人少了是這樣跳，人多也是這樣跳，那沒有分配到任務也很主動，因為部落的人很少主動去承接事情來做，阿為什

麼看到你們……（停頓）其實這是一種講不出來的感覺，真的！因為，你就是看到有一群人在動了，譬如說我本來是想要放棄了，我的心冷了，結果我就看到這些年紀小的，都還可以繼續這樣子，我有什麼理由要去放棄，我覺得我沒有理由要放棄，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強，我覺得我這個很強的人，我的心都要冷掉的時候，然後又看到你們這樣去努力的時候，一方面我也很心疼啦，我會很想要……（停頓向下看）看到你們這樣我會很心疼說，這些人一直做這做，如果連我都放棄的話那以後可能就真的就慢慢的就冷掉了……（20191130 D1 訪談紀錄）

D1 擔任會長職務時也是成長班第一屆，如他說的，在這之前他就時常看到我與 A 群體參與部落事務，我與 A 群體與 D1 多半是透過祭典籌辦工作時相處，透過祭典籌備工作而熟識，然而他這幾年在參與祭典工作的過程中，成為眾多孩子的爸爸，很多時候會出現心有餘，但力不足的情形，籌備工作的過程，偶爾也會聽到部分部落族人的閒言閒語，可能會跟往年的活動比較，也會遇到只有少數人，參與工作準備等等狀況的時候，但看在 D1 眼裡，我與 A 群體似乎都不在乎，不管參與人數的多寡或有無分配到工作，我與 A 群體好像都一如往常的參與部落事務，而這樣的看見與相處，可能成為他參與公共事務的部分動力。E1 和 D1 情形有點類似，E1 是 A4 的爸爸，在辦理成長班前，與 A 群體就認識，但 E1 當時（2009）對於部落事務的參與並不熱衷，也時常反對 A4 參與跨部落和成長班，我與 A1、A2、A3 都會故意去 A4 討論成長班課程，漸漸的 E1 開始主動了解 A 群體在做什麼，因而參與我們，也成為我們成長班課程的講師。

你們還沒有做那個成長班，我對你們都知道啊（提高音調拉長音）！難道說，這個村子這麼小，是誰的孩子會不知道嗎，都會知道，但是你們去做那個我們會比較去了解你們的想法思想，你們沒有做那個我們會去了解你們的思想在想什麼嗎？我們這樣看，有在去看你們，有在參與你們，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不去參與的話，人家知道你在做什麼嗎？像一般父母不參與的，他們真正了解也沒那麼多啊，我們就是要去參與，去看，我們才會了解你們究竟是在做什麼。（20191119 E1 訪談紀錄）

E1 一開始對於 A4 辦理成長班、參與部落事務時很反對，可能一方面認為我與 A 群體都還是學生，應該不要管這麼多，在長年的累積下，E1 從反對 A4 參與到自己熱衷部落事務，現在是長老群中最為年輕的一輩，成為部落祭典籌備的

顧問，也會特地和我與 A 群體聊聊部落近況，說明部落祭儀的典故，將他的期待告訴我與 A 群體，不管是對成長班或者部落裡的大小事，祭典時可以怎麼做等等，E1 藉由成長班了解 A 群體的想法，慢慢看見 A 群體的用心，進而支持 A 群體和他的孩子。

一開始，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的成長班是在做什麼啊？你去成長班能學什麼？你在家裡反而我教你比他更多啊，你在這學的不見得那邊可以教，我會的他也不見得會教。他既然想去了就不要再反對，你要去跟著他們那就去啊，他有那興趣的話，就好啦～算了，你要去就去，看你能學到什麼。是看你們在做，有那個心，既然有那個心，你們有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們就做，需要我們幫忙你們，我可以去幫你們，如果我有事不在的話，我也不可能去幫忙啊（提高音調）我看你們有那個心，有需要我們盡一份力量，盡一份心的話，當然我們是義不容辭啊，只要你們去往好的地方去發展的時候，哪一個人會願意說反對，自然而然會認同會去支持，你們的這個做法啊，那個不是去學做壞事啊，對不對，你們是在幫孩子學習多認識一些，也是幫助他增加一些智慧，你的智慧就在從學習當中所吸收的，不是待在家裡每天玩手機，玩那個網路也不行，可以去參與跟那個團體在一起，在一起辦一些活動那是很好的事情。（20191119 E1 訪談紀錄）

藉由成長班、部落祭儀一起共事，讓我和 A 群體與部落老人家及中壯年們，從只是做事到現在日常見面的打招呼、寒暄都經過了長時間的累積，現在不管是祭典活動的工作籌備，或者是社區、部落中的活動，D2、D3 在需要年輕人幫忙時，都會很自然的想起我與 A 群體，甚至是 B 群體、C 群體及更多參與成長班事務的年輕人，我認為是透過多年來持續的參與，進而被相信、被看見，也因為這些相信與看見，讓 D 群體及 E1 對我與 A 群體多了份期待，我也藉著我的論文，盤點了成長班開始至現在的歷程，想起了剛開始辦理成長班時，許多大人覺得成長班活動就是小朋友的事，和部落沒有關係，於是我透過這次的訪談，了解這一輩的大人們，對於現在的成長班和部落間的看法

參與部落的事情和成長班應該是有關聯，怎麼沒有關聯（有點扁嘴加重語氣），你帶領成長班這個小朋友，你就慢慢的，你就會灌輸很多觀念給小朋友嘛，而且你在做的事都是跟部落有關係，你不覺得嗎？因為成長營在做的事幾乎是跟

部落連結在一起的，沒有脫離部落，你們成長班有你們的課程，但是我覺得你們都有在學習部落的一些事物啊！（20190904 D2 訪談紀錄）

D2 認為成長班與部落的關聯，主要來自我與 A 群體對部落公共事務的參與度高，認為成長班教的，灌輸的觀念都是和部落有關係的，也認為成長班的課程沒有脫離部落，而 E1 將成長班作為一種參與的練習

應該有關係吧，因為你們在做這個，以後我們在辦年祭的時候多少你們要參與的時候會比較較踴躍，願意去學習更多的事，如果你不去做這個的時候，叫你去相信你也沒有這個心，不知道要做什麼，尤其是小孩子，如果他都不去參與跟大眾在一起的話，他會有那個恐懼感，心裡有一個恐懼，會怕被大的欺負還是怎麼樣，有的會很想來，他沒有參與過團體的他就會怕，有在參與的時候就是好玩，可以學很多，心裡就會比較開放一點去參與。其實你們成長班的功能就是這樣，從小給他教導叫他來參與，他從開始會說話就開始參與的話，他就從裡面就會得到知識，而且心裡會很快樂會很高興啊，有的是那種覺得就這樣而已沒有什麼，那你們的操作方式要改變。（20191119 E1 訪談紀錄）

E1 及 D2 都認為成長班與部落間有關聯，這個關聯大多來自於我與 A 群體，認為我與 A 群體，可以讓小朋友從小就認識文化上的知識，似乎因為我與 A 群體時常參與部落事務，就能從小教導小朋友，讓小朋友有一個樣本在那裡去學習，但 D3 認為成長班的對象一直以來都是小朋友和年輕人的事

因為你們成長班的對象主要是小朋友，所以跟比較大的朋友沒有關係。我覺得就讓小朋友暑假有個地方去，不會閒在家。可能比較大的小朋友，我覺得近青春期的小朋友要很關心，他們應該也不太會去成長班啊，或是可替這群小朋友做一些什麼特別的。比如像這樣的事，你們大的，討論到一個什麼階段，想要做些什麼的時候，要不要再跟我們大一些的人在聊一聊，看看是不是可以在一起做些什麼事情，我在講的就是這樣的關係，可是你們成長班一直都沒有做這件事情，所以他變得比較是年輕人跟小朋友的事，沒有擴及到上面的人的事，不是說你們辦活動辦辦辦，到最後一天成果展的時候，你們也是通知少數，你們也沒有通過廣播系統去廣播或者讓大家知道說要辦，邀請大家一起出現，沒有。所以他跟整個部落好像是沒有關係的，我在講的是這樣的關係。

（20190709 D3 訪談紀錄）

D3 認為成長班一直都是年輕人的事，要做什麼課程帶什麼活動都是年輕人自己決定，沒有跟他們這一輩討論，應該要討論，讓他們知道年輕人的想法，邀請他們給年輕人建議，讓大家一起參與一起煩惱，不管是小孩或者青少年的狀況，這樣他們就可以一起帶孩子、關照孩子，成長班就不再只是年輕人的事，而是有機會擴及到更上面的年齡層，因為不管是小孩或者是青少年，成長班能做的陪伴及照顧有限，邀請不同年齡層的大人一同討論時，就有機會擁有不同的資源，讓部落的人都能理解陪伴孩子及青少年的重要。

其他受訪者也都有給予成長班課程建議，不管是野外紮營訓練，或者歷史故事介紹、地名介紹、植物認識……等等，我透過這次的訪談，了解這一輩的大人們對成長班的期許，同時發現他們對於我們這一輩年輕人，有很多很多的看見與肯定，相信我們能夠與他們一同討論，也願意和我們一起，對我與 A 群體也有許多期待，不只是在成長班的課程，更多是在參與部落事務的主動性上，更應該看見、思考整個部落、不同群體中，而不是只做我與 A 群體想做的事情上面而已

你們從國中開始參與部落的事物，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對部落的事物很上手，應該要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要做一些什麼事情，可是常常好像不是這樣。我不知道是因為很多中壯輩，很多不同的聲音讓你們不敢去做一些事，或表達意見還是怎樣我就知道了，我覺得你們比較處於被動，你們對部落事務的主動性不夠，然後你們比較在你們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比如說成長班的事，比如說你們的小圈圈裡面討論的事，我覺得你們對部落有侷限性，在思考整個部落的事物上面的時候。（20190709 D3 訪談紀錄）

成長班活動雖然在長年累積下被看見、被相信，但同時對我與 A 群體的期待也越來越多，會因為長年的參與有很多的「應該要會」的壓力逐漸產生，雖然我會因為這些壓力而感到自責，A1 也認同 D3 的說法，但也覺得近年有不同的改變

我覺得他講的應該是我們都自己找資源自己討論自己辦，自己找部落的老人家這樣子，很像沒有跟他們中間的去討論說，有沒有什麼想法可以一起聚合的那些，就完全是我們自己自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近幾年我覺得跟部落有比較融入，主要是人吧，就像你看我們去做事情的話，參加部落的事情也都是我們成長班的人，不管是成長班還是什麼，就是會開始拉各自的人

去做這些事情，但是我們同時也跟青年會、發展協會的人一起做，就沒有分什麼，就大家一起做一樣，或說協會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們都會互相協助。
(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A1 說近年不管是我或成長班的其他人，都會一同參與部落、社區的事物一起工作，但成長班活動還是沒有與長輩們討論，我想現在是我與 A 群體在練習成為「大人」的過程吧，因為我與 A 群體與 D 群體一直以來的工作方式，都是由 D 交付工作給我與 A 群體，而我會這麼在乎 D 群體及 E 群體的話語，也是因為他們長年的帶領、陪伴我與 A 群體的緣故，我認為這些責任、壓力都來自於對我與 A 群體的信任，就是因為信任，所以希望我與 A 群體都要越來越好，對 D 群體來說，我與 A 群體是他們與 B 群體、C 群體，及其他弟弟妹妹消息傳遞的管道，也是負責將他們口中的「觀念」灌輸給弟弟妹妹的人，因此會期待、會希望我與 A 群體不管是在參與部落、社區的事務中，或者是帶小朋友、青少年時，都能越來越好。

第二節 日常陪伴的重要

我與 A 群體是透過參與部落祭儀活動，與 D 群體、E 群體認識，並在參與過程中有了辦理成長班的想法，但與弟弟妹妹們的認識主要都是透過成長班，就像 B 群體認識部落中的中壯年、老人家也都是透過成長班，不然 B 群體有互動的長輩，多半是自己家中的親戚，或者同學家中的老人家

以前長輩會認識我就是因為家裡，因為他們認識我阿公所以就知道我是誰誰誰最小的孫子，其實我不認識那些老人家，那些老人家就會問我阿公餒？我就會講講講，但心裡就會想說阿你是誰（皺眉頭）？我覺得是參加成長班之後，因為要做一些前置作業嘛！你們就會找老人家聊天。阿（拍一下手）！很巧的是我參加第二年就在做傳統服飾的那個調查，那時候我們要不斷地去問老人家，所以我也就很順利地知道，喔（瞪大眼睛，語氣上揚）！這是利嘉的老人家！這是我的親戚？原來我們是親戚，就是很順利，然後又因為我又會唱一點歌，學了族語歌之後就很喜歡，跟老人家一起唱歌的時候，老人家就會知道說，這個人會唱族語會唱我們的歌什麼的，他們就會很主動地跟我打招呼，然後很主動的有點也是誇獎的說，你很會唱歌餒（笑），因為這樣跟老人家的熟識的程度很飛快的成長，我甚至有時候都覺得，我比一些比我早參加成長班的人認識

的老人家比他們還要更多（下巴微微揚起），或者跟老人家的關係互動的比他們更多。（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成長班前（歪著頭）？真的沒有餒！同學的阿嬤，看到會打招呼會笑一下（看遠方笑一下）。現在認識的都會叫，在商店買東西碰到會寒暄，都是成長班之後。做服飾階級那一年，那時候很頻繁的跟他們互動。這之前沒有跟老人什麼互動，頂多請他們來上課，我記得是從那時候才開始會帶小朋友去找他們啊認識他們。做一些訪談什麼的。（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B1 與 B2 兩位都是因為成長班課程與耆老們認識，也都提到是因為 2012 年服飾階級的田野調查，在 2012 年前的課程規劃是請耆老來當老師，較多互動的是耆老與小朋友（國小生）之間，這一年的課程主要是由 A1、A2、A4 規劃，會做服飾階級的田野調查，除了經常參與部落的祭儀活動外，也經常參與跨部落與其他部落交流，A4 回想並說「好像聊天有聊到，還是參加甚麼活動，看到其他部落的都好好穿衣服，甚麼年齡穿甚麼……我有點忘了。」因參與部落相關活動，而反思自己的部落現況，所以想透過籌備成長班活動，來了解服飾階級並記錄行動。對 B 群體來說不只是部落老人家，基本上部落中不同的年齡層，幾乎都是透過成長班認識

透過成長班才變比較熟悉的人！有啊！就是利嘉的那些代表、村長，有一些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就會知道我要幹嘛的時候找哪個人絕對是有幫助的。然後幾乎是所有的哥哥姊姊們都是，我以前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跟他們相處啊（歪頭微嘟嘴）！跟你們一起工作之後，我以前會跟他們相處就是透過你們，因為你們認識，以前跟你們一起的時候就會連帶的跟他們一起相處，但是現在就也不用一定要你們帶著去，就可以很自然的跟他們相處，一種自然而然。（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對 B1 來說成長班是參與部落事務的媒介，透過與我及 A 群體的熟識，和不同群體一起工作，就像 B3 明確的說：「我自己覺得成長班是管道，會讓你有更多的機會讓你回來參與祭典，有認識的話我就會想說去看看去一下，我才會比較參與。」對他而言，有認識的人在他會嘗試看看，雖然會擔心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但願意參與，就是在練習和大家相處了。而 B1 剛開始參與祭典工作時大多

是和姐姐們（我與 A 群體）一起做事，剛開始還以為他是排斥和哥哥們工作，但他說

不是排斥和哥哥他們工作，是一開始本來就跟你們一起，也因為沒有比較熟的哥哥們，現在會跟哥哥他們，是因為 D1 也算是哥哥們的精神領袖類型，D1 看到我很常出現，就也會需要我幫忙做一些事，所以把我帶到跟哥哥們一起的，其實是 D1，還有我哥哥，我哥哥常聽到我要去巴拉冠，所以他就知道我弟弟有在參加部落事務，我覺得是這兩個人開啟了我另一個工作團隊，所以我跟哥哥們好像也是很自在，也不會很彆扭，所以我現在到哪都很自在，可能就是很自在所以就一直來，因為他變成我的生活。（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透過姐姐們與哥哥們認識，在這長時間的參與下，B1 大約從前三年（2017）開始，參與較多男青年一起工作，不只除喪也試著與他們在野外紮營參與完整的大獵祭儀，他較積極參與部落祭儀工作準備到現在約莫 10 年的他，才會覺得現在不管跟哥哥們還是姐姐們，他都能很自在。可是 B2 就不同，他到現在還是沒辦法長時間與哥哥們共事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沒辦法跟他們做事，我會生氣，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種感覺好難講（扁嘴皺眉頭），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但我就不想跟他們一起（聳肩）！我有檢討我自己，因為他們也真的沒有幹嘛，除了會被使喚做事，我覺得叫我做事都還好，但你不要叫我去買菸買酒那種！我真的沒辦法（搖頭加揮手），我爸就算了，我覺得大家都是來工作的，但是那種事也是難免的。我當時應該是這樣，也有可能以前真的沒有同年齡熟悉的人。（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看著 B2 說著他的無奈、不喜歡，感覺到他真的很不喜歡和哥哥們一起，尤其是在被叫去買菸買酒時，因過去的相處經驗而讓他現在還是有點抗拒，可是他自己又有提到，或許是因為剛參與的當下沒有同齡的男生可以一起，讓他覺得跟哥哥們相處也像是自己一個人，而且 B2 只有在祭典時才會與哥哥們相處，B1 有時會因為自己的哥哥，在日常與其他哥哥有所聯繫，但 B2 沒有因為這樣就不參與祭典工作「可是說實話我出現忙年祭的事情，絕大部分也是跟你們做事，我今年第一次跑除喪，我也是在攝影。就是這種狀況就是要記錄一下，你叫哥哥們記

錄可能拍得不太一樣。(20190430 B2 訪談紀錄)」訪談時，他自己提到祭典籌備工作大部分都是和姐姐們一起，而籌備祭典工作時，男青年本來就都會留幾個男生在部落留守，並協助婦女、女青年的工作，因此 B2 大多是留守年輕人，他雖然無法像 B1 自在地與哥哥們相處學習，但他也找到自己的方式參與祭典。

B 群體都因與姊姊們熟識，進而與不同年齡層認識並熟識，雖然執行工作、參與方式不太一樣，我認為他們都在找和部落靠近一點的方法，且很明確的告訴我，他們是因為成長班才開始參與及認識，因成長班而認識的姐姐成為他們的避風港，在還不熟悉其他群體的狀態下，可以暫且的窩在這裡，跟著姐姐們認識其他人，爾後與他人有了聯繫時，姐姐們就成為他們與其他群的管道、橋梁。然而，從國小就開始參與成長班的 C 群體卻不這樣認為。

C1、C2 小學開始參與成長班，而且是從 2009 年第一屆開始參與，所以成長班對他們來說，比較像是一直都存在的「我國小一年級才搬回來，搬回來之後不是有成長班嗎？因為成長班我才開始慢慢認識部落，然後就覺得這就是一開始熟悉的方式，就是部落的大小事，傳說故事，地名，族語，之前老人家的事情。」雖然 C2 是後來搬回來，但他搬回來的那一年剛好是成長班辦理的第一屆，他從學員參與到當隊輔帶者小朋友，對他來說成長班是一個長大的過程，他也將參與成長班做為習慣

我覺得是一種習慣，就是如果你沒參加就會覺得怪怪的，就會覺得不知道要幹嘛，也會看到有其他部落的朋友，他們在活動的時候這邊沒有什麼活動，好像在不一樣的世界裡，就是會覺得怪怪的，為什麼他們有我們就沒有這樣，有一種羨慕的感覺，就是他們有活動就聚在一起的那個畫面，就是會覺得我們這裡好像都沒有什麼，沒什麼人氣之類的……(20190508 C2 訪談紀錄)

雖然他將參與成長班作為一種習慣，但也可以從他的訪談中之他，他會受他學校的同儕或因參與跨部落而認識的朋友影響，認為應該參與部落活動，我認為他除了受環境影響外，也是因為參與、喜歡因而在乎，否則他根本不會關心其他同儕的部落事務，而 C1 認為成長班是可以解釋祭典的意義，讓參與的人認識、了解「我覺得你參加祭典就單單只是參加祭典，但你根本不知道祭典的意義是什麼，但是你參加成長班，他們會講啊然後去認識。」我認為 C 群體將他所經歷的一切，視為整體且理所當然的事情，對於從小就參與成長班的他們，等同與從小就認識長輩，也從小就認識這 A 群體、B 群體及其他的哥哥姐姐，他們也跟著自己家的哥哥姐姐持續參與著，不管是成長班或部落祭儀，甚至日常生活的相約出

遊，對 C 群體來說，參與成長班和祭儀本身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須像 B 群體一樣強調，而 B 群體是認為自己是長大了，是高中生了才開始接觸，所以對 B 群體、C 群體在觀看這件事的角度是不太一樣的，C 群體並不會特別留意自己是因為什麼才和不同群體靠近，而是從他接觸、參與時，不管是耆老、中壯年、婦女、男青年還是女青年哪一個群體，他都是一起接觸、一起認識。雖然對 C 群體來說，A 群體與其他年齡層是一同認識，但如果沒有我和 A 群體帶著他一起，他似乎也無法參與到祭典前置作業的工作

現在就是感覺會有一個人帶著你去做那些事，可是如果我是一個本來就不參加的人，可能我就會真的只是站在門口，就不會做到前置前面的事情啊，就可能真的只是有參加祭典，就是不會去做別的事情。所以應該就算有關係吧，因為如果我不認識我就不會參加，對吧？（歪頭自問）（20190814 C1 訪談紀錄）

他看著我假想著，如果他不認識筆者，他會如何，就是因為他原本的生活裡，本來就有他熟識的姐姐們，會帶著他們參與祭典籌備工作。C 群體與 B 群體也有相似處，像是 B3 說起參與成長班還是會有點怕怕的，但大部分是他相處過的人所以比較快拉近，但祭典就不是，所以在籌備祭典工作時，他也會習慣習得先去找熟識的人一起「我自己是那種有熟悉的人在那邊，會比較想參與，比方說辦活動好了，然後這個活動也有熟悉的人在那邊，或者有熟悉的人一起去，我就比較想一起去，因為會有一個安全感，至少有一個熟悉的人，在同一個場域一起做事也好。」C2 雖然一開始說不在意，但在邊講邊想的過程中，覺得如果沒有朋友一起的話，就不會主動去參與「應該是沒有關係，參加祭典就是參加祭典啊，就不管有沒有熟識的人，去參加祭典就是參加祭典啊，我是覺得有朋友的話就還好，就是有同齡的朋友，好朋友一起去參加祭典，然後在祭典上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關係。去成長班也是一樣，只要有同齡的朋友就 OK。」不主動的原因，是沒有辦法確認有沒有認識的人在那裡，但如果是透過我與 A 群體的邀請，C2 就會認為我與 A 群體一定會在

當然是確認你們有在！（音量變大）我記得有一次你們叫我們上去，我忘記是什麼活動，結果我們去都沒有認識的人，那一次是因為有 D2 跟 D3 他們在就還好，如果連他們都沒有的話……因為 A4 姊姊好像也很晚來，然後我跟 Z

上去，我們就一開始就不知道要幹嘛，就在旁邊吃早餐。（20190508 C2 訪談紀錄）

如果與朋友沒有約成功，原本主動參與的意願就會降低，會等待哥哥姐姐們叫他們，這也是為了確認有熟悉的人在，但也可以從這裡知道，對 C2 來說，D2、D3 也是熟悉的，但 D 群體與 C 群體之間，並不像 A 群體與 C 群體一樣常聯繫，也可以知道在不是祭典期間時，會希望有熟悉的人在場，和 B3 一樣會有安心感。A、B、C 群體之間除了成長班活動及祭典工作外，在日常中也有許多互動，B1 也認為有長時間的相處，對彼此的了解越來越熟悉，因此更常的與成長班的大家一同出遊，或一起參與部落、社區外的活動

我會跟大家參加有的沒的，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跟大家相處的時間也夠，也夠瞭解也知道怎麼跟這群人相處，所以每一次大家說我們要討論那個成長班唷，或是要約一下成長班，心裏就不會講說「喔……（聲音往下）好煩歐」，就是有一種很自然的反應說「喔~（聲音上揚）好啊！可以！」，甚至是沒有考慮的，要約成長班什麼的時候他就變第一順位，要出去玩也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如果剛好有正事耽擱的時候就會覺得「蛤~」，還有一個就是除了我跟你的認識之外，家人也互相認識互相知道，就會有更放心更相信的感覺，會比較多的連結跟共通點，比方說是因為我媽媽都認識你們，所以講說跟你們出去的時候就不用解釋，所以跟這群人出去的時候，家裡的人會很放心，他不會多問要去哪要幹嘛，凡正他只要知道你要跟這個人出門，他們就不用多想那麼多，考慮這麼多，就變習慣，從以前就會建立跟這個人是安全的，不用太多疑慮的。跟大家相處就是很舒服很自在，我不用思考太多，就沒有太多的煩惱。（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在與成長班的大家有過相處經驗後，對我與 A 群體感到信任，相對的放心，但這些了解、放心，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相處、遊玩下，慢慢累積的，一起工作的默契、工作方式也是慢慢累積與養成，因此，習慣與我和 A 群體工作的 B 群體與 C 群體，在參與祭典活動工作時，不免會有不一樣的心情感受，我也在做部落祭典工作時，觀察到 B 群體、C 群體偶爾會跑來 A 群體身邊，抱怨其他的哥哥姐姐，覺得做事習慣很不一樣，好像也很難溝通，也會看到 B 群體或 C 群體找朋友說：「陪我去買東西，哥哥要的……」或者 B 群體、C 群體被找去陪

的狀況，他們偶爾都會「吼～」有點不耐煩得叫一下，我也發現 A 群體叫 B、C 群體的時候，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但相處上似乎有更多的彈性，他們會把交代的事完成，偶爾也會跟 A 群體撒嬌說等一下，或者會看到 A 群體和 B 群體、C 群體撒嬌說拜託，各種有趣的互動

如果那時候很忙的話，大部分都會覺得沒差，如果是那種比較空閒的時候就有差了，就忙的時候大家都需要人手，你就會想說我就去做就好了，比較空閒的時候就會想說，你為什麼不去找那個人？所以有相處的會比較甘願一點啦，不認識的就會覺得幹嘛叫我（聲音變大）？像你，我知道你很忙啊，所以我就會去啊！（20190814 C1 訪談紀錄）

我覺得沒差，因為那些哥哥們叫我做事我還是會做。比方說我被你使喚我會去那是因為我對你有認識，如果是被 W 使喚，我會去做，畢竟他是我的哥哥，但我心裡面就會覺得你憑什麼，但是我還是會去做，一定會這樣，可是他就是我的哥哥，他在部落就是比我大我能怎麼辦。（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基本上弟弟妹妹被叫去做事多少都還是不甘願的，只是當他面對熟識的人時會多一份體諒，可能是很清楚熟識的人很忙碌、做很多事，所以在空閒時就算自己也想休息，但也還是會體諒哥哥姊姊而願意多做一點事。C2 在訪談時，有自言自語的說「碰到哥哥姊姊就是要做事……」問他說了什麼，他也只請我再問一次題目，想了想後說「會有差，親近相處的話會明確告訴說我要去或不去，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應該會沈默吧……B2！他問的話我應該就會沉默，我跟你們相處的時間比較多，跟哥哥（B2）相處的時間比較少，比較知道你在想什麼吧，就你們知道我們在幹嘛。」雖然都是要做事，可能都會覺得很煩，但面對熟悉的人，他願意講說他懶惰、他很累，是因為他認為熟悉的人，比較了解他們生活的狀況，所以也比較不會勉強。我與 A 群體以前也煩惱過，弟弟妹妹都不理我們的階段，以前都會覺得弟弟妹妹，看到我們就會跑掉，很像很怕被我們抓到，要幫忙什麼的感覺，尤其是在成長班、祭典期間，但現在好像好多了，就算他沒辦法一起，至少也會讓我們知道他們在忙什麼。

我忘記上次什麼事要幫忙了，我有發文叫大家，我記得那時候沒有人回，可是那天我上去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妹妹在那邊了，我覺得我以前也會這樣想，可能要請他們幫忙還是出現什麼的，就會不要，就是不要就是不想去，可能不想看到我們，要怎麼叫都很難，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在想我們要怎

麼拉近跟他們的距離，我們有一段時間好像在煩惱，現在有比較好了，他們就會知道有事情就會出現，不會像以前這麼排斥，所以有比較好就對了，應該好蠻多的，他們現在都會當面拒絕，以前可能是甚麼都不講，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現在就是我有正當理由跟你講，我沒辦法到，我有別的事，也是有進步啦，總比我們都找不到人好。（20190506 A3 訪談紀錄）

因長時間的相處，而有了共同的語言，也因長時間的相處，更能互相了解群體的每個人在忙些什麼事，甚至因日常的對話、陪伴變多了，也較不害羞或害怕和哥姐對話。日常的相處與陪伴是彼此互動的基礎，做為弟弟妹妹明白跑腿、被使喚是他們的工作，還是會有不想做的時候，會抱怨、會煩躁，但最後都會完成被交代的工作，只是在當下心情想要抒發，熟悉他們的哥哥姐姐會接下這個情緒，完成時也會給予感謝，弟弟妹妹對哥哥姊姊尊重、聽話，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對哥哥姊姊的體諒，也是對一直陪著他們的一種感謝。

我也注意到，旅外的哥哥姊姊回來時，和大家一起工作是最快拉近彼此的方法，A2 在北部工作，只有在節日、假日時回來，雖然現在的這群國、高中生，是他在他們國小的時候帶過，但他說他與妹妹她們沒有好到會約出來，而且剛見面的時候，也會有一點尷尬，就是太久沒見的感覺，他在訪談時提到「我覺得特地跟妹妹她們聊天，我覺得很奇怪，我不知道要聊什麼……但如果我們現在是一起編花啊、採菜啊，我就可以很順的跟他聊天，就工作做一做，就會很自然地問起對方的近況。」而 B3 也有同樣的感覺「不自在是不會，我回來或我跟大家一起，沒有到很經常。就是我們會這樣見面也算是久久一次。就是會那種久久見一次，看到人會不知道講什麼的感覺……(停頓一下)尷尬！也會不知道大家在忙什麼，不知道大家的近況是怎樣，可是這種感覺很快就會消失。」藉著一起工作，複習這個團體的節奏，創造共同話題，進而關心對方近況，因不同年齡層之間，共同的話題與朋友不多，透過一起工作，不管是辦成長班活動，還是一起籌備祭典，或者部落裡的其他公共事務，這些都成了不同年齡層共同話題，共同參與的事情。

平常我們也不會一直煩妹妹跟她們聊天啊，雖然我們會去弟弟妹妹家聊天，弟弟妹妹多少也是會有一種生疏的感覺，但是成長班籌備期間在做的時候，我們什麼都可以聊，各種笑別人做工做什麼，我們共同的話題很多，你看成長班結束後，我們可以慢慢地持續到年祭，年祭結束過年的時候我們還會一起，聚餐，清明節的時候可能聯合年祭，就一直這樣延伸，中間斷掉的期間沒有那麼多。

（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這些看似自然而然形成的事情，其實是 A 群體在意識到，要拉近和弟弟妹妹的距離時做的一些努力，願意在已經習慣的日常裡，花一點時間約弟弟妹妹一起出門，或看到別的部落有活動，會詢問弟弟妹妹有沒有興趣，可以帶他們去，甚至在規劃出去遊玩時，也會問弟弟妹妹要不要一起……等等，這些現在也成了我與在部落的姊姊們（A 群體及其他女青年）的一種習慣，創造在一起的可能，而 B 群體雖然不會排斥，但也不會主動。

和弟弟妹妹關係不怎麼樣，沒有在相處啊！除了成長班以外都沒相處。哥姊的話，應該是看場合。看是要做什麼事情，看有沒有認識的一起再揪，我沒有想過要揪弟妹，在成長班的時候不會覺得不熟，脫離後就會覺得不熟。可能會說誰有放假嗎？要不要一起啊？如果我單獨一個人當主揪，我可能就不會想這麼多。（20190430 B2 訪談紀錄）

B 群體與 C 群體之間的熟悉、習慣，沒有與筆者及 A 群體來的深，多半是因為 B 群體很少在部落的關係，他們才從外縣市回到部落工作不久，就連祭典籌備、辦理成長班都無法時常出現，所以 C2 在面對 B2 時，才會容易沉默，怕回答的理由不能被理解吧。A 群體、B 群體、C 群體因為成長班的關係聚在一起，但透過我與 A 群體的邀請及熟識，讓 B 群體及 C 群體和其他年齡層有更多的互動，進而讓情感不只在成長班活動這個群體間流動，也能向上擴散的與中壯年拉近距離「我覺得成長班，就是從先凝聚年輕人，再凝聚小朋友的一個地方，成長班可能前面是會教小孩傳承文化，可是我覺得不管是年輕人、小孩、老人都會因為成長班而流動，關係會更近。（20190615 B3 訪談紀錄）」B3 認為成長班不只是教小朋友，而是在參與成長班的過程中遇見不同年齡層，讓彼此的關係更靠近一些。

第三節 部落裡的成長班

我和 A 群體與 B 群體、C 群體藉由成長班認識、共事，透過長時間的相處和對方熟悉，並帶著 B 群體、C 群體及其他同齡的弟弟妹妹一起參與部落事務，也會在 D 群體找我與 A 群體幫忙時帶著他們一起

我們除了成長班之外我們也會做部落的其他事，我覺得我們的課程還是會找耆老，會跟大哥大姐做接觸，那同樣的我們找他們幫忙，他們也會找我們幫

忙，可能沒有年輕人，我們被找的時候我們就會找弟弟妹妹一起，所以他們也會慢慢的跟我們融入在祭典裡面。（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就如 A1 所說，我與 A 群體不再只有成長班時才會找弟弟妹妹一起，弟弟妹妹們慢慢的跟著我與 A 群體，一起參與部落、社區事務，這樣的「帶著」也是透過成長班每一年的調整而慢慢成形，這些調整是透過我與 A 群體，每一年參與部落、社區事務，跟隨著 D 群體、E 群體的慢慢調整，B3 近年參與有發現，認為成長班是一種示範

你以前是弟弟妹妹，你有哥哥姊姊帶你，你會慢慢這樣當哥哥姊姊，因為你之前被帶過，知道你要怎麼去教你的弟弟妹妹做什麼，部落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你遇過的事情也好。有時候去成長班我會聽到說，誰誰誰你以前是學員現在換你帶他們，你知道姊姊的感受了齣？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延續，換你當哥哥姊姊的時候，你會有一個主動，我好像要帶我的弟弟妹妹做什麼的那種。我的意思是說你會知道，你之前進來是一年級你一直一直來，你越大你有弟弟妹妹的時候，你會要照顧弟弟妹妹，就是要當哥哥姊姊去教他們。（20190615 B3 訪談紀錄）

B3 在近年的成長班看見了，我與 A 群體共同期待的事情，就是不只是在成長班時成為哥哥姊姊，而是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對方哥哥姊姊，透過參與每一年的成長班，孩子與青少年逐漸學會關照年紀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在持續關照的過程中慢慢成為哥哥姊姊，如同我與 A 群體在辦理成長班過程中，因為弟弟妹妹逐漸調整帶人的方式，慢慢地摸索成為姊姊的樣貌，而這個過程弟弟妹妹也在慢慢地模仿、學習，而這份關照不只限於部落的事情，而是能擴及至日常中，學校發生的事或家裡發生的事等等，我與 A 群體藉由成長班了學習做事，更體認到陪伴的重要。

除了會做事也要會帶人也要陪伴，而且我覺得陪伴很重要，比如說如果這個弟弟妹妹他沒有哥哥姊姊，父母親的陪伴是一回事，如果部落哥哥姊姊沒有陪伴的話，情感不會延伸，每一屆每一屆不會延伸，就像你看我們斷層多大，我們上面就誰了。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做部落的事，也是成長班的弟弟妹妹。我覺得成長班延伸很多。（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透過成長班看見陪伴的重要，藉由做部落的事都能發現弟弟妹妹的蹤跡，瞭解因為成長班而延伸的情感，A1 提到是因為部落哥哥姊姊的陪伴，而不是家中的父母，我認為透過部落哥哥姊姊的陪伴，弟弟妹妹才會和家裡以外的人有所連結，也才有機會藉成長班建立的關係，延伸至部落祭典、社區活動的大小事中，儘管成長班工作人員來來去去，不是所有人都會每一屆每一屆的參與成長班，或回來幫忙帶小朋友，但就像 B2 說「我覺得很開心的是小朋友他們一直在長大，可能有人會離開有人不會一起做，有人會當工作人員，我都覺得能看到他們長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覺得陪伴是很重要的事。那是一種歸屬感。」(20190430 B2 訪談紀錄)」能參與彼此的生活、陪伴對方，看著弟弟妹妹長大是幸福的，我想 B2 會這麼說，是因為知道就算沒有參與成長班，也並不代表他們離開和我們共同的生活圈，我和還在持續籌辦成長班的大家都知道，透過成長班聯繫了我和我弟弟妹妹，讓我們彼此有機會相處、認識，有共同的回憶，也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有聯繫，B1 也透過參與成長班，慢慢的發現自己與部落的連結

就覺得好像自己的那種，講嚴重一點就好像是一種使命感，就好像是我住在這邊，然後好像要對這邊的人這邊付出一些什麼，我覺得就是要好好的當利嘉的人這樣，好像不是只有回來睡覺這樣，就是一種感覺，我好像要好好的當利嘉的人，就是一開始有那種，原來這哥哥是利嘉的，原來這個姊姊是利嘉的，原來我們是親戚唷！你會不斷的一直發現很多的事情的時候，就會覺得天啊，我跟這邊的連結跟真的是很深，我真的是住在利嘉的人耶～(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的發現是經由長時間的累積，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看見自己與部落族人的連結、關係，不只是認識親戚，而是透過與部落族人產生連結，學習到知識、歌謠，在一點一點的了解自己的部落過程中，慢慢的長出他說的使命感，希望自己也能有能力回饋給這裡的人、這個地方，在部落好好生活，一起工作後，不同群體中、不同的人都會漸漸長出與部落的聯繫，B1 後來就找到可以進一步加深連結，也能回饋給部落的方法

當我自己知道我會唱一點歌，而且願意學歌是因為我覺得，一開始誇獎我很會唱歌的就是部落的人，所以就會覺得（哽咽）欸！怎麼走心（用雙手搗臉）！所以那時候就覺得應該要把自己的一點點才華奉獻的感覺，就一直很努力的在學習的時候，跟老人家的連結就比較密切。（20190608 B1 訪談紀錄）

B1 在被部落老人家肯定後，也更加用力地學習歌謠，透過學習、把歌唱好，作為禮物回饋給部落老人家，這塊土地的一種方式，而 A1 對於從國小時，就一直跟著我與 A 群體一起做事的 W 和 O，已經邁入成年，因此 A1 決定要親手繡褲片作為禮物，回饋給他們的父母及他們兩位長時間的願意

你看他們從學員開始參加，我們大部分都是女生，他們一直一直跟我們相處，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給他一點什麼回饋，畢竟他們也是跟我們辛苦的過來，只是我覺得，我很開心他們的家人支持他們，也很放心的把他們的孩子交給我們，就是一個回饋，回饋給他們這個家庭。（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B1 和 A1 都是透過長時間與他人相處而產生連結，也看見對方的願意，不管是教歌、肯定，或者是弟弟們的願意跟著，不再只是看見自己的努力、辛苦，而是開始看見不同的群體，不再像是以前我與 A 群體，只有看到 A 群體或者較頻繁出現的 D 群體、E 群體時

以前會覺得只有我們幾個才有做事的感覺，可是現在我會覺得，不要分什麼我對他有成見還是什麼，就是最起碼大家願意一起出來做事情，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快樂，我會覺得這個部落不管自己發生什麼事，可是大家在做事情的時候都還是願意出來，以前真的會抱怨會覺得誰不要來只會用嘴巴，現在會覺得不用講什麼，最起碼還是會有人願意出來，至少不再只有我們，現在會這樣想。（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我認為當我們懂得看見其他群體時，我們就是一起了，所以就算很累、會抱怨，但都是一下下的心情抒發，因為我看見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努力，而是看見了和我一起在努力的人，所以會心疼、會體諒，也會肯定彼此、相信對方，如同 B1 說「一群人共同做一件事就不孤單，煩是煩，但大家都一起了，就會跟大家一起做，至少當下的心情是開心快樂的，所以會越來越愛參加。（20190608 B1 訪談紀錄）」做事的過程難免會煩躁，但如果看見身邊的彼此，看見大家都一起做，一起跨越這些困難時，當下就會覺得就算累也是有人一起分擔，所以就變得沒這麼累，過去與不同年齡層相處，可能都是因為一起做事的關係，但每一次的一起會漸漸累積，關係變得不再只有做事時才能一起，而是在日常中見面也都能聊天，關心彼此的近況像 A3 也有提到「我覺得要做事的時候都會去拜託誰啊，就是請別人

幫忙但你就會認識到不一樣的人，比如說我跟 M 打招呼，就只是知道她是 Y 的媽媽，可是現在跟她見面的時候會打屁聊天啊，就是變成現在這樣的相處。(20190506 A3 訪談紀錄)」這些會在每一次的參與中累積，似乎只要有過一起的經驗，下一次就會疊加上去，就像曾經在外念書、工作的 A 群體、B 群體一樣，大家互相記得彼此，一起努力過、辛苦過的記憶與過程，雖然有時候會想逃避，會認為自己應該專心在自己的課業或事業上，但和 A 群體及我相處這麼長，共事這麼久的 A4 卻沒有辦法什麼都不關心或不參與

我也會覺得我在外面工作、在外面讀書，就不要碰這些事情，我覺得是一種歸屬感吧，你在外面當然會想家，就是一種好難解釋的感覺。你有時候會覺得工作已經很忙了，然後你為什麼還要做這些事情，沒有辦法，我就已經這麼忙了，我還是要去，我只是覺得既然我做了，就做下去啊，不是心不甘情不願歐，是我在做這些事情找到很多認同嗎？還是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學到很多東西吧，如果我都沒做這些事搞不好我現在在漂泊勒，我可能就覺得這個地方只是住過的地方，就只是回去看看你們我就離開了，我就不會有多一份情感留在這個地方。就是有一份情感在那個地方，你就是會想看它未來會怎麼樣，你會希望它未來可以更好更茁壯之類的，但不一定會很順利啦。我覺得人的情感讓我很愛這個地方，很多事情都是很無常或是怎樣，但我很認真的覺得我有你們這一群，你不用講太怎麼樣，你們就只是待在旁邊而已，笑笑鬧鬧就會很開心。我以前會覺得這是利嘉村啊，可是現在你跟大家做了很多事、部落的事，很多時間跟別人相處，想家是會想到很多人很多事，就是因為透過很多事，認識很多人在這個地方。(20190501 A4 訪談紀錄)

我和 A4 想法一樣，和大家經歷過很多很多事情，不管是一起做成長班、祭儀活動、參與對方的人生大事，一起出遊、玩耍，在這個地方我和 A 群體，還有很多的弟弟妹妹一起做了很多事，對很多人花了很多力氣陪伴，所以會希望這個地方、這些人越來越好，當然不會所有事情都很順遂，但我知道我有一群朋友，不管是中壯年的帶領，還是弟弟妹妹的願意跟著，或者是部落老人家的陪伴，這一切都是不斷讓我和 A4 想不斷參與的原因，不是放不下，而是想和大家一起，自己也能盡一份心力，和其他人一同分擔的心情，在不斷參與部落、社區事務的過程中，成長班、部落祭儀活動，參與公共事務都逐漸地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會為這些時刻留下時間。

我喜歡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覺，就是喜歡和大家一起，我覺得跨部落後面的延伸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不只是跨部落、成長班、祭典，只要是部落的事我發現我們都會出來，而且我們都會一起，那個感覺是很好的，會很珍惜這種感覺，你自然而然的就會知道，在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事情。（20190427 A1 訪談紀錄）

當成長班、祭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和事及情感，就不會只限於在成長班當中，而是能跨到不同群體，也能在日常裡自然而然地問候對方、關心彼此，也透過每一次和大家一起做事、一起經歷、完成活動、籌備活動的過程不斷地加深彼此的連結，各自都能漸漸長出與不同群體建立關係的方法，像 B1 透過成長班認識耆老，因為認識而開始認真學習部落歌謠；A3 透過一起工作的經驗，認識到婦女們，與他們學習間越長，能聊的話題也就越多；B3 因為成長班和不同的群體拉出關係，而 A1 參與部落事務時間越長，看見的群體也就越多。

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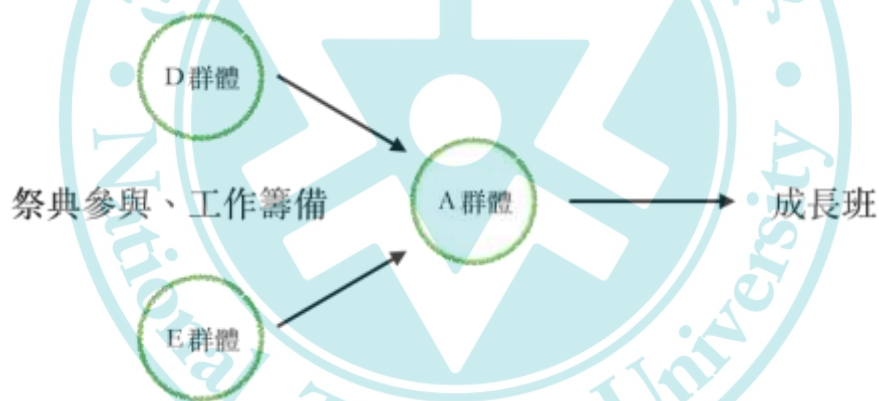


圖 5-1：群體關係與成長班的產生

我與 A 群體，透過跨部落及祭典籌備工作，與中壯年（D 群體）、耆老（E 群體）認識，並在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中熟悉彼此，藉由 D 群體及 E 群體的陪伴、帶領下，我與 A 群體不斷學習不同年齡層的责任分工，對部落祭儀、文化知識開始認識及好奇，我與 A 群體雖是因為參與跨部落後，才更為積極的參與自己部落事務，但因為有 D 群體及 E 群體的在，讓我與 A 群體才能透過不斷的參與部落、社區公共事務中，吸收轉化成為成長班的課程（如圖 5-1），我與 A 群體雖沒有直接與 D 群體及 E 群體討論成長班課程，但成長班課程從以文化傳承為主旨的課程，到以陪伴、停辦，反思成長班與與部落的關係，直到現在會與協會課程、部落長老的期待及文化祭儀中需補強的部分，整合成為成長班課程的過程中，都是我與 A 群體隨著部落的節奏，慢慢調整的結果，因此與 D 群體、E 群體

的相處及籌備祭典的過程中，我與 A 群體在沒有意識到的狀況下，藉著成長班課程、操作，遞補我與 A 群體在部落中看見的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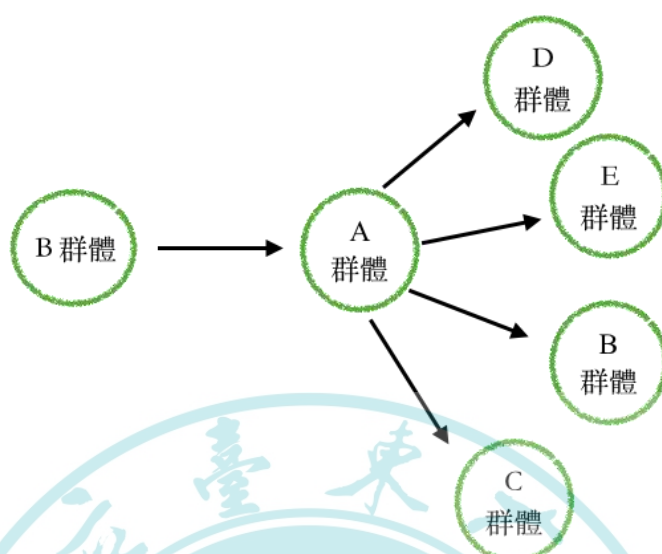


圖 5-2：B 群體視 A 群體為橋樑

B 群體很明確地將成長班，視為與其他群體認識的管道、跳板，也藉由與 A 群體的熟識，跟著做事的過程與不同群體相處，雖然 B 群體中的三位參與部落祭儀，及與其他群體相處的方式不同，但都是透過成長班、我與 A 群體在找和部落更近一點的方法（如圖 5-2），他們都是因為參與成長班，才開始參與部落祭儀，所以成長班的姊姊們，就成了暫時的避風港，帶著他們參與部落、社區事務，在與其他群體漸漸取得聯繫、熟識後，A 群體就是他們與其他群體認識的橋樑、媒介。但從小就參與成長班的 C 群體，並沒有將成長班和 A 群體視為橋樑，而是視為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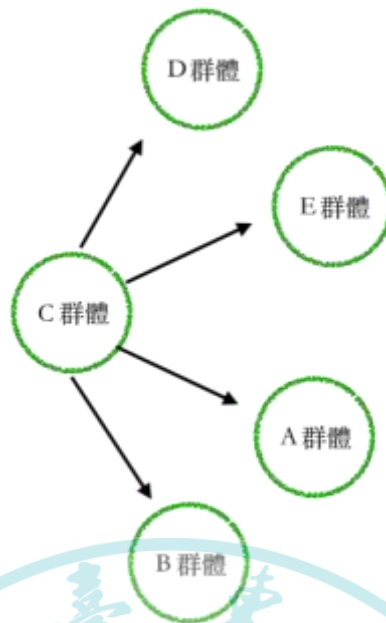


圖 5-3：C 群體視為一體

C 群體是從小參與，與 B 群體不同，所以就他的認知中，成長班涵蓋的就是所有的群體，也認為成長班、祭典、部落為一體（如圖 5-3），但和其他群體相比 A 群體是與 C 群體較為熟識的一群，因此參與部落事務多由 A 群體傳遞消息給 C 群體知道，哥哥姊姊與弟弟妹妹因成長班，所建立的情感確實存在著，因有過共同的經驗，讓本是沒有交集的人，產生了連結。透過成長班讓小朋友和耆老認識，因小朋友曾有過的經驗，讓哥姊能夠被記得，讓老人家能夠記得年輕人，進而在部落的日常生活裡，有了不一樣的氛圍，因為認識，所以在部落裡會主動打招呼，弟弟妹妹（國小生）會在路上喊哥哥姊姊，有時也會聊天，年輕人也會和耆老們打招呼。

然而 B 群體和 C 群體透過參與部落事務，更了解自己的責任角色及分工，但我卻觀察到他們與 A 群體及其他的哥哥姊姊互動方式有些微的不同，在我一問之下才了解，因 B 群體和 C 群體與我和 A 群的認識、相處比較久，所以對我們做事的方式較為熟悉，也因為這些相處經驗更能互相體諒，雖然 B 群體和 C 群體知道自己是弟弟妹妹，所以知道要聽哥哥姊姊的話，但心情有沒有將他們真的視為哥哥姊姊，就不一定了，反之我與 A 群體因成長班確立了哥哥姊姊的「位置」，所以和沒有帶過他們的哥哥姊姊明顯的產生出差別，當我還只是國、高中生時，因沒有被年紀較近的哥哥姊姊帶領的經驗，在祭典中被呼來喚去時，感覺不太好，有種哥哥姊姊仗著年紀欺負自己的感覺，曾有某位弟弟和我抱怨哥哥們一直叫他做事，而我反問「我也叫你做事啊……」他只有說感覺不太一樣。

而這個不一樣是透過日常中的陪伴慢慢累積起來，在弟弟妹妹中長出了屬於自己哥哥姊姊的樣貌，不只是用年齡區分，只有叫弟弟妹妹跑腿、做事，而是有帶領陪伴的過程。

我與 A 群體透過成長班，和弟弟妹妹（C 群體、B 群體）相處、認識，進而在日常中互相陪伴，他們也跟著我與 A 群體參與部落公共事務，情感的流動漸漸的不是只在我與 A 群體和弟弟妹妹（C 群體、B 群體）之間，我與 A 群體跟婦女、中壯年有一同工作的經驗，弟弟妹妹也開始與婦女、中壯年、耆老有互動與認識，當成長班的大家漸漸和不同群體認識、也有共事經驗時、會開始看見日常生活中的彼此，因日常的陪伴了解弟弟妹妹的功課壓力，知道哥哥姊姊工作繁忙，明白耆老們的心急，清楚中壯年家庭、部落、工作的三頭燒。在參與公共事務的同時，如能多參與對方的生活、了解彼此的困難，會互相體諒，即使會用抱怨抒發心情，也絕不會埋怨對方，我覺得情感在流動與累積下，可能會讓弟弟妹妹與哥哥姊姊之間的位置，及不同年齡層間的責任、工作更為清楚，因情感的聯繫更為穩固，因為成長班這群體，是在互相體諒的過程中，盡力而為的將事情做到最好，且持續參與著。

我與 A 群體相比，待在部落的時間較長，或者說我幾乎沒有離開過部落，不管念書還是工作，所以相對的和 D 群體的接觸比較多，我也透過我論文的訪談了解，D2、D3 對筆者的信任，也才明白原本以為他們對我說的也是會對 A 群體說，根本是誤會。像 D3 說的「我好像跟他們都沒有什麼互動，我的互動對象只有你吧？他們跟我沒有什麼在互動啊！有嗎？（頭往上抬）沒有啊！」我才知道，平常會和他互動聊天的只有我，A 群體只有在一起工作的時候互動較多。而 D2 也時常跟筆者分享部落的大小事，甚至偶爾會像講心事的跟我訴苦。

我只會跟你講不會跟別人講啊，我不跟別人講，因為我相信你啊，我只有跟你說，因為我覺得我跟你走得比較近，他們因為都在外面嘛，我是跟你走得比較近，因為這幾年我都有看到你在做啊，你在帶領，所以我對成長營我是對你，成長班你是窗口，我是對你，我的認知啦，我覺得我很多事情是告訴你，你去跟他們說。（20190904 D2 訪談紀錄）

我藉著這次的田野調查，看見中壯年對自己的信任，也想起訪談 A3 做成長班的理由時，他說過的話「你有沒有覺得你講的話我們都很熱衷，就像老師教你做什麼，你也從中發現你也很喜歡做這件事情。」我想對 D2、D3 及 A 群體來說，我是一個起頭的人，將線放進針裡的人，但能繡出什麼樣的圖紋、花色，是因為

曾參與過成長班的每一個人，A 群體、B 群體、C 群體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創造了和不同年齡層相處的機會，每一個人會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和部落聯繫在一起，而我們也會逐漸擴大，從我和 A 群體，到參與成長班的弟弟妹妹（B 群體、C 群體），未來可能會有願意持續跟著一起的弟弟妹妹們，藉著成長班這個方式，或者參與部落祭儀、社區活動，繼續向長輩（D 群體）、耆老（E 群體）們學習，持續練習將祭儀、文化實踐於生活，透過情感聯繫彼此，活成生活。



第六章 結論

我在成長班不斷調整課程及活動安排中，察覺我與 A 群體，對於文化學習的想像逐漸改變，這份改變是和不同群體認識、相處下所產生，因此，本文藉由籌備與執行成長班的過程中，以年輕人作為主體，討論他們與各年齡層群體是如何互動？情感連結在此如何串連並作用於他們之間？這群年輕人又是如何透過情感經驗，對文化學習的認知產生改變，並實踐於生活中？並在這份情感一來一往的流動中，如何隨著時間累積成為彼此的能量？情感如何做為知識學習、文化實踐的途徑？

第一節 情感連結與文化實踐

我與 A 群體仿效跨部落制度化的模式辦理成長班，以文化學習為主旨的課程，在年復一年中看見陪伴的重要，變得較不著重文化技藝、知識的學習，認為只要陪伴在身邊就是最好的方式，卻很快的發現，參與成長班的弟弟妹妹沒一同參與部落祭儀，我與 A 群體決定停下腳步，成長班順勢停辦，停辦的過程中我也不斷的問自己，辦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藉由 B 群體重新辦理，讓我看見成長班課程與祭儀結合的可能，同時，讓我察覺日常陪伴的重要，從 2016 年開始，不管是成長班、帶小朋友的課程，或是帶青少年一起參與部落活動，我透過參與成長班的大家，不斷調整自己的腳步和做事方式。

成長班課程無法透過一次性的學習就熟悉，因此不管是歌謠、祭儀、技能都須在日常中反覆練習，生活中的知識，是經驗性的，是需透過不斷的演練，教導下一代，在生活裡不斷學習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將習得所謂的文化知識（Geertz 2002）。學習文化知識，需要靠生活不斷實踐及累積，我與 A 群體一開始辦理成長班都以「看得見」的學習為主，在辦理成長班、以及不斷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過程中，慢慢的理解許多文化知識與生活、祭儀是鑲嵌在一起，因此就算學會煮糯米飯，但什麼時候要煮？為什麼要煮？要送給誰？都是生活中文化知識的一環，在了解這些之後你才能開始運用在生活中，就像 A1 在第四章說的「我自己的感覺是，我們對成長班的要求沒有一定要怎樣，以前我們都會希望要達到我們想像的樣子，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想像變了，沒有那麼要求，讓小朋友開心，有學到東西，不用這麼緊盯的感覺。（20190427 A1 訪談紀錄）」我與 A 群體藉由長時間和弟弟妹妹的相處，漸漸理解學習知識外，那些「看不見」的學習更是成長

班課程、活動要做的事情，也就是透過學習知識、技能的過程，習得不同角色的分工及責任。

生活技能及知識，是需要透過長時間的學習與累積，在反覆練習的過程中實踐於生活裡，並在過程中理解社會角色中的分工，與不同角色裡的責任，即是社會文化（Mead 1994）。文化學習對我與 A 群體來說，不再只是知識、技能，而是伴隨著情感與不同角色的責任分工，透過參與彼此的生活，可以看見不同的群體、哥哥姊姊做人處事的樣貌，第五章 B3 就有提到「你以前是弟弟妹妹，你有哥哥姐姐帶你，你會慢慢這樣當哥哥姊姊，因為你之前被帶過，知道你要怎麼去教你的弟弟妹妹做什麼……」認為成長班活動是練習當哥哥姊姊的場所，透過看見、認識不同的哥哥姊姊，理解自己的責任及工作，就會慢慢的成為哥哥姊姊。就像 A4 認為生活技能、文化知識可以是作為文化學習裡的其中一個環節，然而更多時候，弟弟妹妹會透過成長班看見不同的哥哥姊姊的樣貌，而這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但不管是 A 群體或 B 群體，這些正在成為哥哥姊姊的他們，都認為陪伴弟弟妹妹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D 群體與 E 群體對我與 A 群體其實也是一直陪伴著，A 群體與 D 群體間的年齡落差較大，比較不容易會有像同儕間的相處，也因為「長輩」的位置，所以產出的行動、對話與 A 群體在和弟妹們相處的方式不同，D 群體與 E 群體的情感，不像年輕一輩的 A 群體、B 群體、C 群體時常在日常中呈現，就連訪談時的聲音、表情也都沒有 A 群體、B 群體、C 群體來得豐富，多半是透過談話告訴我他們的期許，而這些期許是包裹在年輕人被交付的工作責任裡，對年輕人的信任與肯定，大多是因為一同共事、工作而累積，雖然方式不同但一樣都是陪伴，我與 A 群體長年跟著 D 群體及 E 群體參與部落事務，才有機會看見自己的不足，需要在學習的地方，同時也知道唯有透過參與、行動，才能更靠近部落，練習去成為 Likavung 的人，這些理解都是透過不斷參與部落祭儀而累積，以行動者做為主體，觀察情感的線如何連結不同的群體，反映出行動者的重要性，面對不同的群體會產出不同的線連結彼此，所以連結彼此的不一定是信任、肯定、期待，也可能是壓力、責備、逃避，情感成為能與外在對話、互動並理解各種意義的符號（簡美玲 2016），透過情感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相互影響，並理解行動者如何藉著情感的線，做出不同的行動。

成長班課程是和不同群體認識及互動的開始，也是練習如何成為哥哥姊姊及弟弟妹妹的地方，我與 A 群體經過辦理成長班這麼長的時間，慢慢找到辦理成長班活動、課程的方向，也明白為期不到一星期的活動，對於參與活動的國小生，或已經成為工作人員的國、高中生，以及剛加入、剛回來部落年輕人，都只能做

到文化知識的介紹，要如何將習得的文化知識實踐與生活中，需要長時間的累積，以及不斷地參與部落、社區的公共事務，我與 A 群體漸漸的不再以工作、責任取向的帶領弟弟妹妹辦理成長班，而是藉由一同工作、一起籌備活動去認識、熟悉彼此，藉著成長班建立關係、再將慢慢出現的情感連結延伸到日常中的互相陪伴、關心彼此的生活。

我與 A 群體的對成長班課程、操作方式的轉變，都是透過參與部落祭儀、活動而慢慢長出來的能力，參與部落祭儀時帶小朋友練習歌舞，因而看見需要文化知識學習的管道，進而辦理成長班，辦理成長班的同時我與 A 群體依然繼續參與部落祭儀，才會發現成長班課程與祭儀活動沒有連結，開始改變課程、做法，也在不斷參與部落公共事務時發現，對於青少年的陪伴太少，進行自我檢討，因而改變和青少年共事的方式，我與 A 群體無意識地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看見不足，進而想要多做一點什麼去遞補，這個遞補的過程其實就是多元文化教育中，文化敏感度的養成，而這個養成是部落的大家（B、C、D、E 群體）和我與 A 群體長時間的互動、陪伴中，慢慢長出來的。

第二節 情感基礎與公共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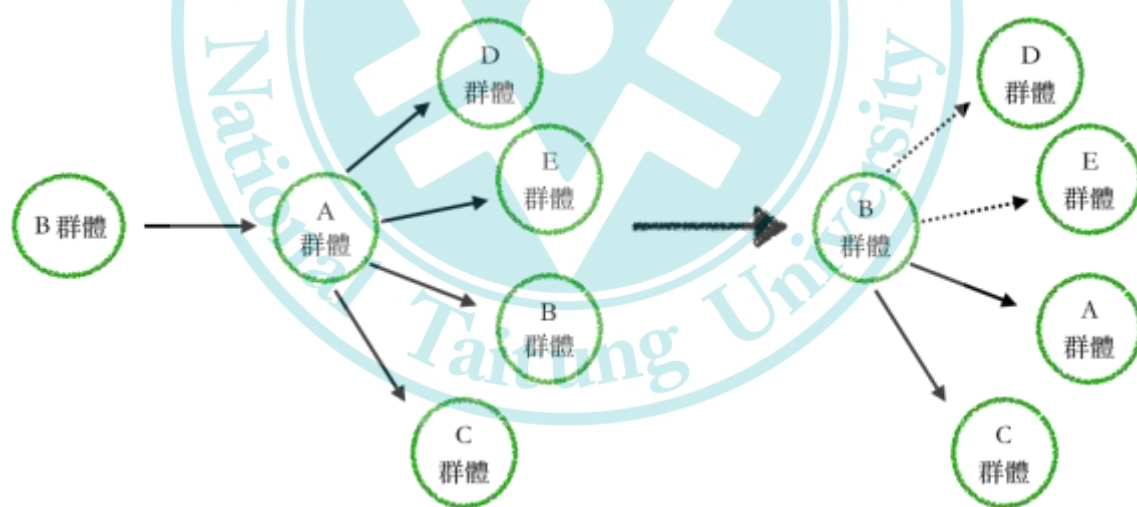


圖 6-1：B 群體的轉變（虛線表示透過部落公共事務有連結）

B 群體透過和我與 A 群體，一起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過程，和 D 群體 E 群體有了互動，並在反覆接觸、做事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和不同群體的做事方式，因此，現在不需要 A 群體的出現、告知，B 群體也能透過不同群體獲得與部落有關之訊息（如圖 6-1）。



圖 6-2：C 群體的聯繫管道

但對 C 群體而言，與 B 群體不同的是，他們從小學便開始參與成長班，從學員、隊輔到工作人員，就他們的觀點來看，成長班、部落祭儀、活動都是含括在一起，因為所有群體，對他們來都是一同接觸及認識，而與 B 群體不同的是，C 群體接收部落消息來源，還是得倚靠著 A 群體傳遞（如圖 6-2），我認為是因為年齡的關係，A 群體及 B 群體都已成年，也加入部落協會群組，但 C 群體多半還是高中生，所以與他們聯繫的方式就是透過 A 群體傳達。因此，B 群體一開始雖然藉 A 群體做為橋樑，與 C 群體、D 群體、E 群體認識，但在長時間相處後，B 群體已能和不同群體相處。

情感聯繫是需要花長時間培養的（Whyte 1994），透過長時間的相處、一起做事、聊天，會更熟悉彼此的個性及理念，因真實的相處關係，透過長時間的累積成為對彼此的信任，因而在決定事情時，會更加聽取長時間相處的人，B 群體、C 群體與 A 群體相處時間越長，就越了解對方，因長時間的相處，有了共同語言，了解彼此的生活，日常的相處與陪伴是彼此互動的基礎，C2 在第五章就有提到「會有差，親近相處的話會明確告訴說我要去或不去，如果不太熟悉的話應該會沈默吧……」弟弟妹妹在面對不同的哥哥姊姊叫自己做事時，多少都還是不甘願的，只是當他面對長時間與他相處互動的人時，會多一份體諒，願意在空閒想要休息時，多做一些事，也願意在面對熟悉的人時，說他懶惰、很累，說出這些實話及抱怨。B 群體與 C 群體會因對 A 群體的信任，而學習、模仿 A 群體對其他群體的態度，B 群體與 C 群體，在面對不熟悉的哥哥姊姊叫他做事時，可能會不耐煩、不甘願，但會因為對方是哥哥姊姊而給予尊重，因為作為弟弟妹妹的他們知

道，這些是他們的工作也是責任，雖然會抱怨、會煩躁，但還是會完成被交代的任務及工作，與《街角社會》不同的是，我們有不同年齡層、群體在相互作用影響著，透過日常的陪伴鞏固的不只是 A 群體的位置，而是弟弟妹妹面對哥哥姊姊時的尊重。

A 群體、B 群體、C 群體透過長時間的相處及陪伴，累積對彼此的瞭解及信任，B 群體相信 A 群體，所以願意跟著 A 群體參與活動，與 A 群體一同認識其他群體，C 群體也因為相信，願意對 A 群體說實話、說無法到的理由，這是長時間相處下而累積的信任感，當情感寫入民族誌時，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行動者，不只是日常裡的利害關係及選擇，也能透過情感去認識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文化（Lutz & White 1986：405-436）。藉著情感的流動，看見不同群體間對對方的肯定與信任，了解哥哥姊姊與弟弟妹妹間的互動，以及長輩對晚輩的期待，並進一步的了解不同年齡層的不同群體，在社會文化中的角色及分工。

第三節 練習，和我們一起。

我與 A 群體因為辦理成長班，而不斷嘗試及尋找成長班與部落「在一起」的方法，也透過不斷參與部落祭儀的籌備工作，漸漸對於文化知識的學習，不再侷限於生活技能、傳統技藝裡，而將生活中的所有都視為文化知識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不管是生活技能還是傳統技藝、祭儀、歌唱都是過去耆老生活的一部分，因環境、生活所需而有不同的選擇，而選擇什麼工具、植物，或遵守禁忌、規範這都是歷代傳承下來的經驗，這些都是文化學習的一部分，我們透過不同的面向理解耆老的思維，耆老在面對大地萬物時的思考，對於做人處事的態度，都是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過去，祭典時女性會準備家中男性的食物，家裡的女生就跟隨著家中長輩，練習如何成為一位姊姊、媽媽，男性則跟隨著巴拉冠組織，學習作為一名哥哥，藉著教父學習更多知識，女性與男性的養成及跟隨，是日常生活中每一天的累積與實踐，這裡都伴隨著長時間的相處與情感的支撐，進而理解傳統祭儀分工中的責任及意義，也能從中看見情感與生活、工作中的連結。成長班開啟了我與不同年齡層相處的可能，文化學習的環境與過去不同，男性與女性的分工也和以往不一樣，Likavung 部落的小朋友除了跟隨自己家中的長輩學習外，透過成長班的聯繫，可以跟隨著自己部落的大哥哥姊姊，學習部落男性與女性的分工與責任。

將情感作為研究途徑去探究、去觀察，或許能讓我們對於研究對象的文化有新的觀點，甚至能凸顯出此文化社會的特色（黃應貴 2002）。參與祭典工作及成長班籌備時，看似因社會文化中的分工、責任，推動著彼此前往，但其實他們的

願意參與、伴隨著很多複雜的情感，可能是不想錯過與大家相處的每一刻，或者因投入許多的時間心力，想繼續努力，也有將成長班是為家裡的事情必須得做的事情，或者因為有熟悉的人才有一起的感覺，也有只是因為上次沒有參加到所以這次想試試看。人在選擇、決定時不單單只是因為責任，很多時候，是想為自己的好姐妹分擔煩惱，想幫忙哥哥姊姊，想逗弟弟妹妹開心，或者只是想看到耆老滿足的笑，就像我聽見 E2 說「小朋友和我打招呼，感覺很舒服，還認識我、知道我。」時，就全身充滿力量，覺得自己可以再繼續努力一點，往前一點。

依循情感的線觀察成長班，看見成長班以制度化的方式開始，但在慢慢調整吸收後，長出非制度化的方式辦理成長班課程，因有情感的聯繫，A 群體、B 群體、C 群體之間變得更為緊密，也能發現隨著相處時間越長，哥哥姊姊與弟弟妹妹的責任分工越明顯，如 C 群體認為成長班與部落祭儀都是部落的事情，就是因為他從小參與，而變成一種習慣，理所當然的事情，B 群體雖然是從高中時期才參與成長班，但也因為 B 群體與 A 群體的互動，讓 C 群體看見有機會學習，弟弟妹妹與哥哥姊姊的責任、態度，這些就是 D 群體與 E 群體時常說的各年齡層的分工與責任，這也是 Likavung 部落文化的一部分，長幼有序、敬老尊賢重要的精神態度。

如以成長班的角度觀看 Likavung 部落，這以情感、非制度的聯繫彼此的方式，有可能是 Likavung 部落的文化慣習，也可以從執行部落祭典的委員會，看到雖然有不同組別、工作作為組織架構，及責任分工，但同時也可以發現，除主任委員外的其他幹部，皆是主任委員自己找的，現在雖然已成為立案組織，但幹部及分組方式如同以往，所以才會再推舉理監事時，就說明希望幹部是由中壯年及年輕人為主，其原因就是籌備祭典的人員皆是由中壯年及年輕人，像今年（2020）祭典籌備，文化協會改選但因為送件資料不完整，所以沒有改選成功，也無法透過協會發文，但部落會議時大家都以祭典籌備為優先，因此今年改由社區發展協會當窗口申請經費，主任委員由改選後但未上任的理事長擔任，大家像是有共識的認為協會、組織需要花時間檢討處理，因此選擇彈性以完成今年祭典為優先的方式處理。用協會組織來看是以制度化、組織進行責任分工，但其實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聯繫彼此，如同後來以非制度化、情感建立為主的成長班，成長班在以情感建立為主的過程中，同時穩固了組織分工責任明確的制度，或許，這就是 Likavung 部落的做事習慣、文化模式，與知本部落、南王部落不同，不是以組織分工、架構為主要，而是大多以非制度化聯繫彼此，但這是以成長班的角度觀看，且唯有跟隨著情感的線與流動，才得以看見。

我透過成長班不同群體間的情感聯繫，看見情感和文化學習、公共參與的關

係，且進一步的瞭解我的同儕、弟妹及長輩，漸漸能感同身受 A4 在第五章說「就是有一份情感在那個地方。你就是會想看牠未來會怎麼樣，你會希望牠未來可以更好更茁壯之類的……」有著情感基礎的我們，不僅僅是花時間、心力在彼此身上，也是更認真的在部落生活，於是會想回到部落，待在這裡跟著這個地方這些人一起，如同 B2 在第五章提到「我也覺得陪伴是很重要的事，那是一種歸屬感。」我們透過成長班和彼此接近，和大家相處在一起，互相陪伴、共事，漸漸的成為我們彼此依靠的能量，好像擁有彼此就能繼續做更多的事，也因為長輩們一直在我們身邊，給予我們責備、肯定，帶領我們，也常常被我們麻煩，但都沒有離開的陪著我們，這些情感互相的流動，不單單只是透過陪伴，也有著親屬間的情感基礎，讓我們能進一步的認識彼此的家人，讓不同群體間更為緊密，同時也讓我更加相信，部落是因為互相看見彼此而越來越美麗，我因為這些人更愛我的部落，更加認同了自己與自己的文化，其實成長班的主旨一直以來都沒有變過，我們這些練習成為哥哥姊姊的人，都是想透過成長班更認識部落、更了解祭儀、技藝，成為 Likavung 部落的人。



參考書目

王雅玄

- 2010 多元文化特色的學校改革—建構與反思。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97:1-24。

伍麗華

- 2013 屏東縣泰武國小民族教育理念與實務分享—我們有一個夢。發表於 102 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專題演講。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

江郁喬

- 2018 文化復振與創造：以 Likavung 部落成年禮為例。刊於卑南學資料彙編第三輯，巴代主編，頁 113-134。台北：耶魯文化。

何繼琪

- 2006 文化回應教學之實踐與省思：一個多族群班級的行動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 2:33-66。

何粵東

- 2005 敘說研究方法學初探。應用心理研究 25:55-72。

宋龍生

- 1998 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林幸福、斯乃決、江郁喬

- 2015 利嘉部落文史紀錄。未出版。
2019 卑南族（Likavung 利卡夢）利嘉部落史記錄。未出版。

陳文德

- 2001 台東縣史·卑南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
2003 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以「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例。台大文史哲學報 59:143-176。
2010 卑南族。台北：三民書局。
2011 文化復振？文化創造？以卡地布（知本）卑南人為例。臺東文獻復刊第 17:3-39。

陳玉苹

- 2004 卑南族。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計畫。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

- 2009 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 27(2):87-125。

孫大川

- 2000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
學。

喬建

- 1972 卑南呂家設組家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34:1-21。
2012 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臺北：華藝。

黃應貴

- 2002 關於情緒人類學發展的一些見解：兼評臺灣當前有關情緒與文化的研
究。新史學 3(3):117-149。
2012 人類學田野工作。刊於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瞿海
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主編，頁 1-31。台北：東華。

簡美玲

- 2016 人類學與民族誌書寫裡的情緒、情感與身體感。刊於身體感的轉向，
余舜德主編，頁 130-163。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潘英海

- 1992 文化的詮釋者——葛茲。刊於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黃映貴主編，
頁 378-413。台北：正中。

Lutz, Catherine and Geoffrey M. White.

- 1986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1):405-436.

Hedican, Edward J.

- 2006 Understand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Fieldwork: Responding to Grief in
a Northern Aboriginal Vill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5 (1) : 17-24.

Ellis, Carolyn.

- 2001 Exploring Loss Through Autoethnographic Inquiry Autoethnographic
Stories, Co-Constructed Narratives, and Interactive Interviews. In A.
Bryman Ed. *Ethnography* Vol. 4, pp. 86-99. London: Sage.

Geertz Clifford

- 1999 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翰林出版社。
2002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台北：麥田。

Hayano, David M.

- 2001 Auto-Ethnography: Paradigm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 Bryman Ed. Ethnography Vol. 4, pp. 75-85. London: Sage

Mead, Margaret

- 1994 薩摩亞人的成年，周曉虹、李姚軍譯。台北：遠流。

Marion, Linsks

- 2015 Personal Field-Reflection or How To Integrate Emotions as an Analytical Tool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esented 6th Annual Conference MAYS EASA - Medical Anthropology Young Scholars "Emotions in/and Medical Anthropology"

Behar, Ruth

- 2010 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黃珮玲、黃恩霖譯。台北：群學。

Whyte, William Foote

- 1994 街角社會：一個義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黃育馥譯。北京：商務。



附件 訪談大綱

一、 訪綱：A1

1. 成長班當初是怎麼開始的，就你記憶中？
2. 成長班停辦的那一年，記得原因嗎？
3. 早期的課程是怎麼討論出來並執行？跟現在課程討論的差別是？
4. 你認為成長班早期課程和部落有什麼關聯、關係？那現在呢？你覺得哪裡不一樣？為什麼？
5. 你自己感受辦理成長班到現在和部落的關係有什麼轉變？你覺得可能的原因是？
6. 你認為參與成長班和參與祭典有關聯嗎？為什麼？
7. 你當時負責的職務到現在有什麼改變？而你想做的事情，隨著做的過程中，你的想法是如何轉換的？
8. 剛開始辦成長班時你覺得最重要的事是什麼？為什麼？和現在覺得重要的不一樣了嗎？為什麼？
9. 你現在覺得成長班是一定要辦的嗎？為什麼？
10. 成長班來來去去的人很多，對於留不住或者不願意再來的人，你以前怎麼想現在又怎麼想？為什麼？
11. 承上，有一起的經驗經過是很多年前，和沒有一起的經驗有什麼樣的差別？
12. 為什麼一直想回來台東工作？跟成長班的這群人有關聯嗎？或者說除了家人的考量外，部落也在你考慮的範圍內嗎？為什麼？
13. 對你來說部落姐姐的定義是什麼？現在，不只是成長班包括部落日常的你是姐姐了嗎？為什麼？你有明顯感受到自己從妹妹變成姐姐的過程嗎？是什麼事？你期待自己在部落裡成為什麼樣的人？為什麼？
14. 你認為現在辦理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二、 訪綱：A1、A4、A3

1. 剛開始籌備成長班時，很多人耳語，大多都是家長不看好、不接受，你和其他籌備成長班的人都是同學，我記得那時候你們常聚在一起互相傾訴、訴苦（現在還是有，但比較少），可以說一下你們都怎麼給彼此鼓勵？
 - 那在籌備成長班前，你們彼此之間會這樣相處嗎？不然，你們之間都聊些什麼？

- 在我的印象中，你們是在參加跨部落之後才變得比較要好，包括我和你，那時還有很多人，但到現在比較穩定在籌備成長班的比較大的就我們幾個，你要不要說說看你的感覺？
- 你是我們當中最不被家裡人支持的，到現在你爸熱衷參與部落的事，你能說一下你的感覺嗎（A4）
- 2. 你記得我們開始辦成長班的時候，好像給了弟妹很多壓力，好像很急著要他們長大完成些什麼，你要不要說一下以前帶弟妹工作的狀況，是因為我很兇，所以就沿用的兇他們嗎？
 - 那現在呢？雖然不是同一群弟妹，但在帶人的方式好像差別很大，好像沒有以前嚴格，看到沒有完成的事也不會兇，還會摸摸鼻子的自己去幫忙，你要不要說一下你再帶弟妹的態度的轉變？
 - 以前我都覺得弟弟妹妹，看到我們就會跑掉，很像很怕被我們抓到要幫忙幹嘛的，尤其是在成長班、祭典期間，那你自己感覺弟弟妹妹現在還是很怕我們嗎？或者說好像有好一點？你要不要說一下。
 - 你能說說看你為什麼會想幫弟弟他們繡褲片嗎？（A1）
- 3. 在做成長班前，你和部落的老人家認識嗎？我的認識是見面會打招呼聊天這種，或者說在路上他會主動和你打招呼嗎？
 - 你有印象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多和老人家聊天，甚至是被他叫住聊天？
 - 那比我們大很多的哥哥姊姊，以前我都會不好意思打招呼或對眼，可能是怕被叫去做事，因為跨部落那個時期太常被叫來叫去的，你也有暫時不想面對還是逃離的時候嗎？
 - 那面對我們，你也有覺得厭煩的時候嗎？會感覺為什麼都是我要用的這種嗎？那你是怎麼排解？然後又再回來的？
- 4. 你記得你當時為什麼這麼熱衷於成長班嗎？
 - 現在可能沒有辦法像學生時期這麼投入，但在你很煩不太想碰這些東西時，卻還是會被我們盧到出現，為什麼？
 - 你之前說過你覺得你這麼愛利嘉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裡有一群你愛的人，你能說一下嗎？（A3）
 - 你覺得成長班有一定要存在的理由嗎？一定要辦嗎？為什麼？
 - 你覺得我們從非辦不可，到現在好像有點隨遇而安，雖然沒有強求但又希望他還是存在的這種心情，你能說說看嗎。
- 5. 我印象中我們有段時間很不理解大人們，像是姑姑說我們好像都只跟我

們自己玩，或者哥哥說什麼要開部落會議說明給大家聽之類的，你記得嗎？可以說一下嗎？

- 那現在你覺得我們的做事方式有什麼轉變嗎？
- 成長班和部落有『在一起』了？參與成長班和參與祭典之間你覺得有關聯嗎？

6. 成長班的工作人員來來去去這麼多，好像也沒有如我們預期的所有弟弟妹妹都能成為工作人員，好像不管怎麼帶就是留不住人，你能說說看嗎？

- 我自己有很多是透過成長班才認識的年輕人，雖然可能就只有來過一次兩次，但我不知道我是感覺良好嗎，我覺得就算現在生活沒有交集，但還是跟你沒有在一起做事的弟妹不一樣，你也有嗎？可以說一下你的感覺嗎？
- 雖然我們算是比較穩定的工作人員，但我們也都有來來去去，參與不到討論或者活動的時候，你有發現我們把成長班、部落活動或祭典的時間，安排在我們的生活裡，或者說我們自然而然地覺得必須參與？你能說一下嗎？

7. 你記得以前我們常說，我們既然沒有哥哥姊姊帶我們，我們就讓自己成為哥哥姊姊來帶弟弟妹妹，那你自己覺得你成為姊姊了嗎？要不要說一下你覺得部落姊姊是什麼？

8. 你認為現在辦理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三、訪綱：B1

1. 我記得你說過你當初來參加成長班，是因為被逮到，本來騙說自己沒有在家結果被發現，所以就不得已的出現然後參加，當時也給你一個最臨時的醫護組，但你可以說說看，為什麼從那一次之後就一直想來參加嗎？當時不會不好意思嗎？跟大家不是都不太熟嗎？

- 你那時有參與到嚴肅的檢討會嗎？有覺得我們很可怕嗎？
- 你參與的時候其實就是哥哥了吧？我記得很多人都比你小，當很多人一直喊著你哥，怎麼辦的時候當時的你會不會很煩？還是會很不知所措？
- 你當時是先參與成長班在參與跨部落的吧？你怎麼會想一直跟著我們一起做有的沒有的事，你能不能說一下。
- 對你來說你自己有什麼轉變嗎？還是透過這些一起你有不一樣嗎？

2.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跟你比較親近的，畢竟你現在都會來問我一些人生上的難題，你可以說說看你為什麼會願意對我說嗎？

- 你現在也會跟我們一起做一些成長班以外的事，你可以說說看這樣的相約玩樂，是因為相處的時間夠久了嗎？還是？這樣的相處會影響你參與成長班的多寡嗎？
- 3. 在參與成長班前，你和部落的老人家認識嗎？我的認識是見面會打招呼聊天這種，或者說在路上他會主動和你打招呼嗎？
 - 你有印象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多和老人家聊天，甚至是被他叫住聊天？
 - 除了老人家，還有我們這些姊姊外，你還有是透過成長班才變比較熟悉的人嗎？
- 4. 我記得你參與成長班兩年後就斷了，停辦的隔年，你跟我說你想辦辦看成長班，結果我好像沒有很感動，然後還要你開始想計畫，想主題，還要你自己去找人，你當時是怎麼想的你能不能說一下？
 - 找工作人員一起做課程或討論時的那個當下心情可以說一下嗎？會覺得氣餒為什麼沒有人要一起嗎？
 - 從那一次後對成長班課程的想像有轉變嗎？
 - 你自己覺得，在這樣主動辦完成長班後，自己有什麼樣的轉變嗎？
- 5. 你有印象在還沒參與成長班前，參與部落祭典的時候嗎？那時也會像現在這樣主動出現，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嗎？如果不一樣那差異是？如果一樣可以說出一些細微的變化嗎？比如說接觸的人不同？
 - 我印象中你參與祭典工作時大多是跟我們一起，你是排斥和哥哥們一起工作嗎？為什麼？是因為沒有比較熟的朋友？一起的人？還是？那現在呢？為什麼會比較願意？
 - 你有印象我們前幾年都會檢討說，為什麼參加成長班的都不會參加祭典嗎？
 - 那你覺得現在成長班和部落有在一起了嗎？
 - 你覺得參加成長班和參加祭典有關係嗎？
- 6. 面對我們，你會有覺得厭煩的時候嗎？會感覺為什麼都是我要用的這種嗎？那你是怎麼排解？然後又再回來的？
 - 有過時間相處後再使喚你做事你會比較甘願一點嗎？你可以說看看嗎？
- 7. 記得你當時為什麼這麼熱衷於成長班嗎？
 - 你覺得成長班有一定要存在的理由嗎？一定要辦嗎？為什麼？
 - 你覺得我們從非辦不可，到現在好像有點隨遇而安，雖然沒有強求

但又希望他還是存在的這種心情，你能說說看嗎。

- 對你來說，部落哥哥姊姊是什麼樣的存在？你會嚮往嗎？當小朋友開始喊你哥哥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 你認為現在辦理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四、訪綱：B2

1. 我記得你就是姊姊的跟屁蟲，可是當初一起籌備成長班也是這樣嗎？你是被你姐逼的？還是.....？
 - 當時你不是也有拉你的同學朋友一起來參加？檢討會你們被我們電的時候，你們當時會覺得我們很兇很難相處還是很刁難你們嗎？
 - 你們被我們唸完後，你們都怎麼討論我們？或者怎麼安慰彼此的難過？為什麼還願意繼續完成？
 - 你們這批同學在參加成長班前，你們應該就這麼好了吧，因為我常看到你們一起，你要不要說一下你們彼此都怎麼相處。
 - 那成長班後你們之間，有因為參與成長班反而變不好嗎？因為他們後來沒有持續參與，或者說你們因為抱怨我們感情變得更好？
 - 那他們後來不再來參與你知道原因嗎？那為什麼你的朋友都沒來了你卻還願意一直來？
2. 你算是一直都有在參與的，雖然過程中你可能因為在外地無法參與討論，或者你可能也想逃避一下不做這件事情，但不管怎樣你現在還是出現一起，你能不能說一下。
 - 這幾年跟我們這些姊姊相處，我自己覺得你現在有話會直說了，以前可能還是害怕居多，或者說以前可能知道要做事了就會躲我們，現在比較敢當面拒絕，你能說一下嗎？
 - 我自己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跟你比較親近的，我的親近是會一起做一些成長班以外的事，你可以說說看這樣的相約玩樂，是因為相處的時間夠久了？還是？這樣的相處會影響你參與成長班的多寡嗎？
3. 你從弟弟的時候就一直跟著，慢慢的有比你小的出現，你慢慢的好像變成了哥哥，在成長班裡，你可能會被我們交付一些要帶弟弟妹妹的責任，或著弟弟妹妹可能也會找你求救，另外你好像終於可以叫別人做事跑腿了，你可以說一下嗎？
 - 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幫弟弟準備圍裙，當時的你好像覺得嫉妒又羨慕，你可以說一下你的感覺嗎？
 - 除了成長班的時間外，我比較沒有看到你和弟妹的相處，你可以說

一下你平常會約弟妹嗎？還是哥姐？

- 成長班的工作人員來來去去這麼多，好像也沒有如我們預期的所有弟弟妹妹都能成為工作人員，好像不管怎麼帶就是留不住人，你能說說看嗎？
 - 我自己有很多是透過成長班才認識的年輕人，雖然可能就只有來過一次兩次，但我不知道我是感覺良好嗎，我覺得就算現在生活沒有交集，但還是跟你沒有在一起做事的弟妹不一樣，你也有嗎？可以說一下你的感覺嗎？
4. 在做成長班前，你和部落的老人家認識嗎？我的認識是見面會打招呼聊天這種，或者說在路上他會主動和你打招呼嗎？
- 你有印象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多和老人家聊天，甚至是被他叫住聊天？
 - 我記得以前叫你參與年祭，你都不想參加也很排斥和哥哥們一起工作，是因為那時候沒有朋友？沒有一起的人？還是？那現在呢？為什麼會比較願意？
 - 你有印象我們前幾年都會檢討說為什麼參加成長班的都不會參加祭典嗎？那你覺得現在成長班和部落有在一起了嗎？你覺得參加成長班和參加祭典有關係嗎？
5. 記得你當時為什麼這麼熱衷於成長班嗎？我記得有一年你跟 B1、B3 三個人辦而已，那時是為什麼願意自己試試看？
- 你覺得成長班有一定要存在的理由嗎？一定要辦嗎？為什麼？
 - 你覺得我們從非辦不可，到現在好像有點隨遇而安，雖然沒有強求但又希望他還是存在的這種心情，你能說說看嗎。

五、訪綱：B3

1. 當初參與成長班，是同學還是哪一個哥哥姊姊約你的？你跟他的關係如何？
- (1)、 剛參與時，會覺得不好意思嗎？我有看到你好像都不太參與討論，別人交代你你都好的樣子，你要不要說一下你的感覺。
- 是只有在成長班跟大家相處才這樣嗎？還是在部落和大家一起工作也這樣？
 - 因為你都沒意見，然後大家就討論好後交付給你攝影阿機動組的工作，這些工作有符合你原本的想像嗎？還是你其實很不甘願？
2. 參與成長班後，我發現你比較常參與部落活動，是覺得大家比較好相處？

沒有那麼不好意思了嗎？

- 那之前怎麼相對的比較少參與部落的活動？
 - 從參與成長班到現在，我自己感覺我們好像可以聊比較多不同的話題，可是我還是覺得你看起來有點害怕或被動，那你自己的感覺呢？現在和大家相處的感覺。
 - 會因為比較常相處所以更有意願參與部落活動嗎？為什麼？
 - 你覺得參與祭典和參與成長班（不管是小朋友還是哥哥姊姊）是有關係的嗎？
 -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外面唸書的關係，但我感覺你對部落是比較被動的，我的被動是指，可能是誰誰誰發消息問了你才會想到，或者說你比較不會因為外面的經驗自己主動提說我們可以怎樣怎樣，你要不要說說看？
 - 可以說說看你自己和部落的關係嗎？形容一下，是什麼樣的感覺？當你在敘述的時候，你的部落是指什麼？
3. 我自己觀察覺得你比較常跟哥姐一起互動，你可以說一下跟弟妹相處的狀況嗎？
 4. 在做成長班前，你和部落的老人家認識嗎？我的認識是見面會打招呼聊天這種，或者說在路上他會主動和你打招呼嗎？
 - 你有印象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多和老人家聊天？
 5. 對你來說，部落哥哥姊姊是什麼樣的存在？（你會嚮往嗎？當小朋友開始喊你姊姊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6. 對你來說，成長班是什麼樣的存在？
 - 那你覺得成長班在部落裡有又有什麼樣的存在？有一定要辦的必要嗎？為什麼？
 - 你覺得成長班在辦理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 你對自己在部落裡會有期待嗎？是什麼樣的期待？

六、訪綱：C1、C2

1. 你是從學員開始然後才加入工作人員的行列，你有印象自己是怎麼成為工作人員的嗎？被誰找來或者是自然而然？請你說一下成為工作人員的過程。
 - 印象中，你國中永遠臭臉很像很難相處，檢討會時也不太發言，可

以說一下當時的工作分配是不如你的期待嗎？還是？但你雖然長這樣但你還是會完成你的工作，是被逼的還是？

2. 你是從學員開始然後才加入工作人員的行列，我記得有一次檢討會，你說過你很怕我們，因為我們帶你哥哥他們的時候很兇，你可以說一下你還不是工作人員時，對我們的印象嗎？(C2)
 - 當時對大姐姐們的印象是什麼？會覺得我們可怕嗎？第一次跟我們開檢討會就沒有想像中的可怕了？還是是慢慢的比較不可怕的？
 - 相處越久有改觀嗎？是什麼契機讓你有不一樣的想法對我們。你和我們關係是因為成班變得比較親近的嗎？在成長班之前你有印象有認識哪些哥哥姊姊嗎？
 - 現在和哥哥姊姊討論成長班時，會不好意思發言嗎？你自己感覺和以前相較之下自己哪裡最不一樣？
 - 活動當中檢討會時，還會像以前一樣覺得緊張嗎？怕被罵？如果比較大的姊姊們沒有進來說話會覺得失望還是會鬆一口氣？你能說一下你的感覺嗎？
 - 在成長班時你會覺得你的哥哥姊姊特別不一樣嗎？你能說一下和平常在家裡的差別嗎？(C2)
 - 你有印象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跟我們比較熟然後打鬧的嗎？(C1)
3. 你從學員開始然後當工作人員到現在，你為什麼會想一直參加成長班？是你姊姊脅迫你嗎？還是？(C2)
 - 你覺得成長班讓你學到或學會什麼嗎？你透過成長班有獲得什麼東西嗎？(C2)
 - 我覺得你學校課務也蠻多的，但你都會在你可以出現的時候出現幫忙，像上次除草也是，雖然可能沒辦法全程參與，但你都會出現的理由是什麼？因為我們叫你就來？還是？你怎麼選擇的？(C2)
 - 當你看到這些姊姊都覺得成長班可有可無的態度你是怎麼想的？(C2)
4. 和老人家聊天對話是只有在成長班的時候嗎？還是日常你上下學碰到他們也都會打招呼？沒有的話是因為不好意思嗎？怕他不記得你？
 - （如果有的話）你有印象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多和老人家聊天，甚至是被他叫住聊天？
 - 在路上碰到其他的哥哥姊姊、小朋友也會打招呼聊天嗎？
5. 你和你的同輩在成為成長班的工作人員以前，你們原本就是很熟悉的

嗎？可以說一下你們之間都聊些什麼關心什麼事嗎？

- 那在參加成長班之後，相處時間變多，你有覺得你們的關係有改變嗎？聊的事情，共同話題有變多嗎？是成長班後會持續還是只有在成長班活動時？
- 會因為為了要完成，成長班的工作而聚在一起準備嗎？會因為準備的過程中有不愉快還是吵架的經驗嗎？會因為要做的事很多而口角？還是會集體抱怨姊姊怎樣怎樣嗎？還是會在小朋友很煩，誰很煩的時候互相鼓勵嗎？能說一下當時的狀況嗎？
- 你也有因為成長班才變得比較熟的朋友？或者是因為成長班才認識的朋友嗎？
- 你的朋友可能越來越少參與成長班，你會失落嗎？還是還好？因為生活圈不同很少交集？(C2)

6. 你覺得參與成長班，或跟我們相處跟參加祭典之間有關係嗎？

- 你有印象我們除了成長班的時間外，也會一起嗎？大富翁啊逛夜市啊之類的，雖然在你上高中之後幾乎很少，但這個比較親近的相處？跟你在選擇這些事的時候有關係嗎？(C2)
- 有過時間相處後在使喚你做事你會比較甘願一點嗎？你可以說看看嗎？
- 對你來說，部落姊姊是什麼樣的存在？你會嚮往嗎？當小朋友開始喊你姊姊、姊姊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7. 你覺得成長班有一定要存在的理由嗎？一定要辦嗎？為什麼？

- 你有想過為什麼你是輔導長嗎？(C1)
- 你有想過為什麼你們是小隊輔嗎？你也會想做其他的工作來挑戰看看嗎？(C2)
- 你覺得成長班辦理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 你自己對成長班的未來，課程或操作方式還是你跟成長班之間，所有裡面你有什麼期許嗎？

七、 訪綱：D1、D2、D3

1. 如果要請你介紹成長班，你會怎麼介紹？

2. 請說說看你和他們平常的關係的？大部分是什麼時候會相處在一起？
(D3)

- 請說說看你和他們的誰最熟？部落的大小事都可以說嗎？有印象從什麼時候開始會跟他們微抱怨別人，或是訴苦一下部落現況的嗎？

有印象我們什麼時候會開彼此玩笑嗎？（D1、D2）

- 你都怎麼和他們相處的？會像同輩朋友那樣嗎？可以舉例一些工作時的狀況嗎？如何相處？（D2）
 - 你有印象，應該是一開始是我們比較需要你的幫忙，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小，什麼資源都需要大人的協助，你有印象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會需要我們可以幫忙做一些什麼事嗎？還是一開始就互相互相？（D2）
 - 這群主要在操作成長班的人，你也是看著他們長大的（多半也是你帶大的），可以請你說說看一開始和這些小朋友接觸、帶著時有什麼期待嗎？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對他們的期待與想像有什麼樣的轉變？關係呢？有變得親近嗎？可以舉例嗎（D3）
3. 這些和你較熟悉的年輕人可能是在參與祭典後，才多了一些認識，而你也願意多花很多平日的時間與他們相處，有做事可能也有一些玩樂，可以說說你為什麼會想在日常中花時間建立關係嗎？（D3）
- 我印象中成長班剛開始時，好像有特別說我們好像都只跟我們自己玩，都跟部落沒有什麼接觸，你有印象嗎？可以說說當時的感覺和你認為到現在有的轉變嗎？（D3、D2）
 - 那你覺得，這些人對於社區或部落事務的參與度你覺得是有增加的嗎？認為他們參與部落事務和辦理成長班有關係嗎？
 - 現在只要做事就會習慣性地找這群人一起，或者藉由他們做部落的事情，可以說說看為什麼這麼直覺或著習慣的反應嗎？部落其他年輕人你們不太熟識嗎？還是？（D3、D2）
4. 你說過你看到這群人很笨很努力的時候，就覺得要自己要繼續很努力，你能說一下這個感覺嗎？（D1）
5. 你認為成長班有一定要辦理的必要嗎為什麼？
- 那你認為辦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
 - 你對成長班或這些年輕人在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八、訪綱：E1

1. 如果要請你介紹成長班，你會怎麼介紹？
 - 就你知道的成長班在教些什麼？
2. 以前為什麼反對 A4 參與成長班？
 - 怎麼從反對到支持他？為什麼你會想一起來幫忙成長班？有印象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會和我們聊天，變比較熟悉的嗎？

3. 那你覺得，這些人對於社區或部落事務的參與度你覺得是有增加的嗎？認為他們參與部落事務和辦理成長班有關係嗎？
4. 認為成長班有一定要辦理的必要嗎為什麼？
 - 那你認為辦成長班最重要的目的是？
 - 你對成長班或這些年輕人在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九、訪綱：E2

1. 去年我們像是比較頻繁的來拜訪你，學歌、訪談，小朋友自己來問你問題，還有玩遊戲畫臉，我們以前也有一年做跟小米有關的，然後我們請你和另一位，一起上去教小朋友打米，你有印象嗎？
 - 我們這幾年一直來帶小朋友來找你，帶那些國高中生來找你，你會比較認識他們嗎？還是你沒有什麼印象？
 - 你現在在外面，小朋友、年輕人會跟你打招呼嗎？我們還沒有帶小朋友來找你之前，你有印象年輕人還是小朋友會跟你打招呼嗎？
 - 那你的心情怎麼樣？感覺怎麼樣？
2. 他們來找你的時候，不管玩遊戲問問題的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
 - 因為我們現在帶小朋友、年輕人來，都是跟你學歌，你還有沒有別的你想要教的，還是想要跟他們講的？
 - 你會希望我們每一年都帶小朋友都帶年輕人來給你看嗎？不管聊什麼都好是不是？你對我們有沒有什麼期待、希望？